



窮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章蕪譯

人 窮

著 基 斯 夫 妥 思 陀
譯 燕 叢 章

行 印 店 書 明 開

民國十五年六月初版發行
民國三十年七月六版發行

書

(外埠另加運費)

分

未名社叢書
“窮人”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著者 F. Dostoyevsky

譯者 韋叢燕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章錫琛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〇二五六八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昆明武成路貴陽街
重慶陝西街
成都西華街
桂林環湖北路
江蘇西門外

開明書店分店

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警字第三三四號

呵，這些小說家！可惜他們不願寫點有用的，快意的，慰安的東西，他們卻要發掘各樣隱諱的事情……我願禁止他們的著作！這成什麼樣子，你讀的時候……你不能不想——於是各樣愚念都進入你的腦子裏來了；我實在願禁止他們的著作；我願簡直把他們的著作完全禁止。

——Prince V. F. Oboevsky.

小引

一千八百八十年，是陀思妥夫斯基完成他的巨製之一卡拉瑪卓夫兄弟這一年；他在他的手記上說：「以完全的寫實主義在人中間發見人。這是徹頭徹尾俄國底特質。在這意義上，我自然是民族底的。……人家稱我為心理學家（*psychologist*），這是不得當的。我是在高的意義上的寫實主義者，即我是將八的靈魂的深，顯示於八的。」第二年，他就死了。

顯示靈魂的深者，每要被看作心理學家；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那樣的作者。他寫人物，幾乎無須描寫外貌，只要以語氣，聲音，就不獨將他們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面目和身體也表示着。又因為顯示着靈魂的深，所以一讀那作品，便令人發生精神底的變化。靈魂的深處並不平安，敢於正視的本來就不多，更何況寫。因此有些柔軟無力的讀者，便往往將他只看作「殘酷的天才。」

陀思妥夫斯基將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們，有時也委實太置之萬難忍受的，沒有活路的，不堪設想的境地，使他們什麼事都做出來。用了精神底苦刑，送他們到那犯罪，癡呆，酗酒，發狂，自殺的路上去。有時候，竟至於似乎並無目的，只爲了手造的犧牲者的苦惱，而使他受苦，在駭人的卑汗的狀態上，表示出人們的心來。這確鑿是一個「殘酷的天才，」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

然而，在這「在高的意義上的寫實主義者」的實驗室裏，所處理的乃是人的全靈魂。他又從精神底苦刑，送他們到那反省、矯正、懺悔、逃生的路上去；甚至於是自殺的路。到這樣，他的「殘酷」與否，一時也就難於斷定，但對於愛好溫暖或微涼的人們，卻還是沒有什麼慈悲的氣息的。

相傳陀思妥夫斯基不喜歡對人述說自己，尤不喜歡述說自己的困苦；但和他一生相糾結的卻正是困難和貧窮。便是作品，也至於只有一回是並沒有預支稿費的著作。但他掩藏着這些事。他知道金錢的重要，而他最不善於使用的又正是金錢；直到病得寄養在一個醫生的家裏了，還想將一切來診的病人當作住客。他所愛，所同情的是這些——貧病的人們——所記得的是這些，所描寫的是這些；而他所毫無顧忌地解剖、詳檢，甚至於鑑賞的也是這些。不但這些，其實，他早將自己也加以精神底苦刑了，從年青時候起，一直拷問到死滅。

凡是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同時也一定是偉大的犯人。審問者在堂上舉劾着他的惡，犯人在階下陳述他自己的善；審問者在靈魂中揭發汙穢，犯人在所揭發的汙穢中闡明那埋藏的光耀。這樣，就顯示出靈魂的深。

在甚深的靈魂中，無所謂「殘酷」更無所謂慈悲；但將這靈魂顯示於人的，是「在高的意義上的寫實主義者」。

陀思妥夫斯基的著作生涯一共有三十五年，雖那最後的十年很偏重於正教的宣傳了，但其為人，卻

不妨說是始終一律。即作品也沒有大兩樣。從他最初的窮人起，最後的卡拉瑪卓夫兄弟止，所說的都是同一的事，即所謂「捉住了心中所實驗的事實，使讀者追求着自己思想的徑路，從這心的法則中，自然顯示出倫理底觀念來。」

這也可以說：穿掘着靈魂的深處，使人受了精神底苦刑而得到創傷，又即從這得傷和養傷和愈合中，得到苦的滌除，而上了甦生的路。

窮人是作於千八百四十五年，到第二年發表的，是第一，也是使他即刻成爲大家的作品。格里戈洛維奇和涅克拉索夫爲之狂喜，培林斯基曾給他公正的褒辭。自然，這也可以說是顯示着「謙遜之力」的。然而，世界竟是這麼廣大，而又這麼狹窄；窮人是這麼相愛，而又不得相愛；暮年是這麼孤寂，而又不安於孤寂。他晚年的手記說：「富是使個人加強的，是器械底和精神底滿足。因此也將個人從全體分開。」富終於使少女從窮人分離了，可憐的老人便發了不成聲的絕叫。愛是何等地純潔，而又何其有攪擾咒詛之心呵！而作者其時只有二十四歲，卻尤是驚人的事。天才的心誠然是博大的。

中國的知道陀思妥夫斯基將近十年了，他的姓已經聽得耳熟，但作品的譯本卻未見。這也無怪，雖是他的短篇，也沒有很簡短，便於急就的。這回叢蕪纔將他的最初的作品，最初介紹到中國來，我覺得似乎很彌補了些缺憾。還是用 Constance Garnett 的英譯本爲主，參考了 Morden Library 的英譯本譯出的，歧異之處，便由我比較了原白光的日文譯本以定從違，又經素園用原文加以校定。在陀思妥夫斯基

全集十二巨冊中，這雖然不過是一小分。但在我們這樣只有微力的人，卻很用心去許多工作了。藏稿經年，纔得印出，便借了這短引，將我所想到的寫出，如上文。陀思妥夫斯基的人和他的作品，本是一時研究不盡的，統論全般，決非我的能力所及，所以這只好算作管窺之說；也僅僅略翻了三本書：*Dostoiévsky's Literarische Schriften*, *Mereschkovsky's Dostoiévsky und Tolstoy*, 昇曙夢的露西亞文學研究。

俄國八姓名之長，常使中國的讀者覺得煩雜，現在就在此略加解釋。那姓名全寫起來，是總有三個字的：首先是名，其次是父名，第三是姓。例如這書中的解屋斯金，是姓；人卻稱他馬加爾亞列舍維奇，意思就是亞列舍的兒子馬加爾，是客氣的稱呼；親暱的人就只稱名，聲音還有變化。倘是女的，便叫她「某之女某」。例如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意思就是亞列舍的女兒瓦爾瓦拉；有時叫她瓦蘭加，則是瓦爾瓦拉的音變，也就是親暱的稱呼。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日之夜，魯迅記於東壁下。

英文譯本引言

寫人是陀思妥夫斯基的第一篇長篇小說，在他二十四歲的時候作成功的。「如果我找不到一個發行人，」他寫信給他的哥哥說，「我或者要自己上書了。」

但是這篇小說找到一個發行人了。不但如此，這書在未出版以前已經使陀思妥夫斯基得到一種榮譽。格里戈洛維奇 (Grigorovich) —— 他的朋友又是老同學 —— 把他的稿子拿去給詩人涅克拉索夫 (Nekrasov) 看。他們兩人同坐著讀了一整夜。早晨四點鐘的時候，他們敲陀思妥夫斯基的門，涅克拉索夫摟着陀思妥夫斯基的頸子，當作介紹了。於是這三位青年談了又談地談了幾點鐘，只有俄羅斯人能那麼談。涅克拉索夫又直接往批評家培林士奇 (Belinsky) 那里去，他的話在當時俄羅斯的文學界中是奉為定律的。「一位新果戈理出現了！」這位詩人叫道。「自然，」這位批評家冷諷地回答道。「在你們一班人，果戈理長得要像蘑菇一樣快。」他勉強地拿起稿子，但是當他讀的時候他叫道：「帶他到這里來，帶他到這里來，快！」

「告訴我，青年，」這可畏的批評家對陀思妥夫斯基興奮地說道，「你理會你這里所寫的一切是如何地真實麼？你真正捉住這一切可怕的真理麼？不在你這大年紀這是不可能的。你深入事物的本質了。真

理顯示於你如同顯示於一個藝術家似的。這是天賦的，護持這種天才，忠誠的對牠，你將成爲一個大著作家。」

在這書還未出版以前，陀思妥夫斯基帶着可原諒的驕傲寫信給他的哥哥道：「唔，哥哥，我相信我的名譽將永遠不能再達今日的高度。到處他們都向我表示無量的敬意，而且我成了最大的好奇心的對象了。我結識了許多優越的人物。阿陀夫斯基（Odoevsky）親王要我去會他。梭爾羅古勃（Sollogub）伯爵慌亂了，撓着自己的頭髮，派那伊夫（Panayev）告訴他，一位天才出來了，要把他們都踹到泥裏去。他去問克拉伊夫斯基（Krayevsky），『這位陀思妥夫斯基是誰？我在那里能够抓到陀思妥夫斯基？』克拉伊夫斯基回答說，陀思妥夫斯基未必給他好看去會他。這實在是眞的。貴族們裝腔作勢，以爲他們以自己的赫赫的眷顧能够壓倒我。他們都把我看做一個小怪物。我只要一張嘴，人人便重述道，陀思妥夫斯基說了什麼了，陀思妥夫斯基要作什麼。培林士奇愛我到極點了。近來都介涅夫從巴黎回來，立刻，從一見面便變得如此眷戀我，培林士奇謂爲一見生情之一例。」

當這書在一八四六年出版的時候，培林士奇的批評充分證實了。牠大受社會熱烈的歡迎，如同陀思妥夫斯基後來的幾乎每種著作一樣。

費阿多陀思妥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是一八二一年在莫斯科的一個慈善醫院生的，他的父親是那里的一個醫生。在這機關裏他全家十口人——父母和八個孩子——只佔了兩間房子。陀思

安夫斯基在一個醫院裏度了他的童年是有特別的用處的。我們真不知道他日後對於病態的人物的偏愛，有好大部分是基於他在那里所得的早年的印象。他是一個神經質的，熱情的少年，「一團火」如同他的父親所說的；正如他晚年又歸依他的極端虔誠的父母所用以教養他成人的舊教一樣，他的心靈也一定被那創造包圍他生長成人的空氣的病的畫圖所纏繞。

他的最初的教育是受自他的父親，母親和私人教師的。以後他進了莫斯科的一個很好的寄宿小學校。在這里這少年顯出對於書籍的熱烈的嗜好，讀了許多，尤其是遊記，以及司各得（Sir Walter Scott）的長篇小說和俄羅斯詩人普希金的作品。

他十六歲的時候便被送到彼得堡的一個軍事工程學校去。他的文學的傾向已經顯然了，他在課程的枯燥的學科上並沒有多大進步。沈思的，退縮的，總是緘默着，同別的少年沒有什麼接觸，他消磨他的日夜於看書及嘗試創作之中。除開俄羅斯的文學而外，他還讀哥德，席烈，霍甫曼，巴爾扎克，葛俄和喬治·桑（George Sand）。在一八四三年畢業，以少尉補用，立刻便在彼得堡的工程隊裏得了一個差使。

但在他的愁慘生活的閱歷開始了。在銀錢的事情上他完全沒有籌劃而且做不來，故雖有從他的薪水和父親的產業得來的五千塊盧布的進款，他還幾乎時常在窮困的境遇中。這種一文沒有的情形糾纏了他的一生，就是在他開始從賣書得到些大的入宗款之後，還是這樣。

陀思安夫斯基在職僅只一年，就辭了，用全力專心於文學。窮人出版不久，他便加入皮特拉希夫斯基

(Petrashevsky) 爲首的一個福利耶派 (Fourierist) 的祕密社。這社並不是一個革命機關，目的不在推翻政府。這裏會員們只是要聚在一塊，讀福利耶及其他社會學的書籍，批評嚴厲的檢察官的職權，農奴制度和行政的不當，並盡力廣播他們的理想。陀思妥夫斯基的社會主義的意見尤其是極端和平的，因爲其中已染有斯拉夫主義 (Slavophilism) 的色彩，他日後便成爲此主義之戰士和領袖，他相信：改造世界是俄羅斯人的使命，俄羅斯人民的組織中含有「社會主義的社會」的胚種，所以在俄羅斯實現社會主義的社會，真正的革命是不必要的。

陀思妥夫斯基所犯的最大的罪便是他在會中宣讀培林士奇寫給果戈理的著名的信，在這信裏面他高唱當時一般進步的知識階級的人所主張的激烈主義。一八四九年政府捕逮「亂黨」陀思妥夫斯基也在被捕中，把他們放在堡壘裏，拘禁了八個月。十二月二十二日他們被帶出來到一塊空場上去。在這裏，處刑臺便在眼前，衣服剝到襯衣，他們在嚴寒中一定要聽二十分鐘死刑的宣告。那些兵士正在瞄準的時候，尼古拉皇帝的上諭到了，宣告減刑，分別規定監禁和放流的期限。陀思妥夫斯基被罰在獄中作四年苦工，終身在西比利亞當一個普通的兵。

他在一八五九年被赦，並許回國。當他在西比利亞當兵的時候，他遇見了寡婦馬爾亞伊色維，她成了他的妻子。這個婚姻結果是不幸的。當他在西比利亞和在當兵享受比較的自由的時候，他便立意寫死皇的回憶，敘述他的獄中的經驗。此稿與被侮辱與損害的同時於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二年在時間上發表。

的，這是在回國後主辦的雜誌，很發達。死室之回憶爲陀思妥夫斯基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在所有近代的文學中這書是最好的而且是最創造的作品。」託爾斯泰說。

一八六四年他失了他的妻子和他的哥哥。時間雜誌被封以後，他的第二個雜誌世紀的失敗使他陷入經濟的艱窘，這時他開始發熱病似地急於著作，寫出些成大捲子的稿子。一八六六年他的最偉大的長篇小說罪與罰出現了。同年他又約定要交一本新的長篇小說給他的發行人。爲着要履行條約他僱了一個速記生，安那斯尼克拉，她以後便做了他的妻子。她是一個明事的，能幹的婦人，而且在他的事務的管理上給他大大的幫助。他同她幸福地過活。

在他晚年著作中最著名的有：白癡（一八六八）和魔鬼。他的最後，最長而藝術最高的長篇小說是卡拉瑪卓夫兄弟，在一八八〇年出版。

不像都介涅夫，岡察羅夫（Goncharov）和託爾斯泰是有田產的貴族而且愛鄉村，陀思妥夫斯基乃是一個城市中的孩兒。他的書中的主人翁大半取之於城市陋巷和下流社會，窮的，被蹂躪的，蕩產的，墮落的，酒徒，街上的女人，瘋子，病態心理者，這般人充滿了他的著作。他對於一切不幸的人的無限的憐憫把他耗盡了，而且以同樣的憐憫絞讀者的心。不消說他對於變態人和病人的愛是緣於他自己的變態。甚至於在他未入獄以前，他已經害了癲癩病，牢獄的痛苦使他的病更加厲害，此後終身就沒有完全治好過。他曾敘述他在癲癩病未發作以前的情形。「有幾分鐘我感覺得那在健康的境況中連想也想不到的極大

的幸福，我與我自己及全世界都十分諧和。感情是如此強烈，如此醉人的甜盞，人情願以自己十年的時光換這樣幸福的幾分鐘。」

那就無怪陀思妥夫斯基能夠給我們一幅如此逼真的癩癩病的畫圖，如同他在白癡中所寫的。但是他對於其他變態人物顯出同等的觀察力來，琪司博士（Dr. Chizov）曾以病態心理學者的眼光研究陀思妥夫斯基的著作的一位專家，說他以他的藝術家的眼力確已先見了病態心理學中的幾種發見了，而且他所寫的大部分都可採入課本。

一八八〇年莫斯科舉行普希金紀念坊開幕式時，陀思妥夫斯基所發的言詞，博得雷一般的掌聲；他變成國家的英雄了。他的得一般的人心就是任何俄羅斯的作家也從未企及的。人們開始作真正的巡禮到他那里去，書信不知有多少，大家請求他的忠告和幫助。一八八一年二月十日他的死乃是那好像全俄羅斯聚集一塊的記號，他的送葬的行列是一個賽會，在那裏面各階級都參加，如此可怕，如此令人注意，如此驚魂動魄，好像沒有一件真實生活的事物似的。除了斯柯伯里夫（Skobelov）死時而外，一個眼見的證人德渥克（M. de Vogue）寫道：「在聖彼得堡從沒見過這樣重大嚴肅的喪儀。從一早的時候起全體的人民都在街上站着，十萬人排成行列，儀仗從那里通過。後面有二萬餘人跟隨着。政府驚慌了，恐怕有什麼大亂子，他們想屍首被抓去的，他們不得不壓制那要將這西比亞囚人的鏈子在殯車後面帶着的學生……藉着一個出人意料之外的結合（這是俄羅斯獨有的祕訣），所有的黨派，所有的冤家，

所有帝國的分離的部分，現在都來到一塊，藉着此人之死，普遍地共具悲傷和熱忱。凡是目睹這次送葬的行列的人都看見了在各方面表顯出來的此國的矛盾；唱經的神父，大學的學生，小學校的兒童，醫學校的年青的女學生，虛無黨，藉着他們服裝和佩帶的特點很容易認出的，男人肩上披着一塊方格布，女人帶着眼鏡，頭髮剪得短短的，所有文學和科學的團體，帝國各處來的代表，莫斯科的老商人，農人，小伙計和乞丐。在教堂裏等着的還有些達官顯宦，公衆訓言的長官，和皇家的年青的親王們。

「旗幟，十字架和花圈的樹林被這樣不同的分子所組成的隊伍帶着，在旁觀者的心中作出這樣雜沓的印象。在我看來，每種走過去的事物都好像作者的作品例證，乃全為可怕和不安的分子以他們的愚蠢和莊嚴所組成的。在頭一班而且最多的便是那些他所最愛的，『窮人』，『被蹂躪的』，『被侮辱的』，甚至於『魔鬼』，歡喜去參加領導他們的辯護者的遺骸在這榮耀的路上；——但是伴着，圍着大眾的乃是國家生活的不安與混亂，如同他曾描繪的，充滿了他所煽動的一切渺茫的希望。

「大眾擠進花朵裝飾的小教堂，並擁到教堂四周的墓地裏去。接着便有一陣嘈雜的話。祭司長在祭壇面前誦上帝與永生，同時別人提起屍身送到墳墓去，而談論榮耀。官廳演說者，大學生，大斯拉夫主義者和各自由的團體，文士，詩人——各個到那裏發表自己的理想，伸張別去的精靈的主義，在這墳墓的上面誇示自己的雄心。」

四月八日

我的無價的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

昨天我很愉快，說不盡地愉快，講不出地愉快！在你的一生裏，你任性的人啊，你算是服從我一次了。晚間八點鐘的時候，我醒來（你知道，我在工作完畢的時候，愛微睡一兩點鐘。）我拿出一枝蠟燭，將紙放好，正在調理筆頭，忽然我無意地擡起眼睛——實在，我的心便這樣跳動起來了！足見你明白了我所要的，你明白了我的心頭的願望！我看見你的窗帷的一小角向後掛起，靠着鳳仙花盆，恰如我那天向你提示的一樣；於是我便幻想着，我會瞥見窗邊的你的小小的面龐，你正從你那小房裏在看我，你正在想念我。然而我是何等煩惱呵，可愛的人，我不能夠清清楚楚地看出你的美麗的小小的面龐！有一個時候我們也能够看得明明白白地。年老了真是沒趣，我的親人！近來我的兩眼總是有些發花；我若是在晚間稍微忙一點，寫點東西，早晨眼睛便如此發紅而且流淚，在生人面前實在令人害臊。雖然這樣，但是在我的想像中你的笑容還在發光，親愛的小天使，你那溫存的微微的笑容，而且在我的心中有種恰好同樣的感覺如同我吻你的時候一樣，瓦爾加，你記得麼，小天使？你知道麼，可愛的人，我甚至覺得你在那里用一個小指頭點我？是麼，頑

皮的丫頭？你一定要在來信中將這一切詳細地敘述出來。

關於你的窗帷的我們的小小的主意你覺得怎樣呢？瓦蘭加這不是很令人歡喜的麼？我或者坐着工作，或者躺着微睡一忽，或者醒來，我知道你在那里想念着我，記憶着我，你自己是平安而且快活。你放下窗帷——那意思就是「再會，馬加爾亞列舍維奇，是睡覺的時候了！」你將牠掛起來——那意思就是「晨安，馬加爾亞列舍維奇，你睡的怎樣或你很不平安麼，馬加爾亞列舍維奇？至於我呢，感謝上帝，平安無恙！」你看，可愛的人，這是怎樣的一種刁主意；並用不着書信了！這不是很妙的麼？你知道這乃是我的主意！現在你對我作什麼感想呢，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

告訴你，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我昨夜睡的好極了，同我的預料正相反，這使我十分歡喜；雖然普通遷居以後，住在新的旅舍裏時常是難得睡覺；時常有種瑣碎的事情不合適。

今天早晨我起來活潑的好似雲雀一般！何等晴朗的清晨，可愛的人！我們的窗戶開着；太陽十分鮮明的耀着；鳥雀咕咕喳喳的叫着；空中充滿了春的馨香，大自然的一切都好像在回生——其他的一切都同牠和諧；配合春天一切都合適。今天我甚且有很歡快的夢想，我的夢想都是關於你的，瓦蘭加。我將你和那創造出來爲着人的快樂和自然的點綴的飛鳥比較。於是我想道，瓦蘭加，我們人生活在憂慮和煩焦裏，一定要忌妒空中飛鳥的無憂無慮的幸福——還有像這一類的思想，就是：我不住地作這樣牽強附會的比擬。我有一本書，瓦蘭加，那裏面有同樣的思想，一切都描寫的很真確。我寫這可愛的人，因爲人有各種的

夢想。現在是春天的時候了，因此人的思想時常是十分歡欣，談諧，有趣，而且有溫柔的夢來臨；一切都裝點在玫瑰色的花朵裏。我因此寫了這一大套，然而我實在完全是從書上抄襲下來的。作者在詩中表現了同樣的願望，寫道——

「我爲什麼不是一隻鳥，一隻鷺鳥！」

還有其他等等。那裏面有各種的思想，但是此刻不管牠們了！

哦，今天早晨你往哪里去，瓦爾瓦拉亞列舍夫？我還沒預備往局裏去的時候，你的確好像一隻小鳥，便從你的房中飛出，穿過院子，面貌十分活潑。看着你我是何等地歡喜呵，瓦蘭加，瓦蘭加——你切莫傷心；眼淚對於悲哀是沒有幫助的；這我知道，我愛，我從經驗上知道的。你現在十分安適，而且也變強健些了。

你的費都拉好麼？她是一個多麼好性情的女人！你一定要寫信告訴我，瓦蘭加，你現在和她過的怎樣，一切事情都使你滿意麼？費都拉有些愛咕咕咕的；但是你切莫注意這點，瓦蘭加。上帝祝福她罷！她的心腸真好。

關於這裏的鐵利沙，我已經寫信告訴你了——她也是一個好性情又可靠的女人。先前對於我們的信札我是如何不安！怎樣傳遞呢！然而上帝爲着我們的快樂把鐵利沙差遣給我們。她是一個好性情的女人，溫和而且耐苦，又不愛說話。但是我們的主婦簡直殘酷無情。她蹂躪她作活好像一塊破布似的。

我鑽進什麼樣的一個窩裏來了，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這就是一間客舍！我先前常是住着好像一隻

鳥兒在森林裏，你自己知道——那是如此安靜而且恬寂，若是一個蒼蠅從房中飛過，你都能够聽見。這里完全是喧鬧，叫囂，爭吵，自然你還不知道這里一切是怎樣佈置的。你試想像着一條長的走廊，完全是黑暗的，而且非常污穢。在右邊有一道光牆，左邊盡是門，好像大旅館裏的房間似的，成一大長行。這便是客舍，一個房間一扇門；有的兩個人或三個人住在一個房間裏。秩序是講不到的——簡直是隻「挪亞方舟」！^①不過他們好像不是壞人，都是深受教育而且很有學問的。有一位在辦事，他是一位博學的人（他在某處文書部裏）；他談荷馬和伯蘭布以及各樣的著作家；他什麼東西都談；真是一個大有學識的人！有兩位軍官，什麼事都不作，只是賭博。有一位海軍少尉，一個英國教員。

等一等，我要使你散散心，可愛的人；我要在下次信裏諷刺地將他們描寫出來，我要詳細地告訴你他們像什麼樣。我們的主婦是一個非常拉雜的矮小的老女人，她一天到晚走動穿着拖鞋和寬服，一天到晚責罵鐵利沙。我住在廚房裏，更正確一點說，有一個房間靠近廚房（在我們這里，我應當告訴你，廚房是乾淨，光亮，很好的）一個小房間，一個中等的住處……或者更可以說，廚房是一個大房間，有三個窗戶，我有一道隔牆順着內沿牆伸出來，因此好像作成另一個房間，一個另外的客舍；這又寬暢，又舒服，還有一個窗戶，總而言之，實在一切都很便利。這就是我的小住處。你莫要想，可愛的人，這裏面別有什麼祕密的意思；

① 耶和華要毀滅世界，獨挪亞在他的眼前蒙恩。挪亞遵命建方舟，舟分一間一間地造。挪亞攜其家人及一對一對有公有母的地上所有的血肉的動物居方舟中，當洪水氾濫的時候。詳見舊約創世紀五六兩章。

「他在這里廚房裏住着！」你將說道。不錯，我實在是這廚房裏住着，在隔牆後邊，但是這並沒有什麼，我是十分地孤單，同誰都不連着，安靜而且舒服。我放進去一張牀，一張桌子，一張帶抽屜的大櫃和一對椅子，我掛了一張聖像。不錯，還有好點的客舍——或者還有好得多的，但是便利是小事，我完全爲我自己的便利安排的，你莫要想這是爲着別的什麼。你的小窗戶和我的隔院相對着；院子並不寬，當你走過的時候，我便瞥見你——這於我可憐的孤寂的人尤其快活，而且也便宜些。我們這里最便宜的房間連膳費要得三十五塊紙盧布；我是化不起的，可是我的客舍要得七塊紙盧布，膳費要得五塊銀盧布——就是，二十四塊半，先前我常付她三十塊紙盧布，因此也便不能不減去了許多東西；我先前並不時常喝茶，但是現在我能够用茶用糖了。不喝茶好像令人害臊似的；這里他們都是有錢的人，因此我覺得害臊。我喝茶，瓦蘭加是爲着別人的緣故，爲着面子；至於我自己，我是不管的，我並不作怪。你還要想想零用錢——我一定要有一點的——還有靴子，衣服——還能有許多剩下的麼？我的薪水都在這里了。我很滿足，並不抱怨。這是足夠用的。幾年來都足夠用了；而且還有賞錢。

再會，我的天使。我買了兩盆鳳仙花和風呂草，非常便宜。但是或者你愛木犀草罷？木犀草也有，你寫信告訴我：你一定要將一切事情詳細地寫給我。不過你可莫要想什麼別的，疑惑我怎麼租了這樣的一個房間，親愛的瓦蘭加；這乃是爲着便利，只是牠的便利引誘了我。我在積錢，你知道，可愛的人，而且另外放着：我這里是常常有錢的。你千萬莫要以爲我是這樣軟弱，一個蒼蠅都可以用牠的翅膀敲傷我。不是，實在，

我的親人，我並不是一個傻子，我有一個果決而且寧靜的男子漢所應有的那般堅強的意志。再會，我的天使！我幾乎亂畫了兩張紙，早就是我往局裏辦事的時候了。我吻你的小小的手指，我的親人。

我依舊是你的卑微的僕人和忠誠的朋友，

馬加爾解屋斯金。

再者——我求你一件事：詳細地回答我，我的天使。我附送你一斤冰糖，瓦蘭加。祝你把牠們好好喫下，爲着上帝的緣故，你莫要爲我煩心，大驚小怪的。再會了。我的寶貴的。

四月八日

親愛的先生，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你知道我終必要和你爭吵麼？我向你起誓，親愛的馬加爾亞列舍維奇，接受你的禮物實在使我傷心。我知道那要化費你好多錢，你要得如何地克苦自己，將你自己的必需的東西都剝削了。我該告訴你多少次了，我不需要什麼東西，一點也不需要；我永遠不能償還你所加於我的慈惠。你爲什麼送我這些盆花呢？鳳仙花我且不管，但是你爲什麼送我風呂草呢？我只要吐出一句不小心的話——比方說，風呂草——你便跑去買來。我確信那一定是很糜費的罷？花朵何等愛人，紫紅色，成小小的十字架形。你在哪里得到這樣好看的風呂草？我把牠放在窗戶中間最顯明的地方；我放一張凳子在地板上，並把其餘最好的花佈

置在凳子上；你只消等着我自己來弄得豐富罷！費都拉歡喜極了，現在我們的房裏真好像樂園一般——十分淨潔，十分鮮明！

你爲什麼送這些冰糖來呢？實在，我從你的信中立刻便看出你有些不對了——自然，春，甜蜜的馨香，咕咕喳喳的鳥雀。「這是什麼？」我想，「這不是詩麼？」是的，實在，你的信應當是詩的，那正是需要的哩，馬加爾亞列舍維奇！在玫瑰色裏有溫柔的癡情和夢境——在那里一切都有！至於窗帷，我從來就沒想過；我猜總是在我移動花盆的時候，他自己帶掛起來的——就是這！

呵，馬加爾亞列舍維奇！無論你怎麼說，無論你怎樣記算你的進款來哄我，來證明你的錢都是化在你自己的身上，你不能够使我相信，你一點也瞞不了我。明明白白的你是爲着我將你自己的必需的東西都剝削了。比方說，你爲什麼租下了這樣的一個房間呢？別人將煩擾你；你將局促不安。你愛靜寂，然而這裏，什麼麻煩沒有呢！按照你的薪水看起來，你可以住的比這好的多，費都拉說你先前住的比現在要强十倍。你能够像這樣消磨你的一生在寂寞中，在幽隱中，無快樂，無一句友情的話語，在一羣生人中作一個寄宿者麼？呵，愛友，我是何等地爲你惋惜！無論如何，你要注意你的健康，馬加爾亞列舍維奇！你說你的眼睛不好；這樣你就不當在燭光下寫字；你爲什麼寫呢？你就不像那樣，你對於你的職務的誠懇，你的上司們也一定知道的。

我再請求你一次，莫要化費這麼多的錢在我的身上。我知道你愛我，但是你自己並沒有錢……我今

天早晨起來也覺得暢快。我十分歡喜，費都拉早就在作活，而且也爲我找着活計。我十分地愉快；我僅只出去買絲，以後便着手作活了。整整一早晨我覺得十分歡欣，十分暢快！但是現在又都是慘念和悽愴了；我的心不住地疼痛。

呵，我將來要變成什麼樣，我將來的命運如何！我所苦痛的就是我在這般的模糊不定之中，我沒有希望的將來，我甚且不能夠想我將來要變成什麼樣。回顧也是可怕的。在過去有如此的悲哀，一想起來我的心便片片碎了。因爲那般陷害了我的惡人們的緣故，我將終身流淚。

天要黑了。正是工作的時候。我本想寫許多事情告訴你，但是我沒有時間，我一定要作活。我一定要趕快。自然書信是一件好東西；一點都不苦人。可是你自己爲什麼從來不看我們呢？這是什麼緣故，馬加爾亞列舍維奇？現在我們這麼靠近，而且有時候你實在能夠省出時間。請你千萬要來！我看見你的鐵利沙了。她面帶很重的病容；我覺得她可憐，給她二十個戈貝克……是的！我幾乎忘了：你一定要詳細地寫信告訴我的生活和你景況。你的周圍是什麼樣的一般人，你同他們過的好麼？我急望知道這一切。記住，寫信告訴我！今天我要故意地掛起窗帷。你應當早些睡；昨夜我看見你的燈直點到半夜。今天我是憂悶，愁苦，而且傷心！我知道這是一個不幸的日子，再會了。

你的瓦爾瓦拉朵布羅舍羅瓦。

四月八日

親愛的馬丹，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

是的，愛友，是的，我的親人，我知道這是一個不幸的日子臨到我的苦命上來了！是的，你嘲笑像我這樣的一個老人，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不過，這是我的過錯，完全是我的過錯！我似乎不當在我的老年時候，頭上幾乎連一根毛都沒有了，卻弄出這般風流韻事，花言巧語起來……我還要說，親愛的人，有時候真是一個奇怪的東西，非常奇怪。他剛一開口還沒說幾句話，立刻便又扯遠了！這有什麼結果，這會產生什麼東西呢？一點結果都沒有，只會產生這樣的一些兒瞎話！我並不是生氣，瓦爾加，只是我想起來十分煩惱，煩惱我不該這樣愚蠢的誇張的寫信給你。我今天欣躍地到局裏去；在我的心中有這樣的光輝。在我的靈魂中無緣無故地有了這樣的一個節日；我覺得十分暢快！我小心地拿起文件——但是結果怎樣呢？我剛向四周一望，一切東西都和先前一樣，灰黑而且骯髒。依然是同樣的墨水污痕，同樣的桌子和文件，我也和先前一樣；我原來是怎樣，依然是怎樣——這樣看來為什麼要駕起天馬[⊙]呢？這全是因為什麼？紅日正出現，天空漸蔚藍！是因為這麼？若是你從來就不知道在我們的院中窗下會有什麼，哪里還有什麼春的馨香可說呢？我猜那全是從我的愚昧中玄想出來的。你知道一個人有時在自己的情感中確會弄出這樣的誤會，而且寫些沒意思的東西。這只是因為愚蠢的，過度的心熱。

⊙ 天馬 (Pegasus) 見希臘神話，借指詩的一靈感。

我並沒有大步，只是慢慢地走回家的。無緣無故我的頭疼痛起來了，你知道，一件事上又加上了一件。（我猜想我的脊骨着了涼。）春天十分令我歡喜，我好像傻子一樣穿着一件薄大衣走出去。而且你誤會了我的感情，親愛的！

你將我的感情的傾注完全誤會了。我是爲父親般的愛情所感動——只是一種純潔的父親般的愛情，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因爲我對於你是站在父親的地位，在你的無父無母的境況中；這話是從我的靈魂和一種純潔的心腸裏說出來的，以一個親戚的資格。雖說我究竟只是一個遠親，如同俗話說的「糖醬裏的第七次水」，然而我仍是一個親戚，而且現在是你的最近的親戚和保護者；因爲在你所最有權利希求保護和幫助的地方，你竟得到了侮辱和欺騙。至於詩呢，我告訴你，我在老年來作詩未免不合適。詩是瞎話！近來學生因爲作詩在學校裏遭痛打……這就可想而知了，親愛的！

你寫些什麼給我，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關於舒服、安靜以及其他等等？我並不作怪，親愛的，我並不苛求，我從來就沒有比現在住的好過；那麼我爲什麼在老年的時候便講究起來呢？我喫的穿的都不錯；我們可不能放任我們的妄想！我們不是皇族！我的父親並不是貴族，他的供養全家的進款還沒有我的多。我不會生活於綺羅叢中！不過，我一定要實說，在我的舊居裏一切的東西都好的多；那比較要寬大方便些，愛友。自然我現在的客舍是很好，有幾方面甚且比較要舒暢些，而且更多變化些；這點我倒沒有貶責的，但我仍然惋惜舊居。我們老頭子，這就是說，我們上年紀的人和舊的東西過慣了，好像和我們同類的東西似的。

房間是一個小小的，你知道：牆是……還消說藝……牆和別的牆是一樣的，這沒有什麼關係，然而想起過去的一切使我抑鬱……這真是一件奇事：本來是痛苦的，然而回憶卻好像是快樂的。就是骯髒的東西，就是我那時所討厭的東西，在我的回憶中都好像從骯髒裏淨化，在我的想像上現出美妙的模樣來。我們會平安地過活，瓦爾加，我和我的死了的主婦。我現在帶着一種傷心的感情想起我的主婦來。她是一個好女人，我的客舍她並沒向我要多錢。她總是不住地用了似乎長到一埃爾洵^Θ的編針把各種碎布塊縫作蓋被。她單作這一件事。我們時常共用燈和火，所以我們在一張桌子工作。她有一個孫女瑪霞——我記得她是一個很小的女孩——現在大約是十三四歲的小姑娘了。她那時是這樣的一個瞎鬧的小東西——非常快活，時常逗我們笑，我們三個便這樣的一塊住着。有時候在漫漫的冬天的晚上，我們在圓桌邊坐下，喝一杯茶，於是便着手工作。老主婦因為要瑪霞的趣，好使她不要瞎鬧，她時常講故事。怎樣的故事呵！一個明理的有學識的人都要快樂地聽，小孩子更莫說了。我時常吸着自己的煙管，覺得非常有趣，我簡直忘記我的工作了。我們的瞎鬧的小東西總是十分莊重的，用她的小手托着她的玫瑰色的面頰，張着她的可愛的小嘴，若是故事有一點兒怕人，她便擠到老女人的身上，我們歡喜看她，並不注意燭花如何地待窮，也聽不見外面狂捲怒號的風雪。

我們過着一種幸福的生活，瓦爾加，我們一塊幾乎住了有二十年——我喋喋不休地說些什麼，或者

你不喜歡這樣材料，我憶起這事並不怎樣愉快，尤其是正當現在黃昏的時分。鐵利沙在忙着什麼事情，我的頭痛，我的背也有點痛，我的思想這樣奇怪，也好像發痛似的。今天我很憂傷的，瓦蘭加！

你這寫的是什麼？我愛，我怎麼能够去看你？我的可愛的人，別人將怎麼說呢？我一定要得經過院子，我們的同寓人便要看見，便要開始詢問——便要發生閒言，便要發生誹語，他們便要將這事錯解了。我的天使，我最好還是在明天晚禮拜的時候看你，這於我們兩個都覺得更有道理，更合適些。莫要惱我，我的寶貴的，因為我寫給你這樣的一封信；我重讀一遍，我看見這簡直十分不連接。我是一個老人，瓦蘭加，而且沒有多受教育；在青年時期我沒受教育，現在我若是開始再從頭學起來，什麼東西都不能够進入腦子了。我明白，瓦蘭加，我不善寫，我知道別的沒有一個人將這點指出笑我；若是我努力把什麼事情寫得更有趣，我便寫得簡直沒意思。

今天我看見你在窗邊，我看見你將百葉窗放下。再會，再會，上帝保護你再會了，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

你的慷慨無私的朋友，

馬加爾解屋斯金。

再者——現在關於誰我都不能作諷刺的敘述了，我愛，講談諧我未免太老了，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而且他們將嘲笑我，引用俄國的俗話「爲別人掘坑的人，他自己將要落進去。」

四月九日

親愛的先生，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你不害臊麼，馬加爾亞列舍維奇，我的朋友和恩人，這樣地抑鬱而且任性？難道你見怪了麼！哦，我時常太不謹慎了，但是我從沒想到你會拿我的話當作一種諷刺的戲言。相信我，我永不敢嘲弄你的老年和你的品格。這完全是因為我的輕躁才發生的，或者更可以說是因為我的要命的苦悶，而且苦悶可以驅使我做出各種事情來！我猜你自己想在你的信中鬪趣。我覺得萬分憂愁，當我看見你不喜歡我的時候。我的愛友和恩人，你若是有一次猜疑我不講友情，而且忘恩負義，你便錯了。我在我的內心中知道怎樣讚頌你為我所作的一切，保衛我脫離惡人，脫離他們的逼迫和仇恨。我將常常為你祈禱，若是我的祈禱達到天廷，上帝接受了，你將來會幸福的。

今天我覺得很不舒服。我一陣發熱，一陣打戰。費都拉非常為我焦心。你何必要害臊不來看我們，馬加爾亞列舍維奇；這與別人有什麼相干呢！我們是相識者，這就完了……

再會，馬加爾亞列舍維奇。現在我別的沒有什麼寫的了，實在，我不能够再寫了！我不舒服的很，我再請求你一次，莫要和我生氣，相信我對於你的永遠的尊敬和忠誠。

我以此榮幸地依舊作你最忠誠的，服從的僕人，

瓦爾瓦拉朵布羅舍羅瓦。

四月十二日

親愛的馬丹，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

哦，我的親人，你是怎麼一回事！你每次都是這樣地驚嚇了我，我在每封信裏都叮嚀你要注意你自己，將自己圍裹起來，天氣不好便莫要出門，在各方面都要謹慎——我的天使，你卻不聽我的話，呵，可愛的人，你正好像一個小孩子似的！你是脆弱，脆弱的如同一根小草，這是我知道的。若是有一點兒風，你就病了。因此你千萬要小心。照料你自己，莫要冒險，莫要使你的朋友們悲傷，苦痛。

親愛的瓦爾加，你願意詳細地知道我的日常生活和我的周圍景況。我歡喜地趕緊實行你的願望，親愛的。我將從頭敘起，這樣可以更有秩序些。

第一，在我們住宅裏前面進門的一些樓梯是很不錯的；尤其是那條大樓梯——潔淨，光亮，寬敞，全是生鐵和紅木，但是後樓梯可就莫要問了：彎旋，潮溼，骯髒，梯層也破了，牆頭如比油膩，你一扶上，你的手便黏住了。在每條樓梯頂層上都有些箱子，椅子，破的食櫃子，還掛着些破布，窗戶也是毀壞的，木桶裏充滿了各種髒物和碎片，卵殼和魚胞；討厭的氣味……一句話，糟極了。

我已經敘述過房間的佈置了；倒很便利，這是不能否認的；這是真的，但是在房間裏面彷彿有點太氣悶了。我並不是說有一種什麼不好的氣味，倒是這樣——假如我可以這樣表說——有點腐朽甜香的氣

味。起頭這給人一種不舒服的印象，但是這並沒有什麼要緊；一個人只消在我們這里停兩分鐘，這氣味便消滅了，你都看不出來他是怎樣消滅的。因為你自己開始發出不好的氣味，你的衣服發氣味，你的手發氣味，一切東西都發氣味——你便慣了。幾隻山雀都死在這里。海軍少尉正在買第五隻哩——牠們不能夠在我們的空氣中生活，總而言之。一句話。我們的廚房寬大而且光亮。在早晨烹魚或炒肉，水潑灑滿地的時候，未免有些悶人，但是到晚上便成天堂了。在我們的廚房裏繩子上常是掛着舊亞麻布汗衫；我的房間既然離的不遠，幾乎就是廚房的一部分，所以牠的氣味確是有點使我煩厭；但是這也沒有什麼，長遠便過慣了。

清晨很早的時候，瓦爾加，我們這里便嚷動起來了，人們四外逛，散步，叩門——每個必須起來的人都起來了，有的要往局裏去，有的要做他們自己的事務；他們都開始喝茶。銅暖炊大半是屬於主婦的；只有幾把，因此我們便輪流着用，若是有一個人不按秩序拏他的茶壺沖茶，他便要受責備的。

我，比方說，第一次做錯了……但是斂這作什麼？我不久便和各人都認識了。海軍少尉是我結識的第一個人；他是這樣的一位開誠的人，將什麼事都告訴了我；關於他的父母，關於他的妹妹嫁給都拉的一個幫辦，關於克蘭斯特城。他允許照顧我，而且立刻請我到他那里去喝茶。我在他們時常賭牌的房間裏會見他。他們給我茶喝，而且一定要我，和他們賭着玩一次。他們笑我沒有，我可不知道，但是他們自己浪費了一整夜，當我進去的時候，他們還是照樣在賭。粉筆，紙牌，屋裏充滿了煙，簡直使我眼痛。我沒有賭牌，他們立刻

便說我在說空話；從那以後自始至終就沒有一個人和我說一句話但是實在說這正使我歡喜哩我現在不去看他們了；和他們一塊只是賭博，純粹的賭博。在文書部裏服務的那位，在晚間也有小聚會。那里倒很不錯，安靜，純潔，而且雅緻；各樣都很高尚的。

瓦蘭加，我還要順便向你說一下，我們的主婦是一個很討厭的女人，而且是一個老怪婆。你看見了鐵利沙。你知道她像什麼樣，瘦得好像一隻拔了毛的乾小雞。在這住宅裏他們有兩個人：鐵利沙和法利東。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別的名字，他常是答應這個名字，人人都這樣叫他。他是一個紅髮的，嘴不乾淨的芬蘭人，瞎了一隻眼睛，塌了鼻子；他時常呢罵鐵利沙，他們幾乎動打。

總而言之，我在這里的生活並不十分美滿……

要想夜間大家立刻睡眠而且安安靜靜的——這是從來沒有的事。他們永遠是坐在一處賭博，有時候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真說不上嘴。現在我算過慣了；但是我真不知道，有家眷的人在這樣的一所狂人院裏怎樣過活。有一家窮人租下我們的主婦的一個房間，並不同別的客舍在一個行列，乃是在另一邊，在一個不連接的拐角。他們都是安靜的人！沒有人聽見他們的聲響。他們住在一個小房間裏，用簾子將房間隔開。他是一個失業的辦事員，七年前爲着什麼事情被革職了。他姓格希科夫——這樣的一個頹白的矮小的人；他走動穿着如此油膩，如此襤褸的衣服，看見他真令人傷心；比我的壞多了。他是一個可憐的衰弱的人（我們有時在走廊上遇見）他的雙膝顫動，他的雙手顫動，他的頭顫動，我想是因爲什麼病的緣故罷。

但是誰知道呢。他害羞，每人他都怕，順着邊沿側着身子走路；有時我也害臊，但是他比我壞的多了，他的家庭裏有一個妻子和三個孩子。最大的男孩正和他的父親一樣，一樣地脆弱。他的妻子先前是很好看的，就是現在我們還能夠看出。她走動穿着可憐的襤褸的衣服。我聽說他們欠主婦的賬，她並不十分有恩惠地待遇他們。我又聽說，有種討厭的事務牽連上格希科夫，因此他失去了位置……是不是訴訟，受審沒受審，因為什麼，我不能夠一定地告訴你。他們真可憐，呵，我的上帝！在他們的房中常是沈寂而且安靜，好像沒有一個人住在那里似的。就連小孩子的聲音都聽不見。沒有小孩子的玩耍，吵鬧，這便是一個不好的徵候。一天晚上我碰巧從他們的門前經過；那時候這住宅裏是異常地寂靜；我聽見一陣啜泣，接着一陣耳語，接着又是一陣啜泣，好像他們正在啼哭似的，但是如此靜靜地，如此可憐地，真裂碎人的心了！關於這般可憐蟲的思想，纏繞我一整夜，因此我不能好好地睡去。

再會，我的寶貴的小朋友，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我盡我所有的能力敘述了一切事情。我一整天只是想念着你。我的心爲你疼痛，我愛。我知道你沒有暖外套，親愛的。呵！這些彼得堡的春天，這些帶雪的風風雨雨——他們將制我的死命，瓦蘭加！這樣排場的空氣，主呵！

莫要責備我的敘述，我愛。我沒有風格，瓦蘭加，什麼風格都沒有。我只希望我有。我只是寫我腦中所想的，只是要用一種東西使你歡喜。若是我受過些兒教育，那麼事情便要不同了，但是我受過多少教育呢？分文也沒受。

永遠是你的忠誠的朋友

馬加爾解屋斯金。

四月二十五日

尊貴的先生，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今天我遇見了我的表妹撒霞！真怕人！她也要被陷害了，可憐的東西！我從別處也聽說，安那費多羅夫那還在打聽我的消息。好像她將永不放鬆地追尋我。她說，她要饒恕我，她要忘記過去的一切，而且她一定要來看我。她說，你和我一點關係也沒有，她才是一個較近的親戚，你沒有權柄插入我們的家務事，靠着你的施捨過活，化你的錢，是可恥而且可惡的……她說，我忘記她的恩誼了。她說母親和我不是她救濟，或者要餓死了，她說，她給我們喫喝，有兩年半多她爲着我們化錢，除開這一切而外，她還饒了我們一筆債。就連母親她都不饒恕！但願可憐的母親知道他們怎樣待我！上帝在看着……安那費多羅夫那說，我是因爲愚昧，所以不知道利用自己的好運，她把我放在一條好運的路上，她別的一點過錯都不負，只是我自己不能够——或者也許是不盼望——保持我自己的名譽。究竟是誰的錯呢，偉大的上帝！她說，貝珂夫先生十分地不錯，他也不願隨便娶那……但是寫這做什麼？

聽這樣的謊言真是殘酷，馬加爾亞列舍維奇！我不能夠告訴你我現在是甚麼一種情形。我在戰慄，哭

泣，哀啼。我寫這封信給你已經用兩點鐘的工夫了，我想至少她總明白她是怎樣地錯待我；然而現在你看她怎樣？

爲着上帝的緣故，莫要驚慌，我的朋友，我的恩人！什麼事情費都拉都愛誇張，我並沒有病。昨天往渦爾到渦去爲母親作靈魂祭的時候，我只微微地受點涼。你爲什麼不來和我一陣呢？我曾那般地請求你。呵，我的可憐的，可憐的母親，倘若你能够從墳墓中起來，倘若你能够知道，能够看見他們是怎樣地待我……

瓦·朵·

五月二十日

我的可愛的人瓦蘭加：

我送你些許葡萄，我愛；我聽說這東西於初復原的病人很有益。醫生舉薦這東西爲解渴用的——只是爲解渴用的。日前你想要些許玫瑰，可愛的人，因此現在我送你幾朵。你想喫什麼東西麼？我愛這是最要緊的事情。

雖然，感謝上帝，這都算過去了，完結了。我們的困苦也照樣完全終結了。我們一定要感謝上天！

至於書籍呢，我這時到處都找不着。他們說這里有一本好書，用優美的韻語寫出來的；他們都說好，我自己可沒有讀，不過這里他們倒十分地讚揚。我向他們借過，他們允許借給我，只是你讀不讀呢？在這方面

你太難令人得你的歡心了。滿足你的口味真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已經知道可愛的人不消說你需要詩靈感，抒情作品——好，我也要找詩來，什麼東西我都要找來；這里有一本選錄的鈔本。

我過的很好。請你莫要爲我不安，我愛費都拉所告訴你關於我的事情完全是胡說；你告訴她，她撒謊，一定的這樣告訴她，造謠的女人……我並沒將我的新制服賣去。而且我爲什麼……你自己忖度忖度，我爲什麼要賣牠？我聽說，我有四十塊盧布額外賞錢將到手，這樣我爲什麼要賣牠呢？莫要煩焦，我的寶貴的，她疑心多，你的費都拉，她疑心多。我們將快樂地過活，可愛的人！只是你要復原，我的天使，爲着上帝的緣故，要復原，莫要使你的老友悲傷。誰告訴我變瘦了呢？這又是捏造的話，捏造的話！我是十分平安而且健康，弄得這麼肥胖，使我非常害臊。我喫的好，而且很滿足；唯一的事情便是你要再變得健壯！

再會，我的天使；我吻你的小小的手指。

我永遠不變地作你忠誠的朋友。

馬加爾解屋斯金。

再者——呵，我愛，你又那麼寫是什麼意思呢……你簡直是說瞎話！我怎麼能够那麼時常地去看你，我的寶貴的？我問你，我怎麼能够？我或者在天黑後趁個機會；但是在這一季裏幾乎連一點黑夜都沒有。其實，我的天使，在你病的時候，在你昏迷的時候，我幾乎一步也沒有離開你；但是實在我不知道怎麼辦；後來我便不往你那里去，因爲別人已經開始詢問打聽起來了。這里已經傳布着閒言。我信靠鐵利沙；她不是愛

說話的人；但是你自己想想，可愛的人，他們若是發現了我們的一切事情的時候，那麼，他們要怎樣地小題大做呢。他們將想像些事，而且他們要怎樣說呢？因此你一定要堅持着你的心腸，可愛的人，等着直到你病好的時候；那時我們將爲你在外面什麼地方聚一個會。

六月一日

我的親愛的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我如此渴望做件美好的事情，可以使你歡喜，藉以報答你爲我所忍受的一切憂慮和苦忙，以及你對於我的一切愛情終之我制服了我的不願翻尋大櫃的心，找着我的雜記，現在我送給你了。這是從我生活的幸福時期寫起的。你先前時常帶着好奇心問我過去的生活景況，問我的母親，問波克羅夫斯基，問我同安那費多羅夫那過的生活，以及我的最近的過去的困苦，而且你是如此急性地要讀這稿本，在這裏面誰都不知道我追記了我的生活的數片，我確信我現在送你的這件贈禮，將給你一種快樂的。重讀一過，使我傷心。我覺得，我比寫這篇雜記最後一行的時候變老兩倍了。那不是在一個時候寫的。再會，馬加爾亞列舍維奇！現在我覺得鬱悶的要命，而且時常爲失眠所苦。復原真是一件十分煩人的事情！

瓦·朵·

在我僅只十四歲的時候我的父親便死了。我的兒童時代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時期。那並不是在此地開始的，乃是在遠遠地荒野中的一個省裏。我的父親是T省中P親王的廣大的產業的管事。我們住在親王的一個村莊裏，過着一種安靜的，幽僻的，幸福的生活。……我那時是一個愛玩的小東西；我常是什麼事都不作，只是在牧場上，矮林裏，花園中亂跑，沒有一個人爲難我。父親常是爲他的職務忙碌，母親照料家事；沒有人教我一點東西，這樣我非常歡喜。有時，在天亮的時候，我或者跑到池邊，或者跑到矮林裏，或者跑到稻場上，或者跑到刈禾人那里。這都沒有什麼關係，任太陽怎樣焦灼，我離開村莊，自己也不知道到了什麼地方，矮叢搔傷了我，扯破了我的衣裳，以後在家裏挨罵，但是我覺得這並沒有什麼。

我覺得倘若我終身住在一個地方，永不離開鄉村，我一定是非常幸福的了。但是當我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我便不能不離開我的故鄉。我們移往彼得堡的時候，我只有十二歲。呵，我們的淒慘的準備，我記得何等清楚！當我向我所十分眷愛的一切東西說再會的時候，我真哭個不休。我記得我會緊摟着父親的頸子，哭着求他在鄉下多留一些時，父親叱責我，母親流淚；她說，我們一定要走，我們沒有法。P老親王死了。他的後輩辭退了父親的職務。父親有些錢在彼得堡私人的手裏。他想改善他的景況，因此他覺得他必須親身到這里來。這一切都是我以後聽母親說的。我們住在彼得堡城邊，直到父親死的時候我們還是住在這一個地方。

要我過慣這新的生活是何等困難！我們是在秋季移往彼得堡的。我們離開鄉村是在一個晴明的，溫

暖的，輝煌的日子；農間的工作完了，巨大的麥堆積在稻場上，成羣的鳥兒在田地裏亂叫；一切東西都是何等鮮明，暢快；然而當我們到城市這里來了，我們所看見的卻是雨，雪，陰溼的秋天的寒冽，沈悶的灰色，和一羣新的，生疏的，不樂意的，死板的，忿忿的臉孔！我們將就住下了。我記得我們都是非常忙碌，非常紛擾，急急安排我們的新的生活。父親向來是不在家的，母親沒有一分鐘安閒的時候——她們完全把我忘記了。在我們的新住宅第一夜過後，我早晨從牀上起來是如何地傷心，我們的窗戶對着黃色的牆，大街上常是蓋着污泥。行人非常稀少，都是包圍得緊緊地，都是非常地冷。

一天到晚在家裏真是悽慘的，陰沈的要命。我們幾乎連一個親戚或親密的熟人都沒有。父親和安那費多羅夫那不和睦。（他欠她的債。）爲着事務到我們這里來的人倒是常常有的。他們通常總是爭吵，喧嚷，接着便騷動起來。在每一次來人之後，父親老是死板着臉而且生氣；他在房中踱來踱去好半天，皺着眉頭，同誰也不說一句話。那時母親便沈默的不敢向他言語。我總是跑到牆角坐着，對着一本書，死死的，靜靜的，不敢妄動。

到彼得堡三個月以後，他們把我送進一個寄宿的學校裏去。初同生人在一塊我是何等悽傷呵！一切東西都是非常乾枯，非常無情！教員們愛叱咤，女孩子們愛嘲笑我，而且我又是一個非常野的人。如此嚴厲，如此苛刻！什麼事情都有固定的時間，喫飯都在一塊，教員們令人討厭——所有這一切，一上來都使我苦痛，使我不安。我在那里甚至於不能夠睡覺，我常常一哭一夜——漫漫的，沈沈的，冷冷的長夜。有時在晚上，

當她們都在背誦或學習她們的功課的時候，我便坐下對着我的法文翻譯或字彙，一點也不敢動，自始至終夢想着我們的小家庭，父親，母親，老乳母，乳母的故事……呵，我常是何等傷心！家中最瑣屑的東西，我都要快樂地想起。我夢想着我這時若是在家裏，那是何等有趣！我要在自家的小房間裏，在爐邊和自己的家人一塊坐着，那是何等親熱，何等美好，何等有趣！我時常想，這個時候我當如何摟着母親，如何緊緊地，如何熱烈地！我想來想去便從不幸中低聲地哭泣起來，噙着眼淚，生字永遠進不到我的腦裏去。我預備不了次日的功課；我通宵夢着教員，女監學和那些女孩子們；我通宵在睡夢中背誦我的功課，然而到次日還是記不得。她們叫我跪下，喫飯只給我一樣菜。我非常地灰心喪氣。起初，當我講功課的時候，女孩子們都嘲笑我，惹弄我，攪亂我！當我們排行走去喫飯或喝茶的時候，她們捏我，幾乎什麼原由都沒有便向教員面前告我。但是每當老乳母在禮拜六晚上來接我的時候，我可快活極了。我時常喜歡的瘋了似的摟住這老年的可愛的人。她把我的衣服穿上，把我包圍好，在歸途中當我喋喋不休地向她訴說一切事情的時候，她簡直跟不上我。我一到了家，又快活，又得意。我要摟抱每個人，好像我離家十年了的樣子。於是便有說有講的，接着便形容敘述起來了。我見人便招呼；我愛憨笑，輕跳，亂跑。以後便同父親開始作正經的談話，講我們的功課，我們的教員，法文，即孟德文法——我們非常快活，非常得意。就是現在想起那些短暫的時間我還覺得愉快。我用上我所有的力量讀書，好使父親歡喜。我知道他在我的身上用去他的最後的一文錢，上帝知道他當時是如何窮困。他一天變得比一天抑鬱，不快，忿怒。他的性格變的很，他的事情不順利，而且欠了一大堆。

的債。母親有時不敢哭，一句話也不敢說，因為怕使父親發怒。她漸漸地病了，漸漸地消瘦，消瘦，而且咳嗽起來了。

我從學校回來的時候，常看見這樣憂傷的臉孔；母親暗暗哭泣，父親在生氣。接着便是責罵叱咤。父親說我沒有快活和安慰給他們；他說他們爲着我把自己的一切東西都剝削了，然而我還不能夠說法語；總而言之，他的所有的失敗，所有的不幸，都是母親和我的不是。他如何能夠攪擾可憐的母親？看着她真叫人傷心；她的兩頰向裏凹，她的兩眼向內陷，她的臉上有一種氣力衰弱的紅暈色。

常是我挨罵比誰都多。開始總是因爲瑣碎小事，以後誰都不知道要鬧到什麼地步；時常連我也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每件事情都是個抱怨的題目……法文嘍，我的出奇的愚笨嘍，我們學校的女監學是一個粗心的，蠢笨的女人嘍；她不注意我們的行爲嘍；父親直到現在還沒找到差事嘍；郎孟德文法非常沒價值，撒爾斯基文法好的多嘍；許多錢都空拋在我的身上，我是一個無知覺的硬心腸的女子嘍——其實，我——可憐的人——使盡我的力量，背誦單字和會話，我還是每件事情受責罵，每件事情都是怪我！這並不是因爲父親不愛我；他切愛母親和我，但是他的性格是這樣。

種種的焦慮，愁苦，失敗將可憐的父親惱昏了；他變得多疑而且憂悶；他時常總是趨於失望；他開始不注意他的健康，受點涼，立刻便病了。他並沒有撐持得長久，但是死的如此緊促，如此想不到，我們受了這個打擊，精神錯亂了好幾天。母親好像暈過去了，爲着她的緣故我着實害怕。

父親到死，賣去家裏的傢俬，聚成一堆，從地下湧到我們的門前。我們所有的東西都交給了他們。在彼得堡城邊我們的舊住宅，是父親在我們搬到彼得堡六個月以後賣的，也照例賣去了。我不知道其餘的他們怎樣安排，只是我們連一塊安身的地方，一點口糧都沒剩下。母親害着那日漸消瘦的病，我們不能夠養活自身，沒法度日，死亡即在眼前了。那時我剛剛十四歲。恰在這個時節，安那費多羅夫那來瞧看我們。她老是說，她是一個女地主，而且是我們的親戚。母親也說她是我們的親戚，不過很遠罷了。在父親活着的時候，她從沒有進過我們的門。現在她眼中滿噙着淚珠出而了，她說她對我們表着大大的同情；弔慰我們的損失和我們受窮困打擊的情形；接着又說，這是父親自己的錯：他生活的超出本分了，東拉西扯，他未免太自信了。她表示願和我們過的更和睦，她說，我們一定要讓往事成爲往事算了；當母親聲明她從來對她沒覺得有什麼仇恨的時候，她便落下眼淚，領母親到教堂去爲親愛的人（她這樣地提到父親）做鎮魂祭，從此以後她算正經地和母親修好了。

安那費多羅夫那說了許多閒言碎語，引到本題以後，她開始將我們受窮困打擊的顛沛的情形，我們的無助，和我們的無望，說得天花亂墜，於是便請我們——如同她所說的——到她那里安身。母親感謝她，但是好久不能夠決定；然而因爲別的沒法，不去也沒有什麼路子，母親最後便向安那費多羅夫那說，我們同意她的提議，非常感激。

我是怎樣地記得我們從彼得堡城邊搬到華西里耶夫斯基島上的早晨，那是一個清朗的，乾燥的，寒

冷的秋天的早晨。母親哭着。我是異常地悲傷；我的心粉碎，一種可怕的，難言的苦惱倦乏了我的靈魂……
真是一個可怕的時期……

二

起初我們——母親和我——在還沒有和這新家庭過慣了的時候，總覺得在安那費多羅夫那的家裏生疎而且悽慘。安那費多羅夫那住在六條胡同她自己的住宅裏。這裏面只有五個房間。其中三間住着安那費多羅夫那和我的表妹撒霞，她是一個無父無母的孤女，受安那費多羅夫那的撫育。我們住在一個房間裏，在最後的一個緊接着我們的房間裏，住着一個窮大學生波克羅夫斯基。

安那費多羅夫那的日子過的很好，比我所能料想的還闊綽些；但是她的財產究竟是莫明其妙的，她的事務也是如此。她常是慌忙，常是事務繁雜，一天她總要驅車或步行出去好幾次；但是她作什麼，她慌忙什麼，她爲着什麼目的慌忙，我無論如何也不能猜出。她結交非常地廣，各色各樣的人都有。時常來客拜訪她，誰也不知道是什麼人，常是爲着某種事務來看她，一回就走。母親只要一聽見門鈴響，總是領我躲開到我們的房裏。安那費多羅夫那最惱恨母親這點，不住翻來覆去地說我們太自大，我們自大的過本分了，我們並沒有可以自大的，她像這樣一說，幾點鐘。那時我不懂得這些責言，實在，好像此刻我才明白——或者按最低的程度說，我猜中了——爲什麼母親不能夠決定同安那費多羅夫那住在一塊。安那費多羅夫那是一個惡毒的女人，她不斷地苦惱我們。直到現在我覺得這真是一個祕密，她爲什麼要請我們同她一塊

住呢？起初她對我們可以說是很好，但是以後她便漸漸顯露她的真性格來，當她一看見我們完全無助而且別無去處的時候。後來她變的對我非常親熱，甚至於很粗鄙地親熱而且阿諛，可是起初我也和母親一樣受苦。她時時刻刻指責我們，她老是說她的慈善的事績。他介紹我們給外人，說我們是她的窮親戚——無依靠的寡母和孤女，因為她的心腸仁慈，由於基督的仁愛，她給我們一個安身的地方。喫飯的時候，我們喫一口她看一口，然而我們要是不喫，她又說三道四的了；她說我們過於講究，我們不該講經作怪的，我們應該為我們現在所喫的感激；她說她不相信我們在自己的家裏會有這樣好的東西喫。她老是不住地辱弄父親，說他要比人強，他得的益處真不少！他連一文錢都沒留給他的妻子和女兒，若是她們沒有一個講良心的親戚，一個基督的靈魂帶着一副慟隱的心腸，那麼，上帝知道，她們會攤在大街上餓死哩。什麼話！她沒說聽她說話，痛苦倒不如討厭之甚哩。

母親不斷地哭泣；她的健康一天變得比一天壞。她的消瘦可以看得出的，但是她和我還每天從早做到晚，老是縫紉，安那費多羅夫那非常不喜歡，她不斷地說，她不是要將她的住宅變成裁縫鋪，但是我們要穿；我們不能不貯蓄點意外的費用；我們自己絕對要有點錢。我們想方設法積蓄點錢，希望我們將來可以搬往別處去。但是母親因為勞苦完全損失了她的健康；她一天變得比一天軟弱，疾病如同蚯蚓一般吮着她的性命，催促她到墳墓裏去。我眼見這一切，我感覺着這一切，我實受這一切，忍着苦；這一切都在我的眼前進行。

日子過去了，一天和一天一樣，我們那般靜寂地生活着，好像我們並不是在城裏似的。安那費多羅夫那臨到完全認識她自己的勢力的時候，便漸漸安靜下去了。其實誰也沒有想過反對她。我們和她的住房隔着一道迴廊，波克羅夫斯基的房間緊接着我們的，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他常教撒霞法文、德文、歷史、地理——各種科學。如同安那費多羅夫那所說的，因此他可以在這裏喫，在這里住。撒霞十三歲了，雖然嬉戲而且頑皮，卻是一個很聰明的孩子。安那費多羅夫那向母親說，若是我讀書，這是不錯的，因為我在那個寄宿的學校並沒有讀完。母親高興的對於這事同意了，我便和撒霞一同向波克羅夫斯基讀了一整年。波克羅夫斯基很窮；他的健康妨礙他不能繼續求學，只是因為習慣上的關係，人家稱他為學生。他是如此沈默，如此安靜，從我們的房中就聽不見他的一點聲音。他的像貌很奇怪；他走路如此笨拙，鞠躬如此笨拙，說話如此奇怪，我初一看見他不能不笑，撒霞不斷地嘲弄他，尤其是在他教我們功課的時候。他還有一個愛發怒的脾氣，時常生氣，一點小事都使他發瘋。他叱責我們，抱怨我們，時常功課沒教完便帶氣地走開到他的房裏去。他時常對着他的書一坐幾天。他有許多書，非常希奇而且值錢。他還在別處教點功課，得點報酬，只要一有錢的時候，他便去買書。

我漸漸得知道他更清楚，更透澈。他是一個非常親熱，非常良善的青年人，這是我的命運，遇見這最好的人。母親十分重視他。以後他變成我的最好的朋友——自然是要次於母親的。

起初，我雖然是這麼大的一個女子，我卻和撒霞一樣胡鬧。我們常是成幾點鐘地勒索我們的腦子，想

方設法去戲弄他，使他忍受不過。他的忿怒是非常有趣。我們時常覺得可笑的怕人。（現在就是想起來我都覺得害臊。）有一次我們戲弄他，幾乎使他下淚，我分明地聽見他低聲說「惡毒的孩子們。」我忽然混的不知如何是好了；我覺得害臊，苦惱，而且爲他可憐。我記得，我臉紅到耳根，眼裏幾乎噙着淚珠，求他莫要計較我們不懂事的胡鬧，莫要見怪。但是他把書合上，並沒教完功課，走開到他自己房裏去了。我懊惱了一整天。我們小孩子竟殘酷得使他下淚，這種思想真使我難受。足見我們是在等待他的眼淚了；足見我們是要他的眼淚了；足見我們竟使他萬不能忍受了；足見我們是在強使他一個可憐不幸的人真真感受到他的苦命。

爲着憂愁，懊惱，悔恨，我一夜都不能睡覺。他們說悔恨安慰靈魂——恰巧和這相反。我不知道虛榮心怎麼和我的悲愁混合起來，我不願他把我當作小孩子看，那時我已經十五歲了。

從那天起，我開始煩擾我的想像了，造出千萬個計策，要使波克羅夫斯基改變他對於我的態度。但是忽然我變得懦弱而且害臊，在我的現實的情況中，我什麼都不能決定，反只限於一些幻想罷了。（上帝知道是些什麼幻想！）我不同撒謊，一唱一和地頑皮了；他也不和我們生氣了；然而這於我的虛榮心卻沒有多大安慰。

現在我要說幾句話關於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所遇見的最奇異，最希罕，最傷心的人。我此時在我的雜記上來敘述他，是因爲在這個時候以前我幾乎完全沒有注意到他。但是現在凡是關於波克羅夫斯基的

每一件事都忽然變得於我十分有趣。

時常到這里來的有一位矮小的老人，頭髮頹白，衣服襤褸，又拙又笨，實在怪的出奇。頭一眼看見他的時候，你便要想，他好像慚愧什麼似的，好像自己害臊似的。因此他時常有些畏縮，有些忸怩；他有這樣的怪癖，你幾乎就可以斷定他的心智並不清明。他有時到這里來，走到玻璃門旁站着，不敢進來。若是我們中有一個走這里過——撒謊或我或任何僕人，他知道對他很親熱的——於是他便立刻招手，做出種種手勢，一定要等人家對他點頭呼喚，意思是說屋裏沒有外人，他要進來便可以進來——到這個時候老人才偷偷地開了門，帶着愉快的笑容，心滿意足地磨擦他的雙手，用脚尖着地，直走到波克羅夫斯基的房裏，這便是他的父親。

以後，我知道這可憐的老人全部的歷史很清楚。他先前在一個地方辦過事，但他完全沒有一點才能，所以他佔了一個最低的最不重要的位置。當他的第一個妻子（波克羅夫斯基的母親）死去的時候，他便娶了個工界的女子。在這個新的妻子治理之下，一切事情都變得倒置了。她不讓一個人平安過活，她壓制全家的人。我們的波克羅夫斯基那時正是一個小孩子，僅只十歲。他的繼母恨他，但是這孩子的命運倒不錯。有位鄉間的地主貝珂夫，他認識老波克羅夫斯基，並且曾作過他的恩人，領下這孩子歸他保護，並把他送進學校裏去。他照顧他，是因爲他認識那曾經在克羅夫斯基時代受過安那費多羅夫那養護，以後嫁給老波克羅夫斯基的他的母親。貝珂夫先生是安那費多羅夫那的一位非常親密的朋友，爲着這個女子的結婚

他慷慨給她五千盧布的嫁資。這筆款子那里去了，我可不知道。

這一切都是安那費多羅夫那告訴我的，大學生波克羅夫斯基自己從來不願說他家庭的情形，他們說，他的母親很漂亮，我覺得奇怪，她為什麼如此不幸，嫁給了這樣的一個沒價值的人……她死的時候，還很年青，距結婚時僅只四年。

小波克羅夫斯基從寄宿的學校進中學校，接着又進大學。貝珂夫先生時常到彼得堡來，還是照舊資助他。波克羅夫斯基因為健康的損壞，不能繼續在大學讀書。貝珂夫先生介紹他給安那費多羅夫那，因此小波克羅夫斯基便到這里來住，在這里喫，並不納費，以致撒費各種必需的知識為交換的條件。老波克羅夫斯基因為他的妻子的殘酷，被悲傷驅迫得答戾不堪了，幾乎沒有一回清醒的時候。他的妻子時常打他，叫他在廚房裏睡，終之事情變到這步田地，他十分習慣於挨打，受虐待，永不抱怨了。他並不是一個很年老的人，但是因為他的惡習慣，他的心智幾乎完全失去了作用。他對於他的兒子的無量的愛，便是他在高貴的人類的感情上所顯出的一個徵候，別人說，小波克羅夫斯基像他死了的母親，如同這一滴水像那一滴水一樣，莫非是他對於他的賢慧的妻子的回憶，使破產的老人的心中生出了這樣對於兒子的無窮的愛？他常是談他的兒子，別的什麼話都不講，常是一個禮拜來看他的兒子兩次。他不敢更多來一次，因為小波克羅夫斯基不耐煩他的造訪。在他所有的短處之中，不消說最大最先的便是他對於他的父親的無禮。不過這個老人有時也真令人難堪。第一，他非常愛打聽，第二，他時時刻刻打斷他兒子的工作，或說，或問些最

無味最無意思的事情第三他有時來喝的醉醺醺的他的兒子漸漸教他克制了他的惡習他的好奇心和他的不斷的喋喋最後事情竟變到了這樣的一步田地他每件事情都服從他的兒子如同神使一般沒有他的兒子的允許他是不敢開口的。

可憐的老人總不能盡量地嘆賞驚異他的泊廷加（他這樣的叫他的兒子）當他來看他的時候他幾乎常是帶着一種懦怯的憂慮的態度大半像是因為不敢斷定他的兒子如何接待他通常總得很長的時候不能決定主意走進來若是我碰巧在那里他總要問我二十分鐘左右的話：「泊廷加怎樣他很好麼？他這時心情如何？他忙着什麼重要的事情麼？他在作什麼？他在寫東西或在聚精會神地默想麼？」等到我十分地鼓舞了他壯了他的膽子的時候老人最後便冒險地走進去非常小心非常安靜地把門推開先伸進去他的腦袋若是看見他的兒子向他點一下頭並沒生氣他便偷偷地溜進房裏來脫去外衣和帽子這帽子常是揉扁的滿是小洞還帶着一圈破邊他把牠們掛在一個衣鉤上每件事情都做得非常安靜無聲然後小心地坐在一張椅子上眼睛老是不離開他的兒子注視他的每種動作試猜他的泊廷加的心情如何若是他的兒子稍微有一點好像不高興的樣子老人注意到了便立刻從他的座位上升起來解說道「我只是進來看一看泊廷加只消一分鐘我走了很遠的路我正走這里經過所以進來歇一歇」以後他便噤靜無聲小心小意地拿他的外套和他的破帽子他又偷偷地開門走去在他的臉上保持着一陣勉強的笑容以制止心頭的失望的暴湧好使他的兒子看不出來。

但是當他的兒子歡迎他的時候，老人便快活得不知怎樣好了。他的臉孔，他的姿勢，他的動作都顯露出他的快樂。若是他的兒子開始向他談話，老人總是從椅子上欠起點身子，低聲地恭敬地回答，幾乎是崇拜的樣子，常常勉力要用最優的——這便是最可笑的——說法。他並沒有說話的口才，常是錯亂的，驚怯的，因此他不知道雙手怎麼樣放才好，自己怎麼樣才好，他很久不斷地低聲自語，好像勉力替自己修正一般。若是他竟能作一個很好的回答，他便安然坐下，掙直他的背心，領結和外衣，作出一種莊嚴的態度。有時他振起如此大的勇氣，變得如此地果敢，他偷偷地從椅子上起來，走到書架面前，拿下本書，甚且立地便讀起來，不管是什麼書。他這樣作，始終帶着一種滿不在乎的神情，好像他能夠時常隨便處理他的兒子的書籍似的，好像他的兒子的大度並沒有什麼希奇似的。

但是有一次我碰巧看見，當波克羅夫斯基請他莫要摸他的書籍的時候，這可憐的老人是何等地受了驚慌。他急慌的，了不得，把書倒置在原處，以後想把牠放好，翻轉了一下插進去，邊角卻還露在外面；他微笑，臉紅，不知道怎麼除罪是好。波克羅夫斯基藉着自己的勸言，使老人的惡癖改變了一些，無論什麼時候他看見他的父親一連有三次並沒醉酒的時候，他便給他二十五個戈貝克，五十個戈貝克，或者更多。有時他給他的父親買一雙靴子，一個領結或一件背心；老人穿着新的東西得意的好像一隻老公雞似的。

有時老人走到我們跟前來。他時常帶些糖雞和蘋果給撒霞和我，不住地向我們談泊廷加。他請我們在功課上要注意，要聽話；他說泊廷加是一個好兒子，是一個可作榜樣的兒子，並且是一個有學問的兒子。

同時他用他的左眼如此有趣地向我們眨肥作出這般好玩的扮臉我們不能止住不笑於是便哈哈大笑起來。母親非常憐愛他。可是老人惱恨安那費多羅夫那。雖說他在她的面前比水還恬靜，比草還卑微。

不久我便不和波克羅夫斯基上課了。他還是同先前一樣把我當一個孩子看，一個胡鬧的小女子同撒謊站在一道水平線上。這使我非常苦惱，因為我用盡了我的力量想抹去我的過去的行為的印象，但是他並沒看出。這使我越發惱怒。除開在上課的時候，我幾乎連一句話都不和波克羅夫斯基說，而且實在我不能說我臉紅，而且昏亂，以後便在一邊灑我的惱恨的淚。

我不知道這一切將怎樣終了，假若一種奇異的情形不曾幫助了我們的接近。有一天晚上，母親和安那費多羅夫那一處坐着的時候，我偷偷地溜進波克羅夫斯基的房裏。我知道他不在家，而且我實在不知道我怎麼會想到他的房裏去。直到這個時候我從沒有窺看過他的房間，雖然我們緊靠着住有一年多了。在這一次我的心兒猛烈地怪忡，如此地猛烈，牠好像要從我的胸腔裏跳出來似的。我帶着特別的好奇心四面看望。波克羅夫斯基的房間配置的很簡陋，沒有什麼秩序。紙張放得桌上椅上都是的。書籍和紙張一個奇怪的思想進入我的腦裏，同時一種不快的惱恨的感情主宰住我了。我覺得我的深情和我的愛慕的心，於他好像沒有什麼似的。他有學問，然而我卻愚昧，什麼都不知道，什麼都沒有讀過，一本書都沒有讀過。……想到這里我姑姨地看着那在書籍的重量之下幾乎要斷的長長的各個書架。我被忿怒，苦惱，和一種憤激的情感所制服。我渴望而且立刻決定要讀他的書籍，每本都讀，能怎樣快便怎樣快。我不知道，或

者我是想，當我將他所知道的都讀完了時，我將更配作他的朋友。我向第一個書架跑去，並沒停住想一想，便抓住第一本落滿灰塵的舊書，臉上一陣紅一陣白，興奮地恐懼地戰慄，拿出這本偷來的書，決定夜晚裏讀——當母親睡了的時候在燈下讀。

但是當我回到我們的房中，打開書本，一看是拉丁文寫的舊著作，大半都被蟲咬爛得不堪了的時候，我又是如何懊惱呵。我趕快地轉回去，正當我要把書放回書架原處的時候，我聽見走廊上有種聲音和逼近的脚步。我張惶失措想要快快的，但是這使人難受的書，先前是如此緊緊地夾在書架上，當我把牠抽出來的時候，其餘的所有的書又緊擠在一塊，因此現在沒有空位讓給牠們的老同伴了。我沒有力量把牠插進去。不過我也用了所有的力量推這些書籍。那根撐持着書架的生鏽的釘，好像故意等待這個時候來斷掉似的，忽然間斷掉了。書架的一頭倒下。書籍轟然地散滿了地上。門開了，波克羅夫斯基走進房裏來。

我們要知道，他是不能夠忍受任何人擾動他的主權範圍以內的東西的。誰要摸了他的書籍那可糟了！當大的小的各式各樣的書籍從書架上衝到桌下，椅下，全房間裏飛跳的時候，我的恐懼也可以想像了！我跑罷，但是太晚了。完了，我想，全完了！我完了，我毀了我頑皮，胡鬧，簡直如同一個十歲的孩子一樣，我真是——一個蠢丫頭！我真是一個大傻子！

波克羅夫斯基氣的要命。

「你還沒鬧够麼！」他叫道。「你這麼胡鬧，醜不醜……你就永不會懂事麼？」他跑去收拾他的書籍。

我走上前幫他的忙。「不要，不要！」他叫喊道，「不請你去的地方，你不如不去。」

但是，我的卑微的動作使他軟和了一點，他比較平靜地繼續着說，帶着他的普通講演的音調，好像他仍然是我的先生似的：

「什麼時候你才會學得規規矩矩的什麼時候你才會懂事？你應當看看你自己。你不是一個小孩子了。你不是一個小女子了。你已經十五歲了！」

講到這裏，或者他自己想探察我真是不是一個小女孩子，向我瞥了一眼，臉紅到耳根。我不明白，站在他的面前愕然地凝視着。他站起，帶着一種困惑的神情，向我的面前走來，非常昏亂地說了幾句話，好像辯解什麼事情似的，或者就因為剛才注意到我已經是這麼大的一個女子了。最後我明白了。我不記得我那時是怎樣，我完全是昏亂的，毫無主腦，臉紅的比波克羅夫斯基還利害，雙手掩着臉跑出去。

我不知道怎樣好了，往那里遮羞。就是他發見我在他的房裏這一件事也就足够了！一共有三整天我不能夠看他，我臉紅的直等到我的淚珠湧到眼睛來。最可笑的思想在我的腦子裏旋轉。其中有一個最後的主意，便是我想走到他那里去，向他解釋我自己，將一切都向他直說，完完全全坦坦白白地告訴他，而且使他相信我並不會作出像庸妄的小女子樣的行爲，乃是有良好的意向的舉動。我十分堅決地要走去，但是我沒有膽量。我想像我倘若當時那樣作了，那麼不知道要鬧出一個怎樣的大錯。就是現在我還覺得羞慚於記起這件事。

幾天以後，母親忽然病得很危險，她在牀上睡了兩天，到第三夜，又是發熱，又不省人事。我一夜都沒睡，照顧母親，坐在她的身邊，按時遞茶遞水，而且幫助她服藥。第二夜，我簡直困得不堪了。我不住地打盹，我的頭腦亂轉，我眼前的一切東西都是綠的。我一時三刻都要憔悴得倒下，但是母親的微弱的呻吟喚醒我，我一驚，清醒片刻，於是又沈沈入夢了。我苦痛的很。我不知道，我不記得，但是有種可怕的惡夢，有種駭人的幻象，在睡和醒互相奮鬥的掙命的瞬間，纏繞着我的過勞的腦筋。我恐怖地醒來。房中是黑暗的，燈光熄了。光線忽然充滿全屋，現在牆上，一閃便消逝了。我嚇得一跳，一種驚慌壓上我來。我的想像被可怕的惡夢顛倒，我的心頭被苦惱壓抑着……我從椅子上跳起來，從一種苦人的，萬分難堪的感情中，無意識地發出喊聲。在這個時候門開了，波克羅夫斯基走進我們的房來。

我所記得的便是在他的兩臂中蘇醒過來。他小心地將我放在一把矮椅子上，給我一杯水喝，接二連三地問我。我不記得我回答些什麼。

「你病了，你自己病的很，」他拿着我的手說。「你發熱病，你要將你自己糟蹋死。你不想想你自己的健康；放安靜些，躺下，好好睡罷。我過兩點鐘來喚醒你。歇一會……躺下，躺下。」他不住地講，不等我說一句反抗的話。我太疲乏了，不能反抗；我的雙眼無力地閉着。我在一把矮椅子上躺下，決定只睡半點鐘，然而直睡到天亮。波克羅夫斯基喚醒我，只是在要給母親服藥的時候。

次日，我在白天並沒睡好多時候，預備再在母親身邊坐着，堅決地立定主意，這次不再睡覺了，波克羅

夫斯基在十一點鐘的時候來敲門我給他把門開了

「你這孤單單的坐着太無聊了。」他向我說。「這有一本書，你拿去看，無論如何，這不會如此無聊的。」我拿了那本書，我不記得書像什麼樣子了；雖然我一整夜沒有睡，可是我幾乎一眼都沒看他。一種奇異的內在的興奮不讓我睡；我不能夠依舊靜靜地坐着；有幾次我從椅子上起來在房中踱來踱去。一種內在的滿足傳遍了我的周身。我是如此歡喜，波克羅夫斯基的關心。我因他對於我的挂念和不安而得意。我耗費一夜的光陰，冥思幻想。波克羅夫斯基沒有再來，而且我知道他不來，我爲以後的晚上躊躇。

第二天晚上，當這住宅裏人人都睡了的時候，波克羅夫斯基推開他的門，站在他的門口，向我說話。我現在一句也記不得我們當時彼此所說的話；我所記得的只是我很羞怯昏亂，惱恨自己，不耐煩地等待着談話的終結，雖則我會萬分地盼望過這種談話，一天夢想到晚，而且編齊了我的問答……我們的友誼第一步便是從這天晚上起始。在母親的病期裏我們每晚總在一處要消磨幾點鐘。我漸漸地不覺得羞怯了，雖則在每次談話之後我覺得其中有使我自己煩惱的事情。但是我帶着祕密的愉快和得意的滿足，知道他爲着我的緣故漸漸忘却他那難受的書籍了。

碰巧我們的談話有一次翻轉地轉到書籍從書架上掉下去的事情上。真是一個奇異的瞬間，我好像是太坦白，太爽快，我爲興奮和一種奇異的熱誠所鼓動，把什麼話都向他直說了……我說，我渴望讀書，明白一點事情，並且說你把我看作小女孩子使我非常煩惱……我重說，我那時是帶着一種很奇怪的心情；

我的心腸柔軟，我的眼中噙着淚珠——我什麼都不瞞，一切都告訴他——一切——我對他的愛情，我想愛他，我想同他一處住，我想安慰他。他奇異地看着我，帶着躊躇和迷亂，一句話都沒說。我立刻便覺得非常地痛苦而且傷心。我以為他不明白我，他也許在笑我哩。我忽然像小孩子一般哇的一聲哭起來，我制不住我自己，我好像得了某種暴病似的。他一把抓住了我的手，接吻，而且緊貼在自己的胸上，向我說話，安慰我；他非常受感動，我不記得他向我說些什麼，我只是不住地哭而又笑，笑而又哭，面頰暈紅，快活得連一句話也不能夠說出。雖然我的情緒很興奮，我卻注意出波克羅夫斯基仍然顯出困累和強制的痕跡。他好像老是驚奇我的熱誠，我的快樂，我的猝然的親密的，熱烈的愛情似的。或者他只是起始覺得奇異；以後他的躊躇便消失了，他帶着單純的，爽直的情感（如同我所表示的一樣）承受了我對於他的真誠，禮貌，和友情的話語，而且用同樣的禮貌，親密地深情地回答了這一切，好像我的一個真誠的朋友，一個親弟兄似的。我的心頭如此溫暖，如此愉快……我隨便地說，我一件事情都不隱瞞，這一切他全都明白，他一天一天變得更愛戀我。

實在我不記得我們時常談些什麼，在那些痛苦的，同時又是甜蜜的會晤的時間，我們夜裏同坐在一盞小油燈的閃動的光亮之旁，幾乎就在我的可憐的母親的牀邊……凡是來到我們腦中的，凡是從我們心中迸發出來的，凡是渴望表現的每種事情，我們都談，我們差不多是幸福的了……呵，這是悲哀而又快活的時期——全都連接在一起，我現在想起他來還覺得悲哀而又快活。回憶總是苦痛的，無論是歡快的

回憶還是辛酸的；按最低的限制講，於我是這樣，但是即使苦痛，卻也是甜蜜的。當心靈變得陰沈，有病，疲倦，而且悲哀的時候，回憶便滋潤牠，復蘇牠，好像在一個炎熱的白天之後，在朦朧的晚間，露珠滋潤而且復蘇一朵被中午的驕陽曬縮了的可憐的憔悴的花一樣。

母親漸漸痊愈，但是我夜裏仍然繼續地坐在她的牀邊。波克羅夫斯基時常給我書看；起初我讀牠好使我不至於睡覺，繼而更注意，以後便真正起勁起來了，我的面前突然展放着許多新的，不知道的，不熟習的事物。新的思想，新的印象，好像不竭的泉水一般猛烈湧上我的心來。愈波動，愈混亂，斷的印象愈使我難收容，那麼牠們便也愈使我親愛，愈甜蜜地蕩搖我的靈魂。牠們突然擁上我的心頭，使我的心不能安歇。一種奇異的紛亂開始攪擾我的全身。但是那種精神上的騷動，不能完全顛倒我的均衡。我太多夢想了，然而這正救了我。

當母親的病好了的時候，我們的冗長的談話和晚間的晤會便終止了；我們有時還互相答話，常是瑣碎而且沒甚關係的，但是我愛給這種事情一個意義，和牠的特別的潛在的價值。我的生活充實，我是幸福，安穩地恬靜地幸福。這樣地過了幾個禮拜……

一天老波克羅夫斯基到我們這里來。他同我們閒談了很長的時候，非常地快活，高興，愛說話，他照例說笑話，最後他才表明他所以歡天喜地的啞謎，他說正好一個禮拜之後便是泊廷加的生日，他屆時要來看他的兒子的；他說他要穿上新背心，他的妻子允許給他買一雙新靴子。實在，老人萬分歡快，將他心中

所要說的話都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

他的生日！這生日使我晝夜都不安頓。我決意要贈波克羅夫斯基一點東西，當作我的愛情的表徵。但是贈他什麼呢？最後我想起贈他書籍。我知道他想要最近出版的普希金全集，我便決定買牠。我的私房錢約有三十塊盧布，都是我作針線活計賺來的。我積蓄這筆款子，留給我買一件衣服穿的。我立刻叫我們的老廚婦馬特蘭去打聽普希金全集什麼價。唉！十一本連帶裝訂的價錢最少要得六十盧布。我從哪里能找到這筆錢？我想了又想，不知道如何決定好了。我不願請求母親。自然母親願幫助我的；但是這麼一來本宅的人都要知道我們的贈禮了；而且這贈禮也將成爲一種感謝波克羅夫斯基整年對於我們的勞力的東西。我想單獨地贈他，不讓任何人知道。而且因了他對於我的幫助，我想永遠作他的一個負債人，任何報答都沒有，除了我的友情。

最後我從困難中尋到一條出路了。

我知道在戈斯金院有賣舊書的攤子，有時講一講價只要費一半錢便買了一本書。書並沒有破，幾乎完全是新的。我決定到戈斯金院去。正好第二天我們必須買點東西，安那費多羅夫那也必須買點別的。母親不很舒服，恰巧安那費多羅夫那又非常地懶，因此便輪到我的身上來，於是我便和馬特蘭出門去了。

我非常走運，很快地便找出一部普希金全集，裝訂的極其精緻。我開口和他講價。起始他們要的價格比書店還貴；但是末了——雖然不能說沒有困難，而且我也走開幾次——我畢竟使賣書的人減低了價

錢，只要十塊銀盧布。我覺得講價真好……可憐的馬特蘭簡直莫明其妙我是怎麼一回事，爲什麼要買這麼多的書籍。但是，可怕！我所有的錢只是三十塊紙盧布，賣書的人又不能再減價了。最後我請求他，三番五次地請求他，又是勸他——最後請求得了。他讓步但是只讓兩塊半紙盧布，並且起誓他只是爲我才這樣，因爲我是這樣的一位年青小姐，別的任何人都不可行的。我仍然還差兩塊半紙盧布。我真要惱哭了。但是最料不到的情形在我的困苦中來幫助我了。

我看見老波克羅夫斯基站在不遠的別一個書攤那里，有四五個賣舊書的人圍繞着他；他們簡直把他弄昏了，他就算想不好主意。他們每人呈上自己的物品，他們老是不斷地奉上，他老是想買。可憐的老人站在他們的中間，臉上現出不安的神情，不知道在這些書裏怎麼選才好。我走上去問他在這裏作什麼？老人看見我十分快樂；他極其疼愛我，或者並不亞於疼愛他的泊廷加。

「我正在買書哩，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他答道。「我買書給泊廷加。他的生日不久便到了，他又很愛書，所以我來買書給他……」

老人平時總是作出非常可笑的样子，現在他真昏極了。無論什麼東西他一問價錢，總是一塊銀盧布，或者是兩三塊銀盧布，他這時只得不去問較大的書了，只是貪慕地瞧着，翻翻書頁，用手試試書的重量，仍舊又把牠們放回原處。

「不要，不要，這太貴了。」他總是低聲地說。「但是這裏或者有些罷。」

於是他又要開始翻翻小簿冊子，唱本，曆書，這些都是很便宜的。

「你要買那些東西作什麼用？」我問他。「那全是廢物。」

「哦，不是。」他答道。「你看這裏有些多麼好的小書，非常，非常好的小書！」

最後的幾個字他拖出這樣的一種傷心的長聲，我料想他是因為這些好書太貴，煩惱的要哭了，恐怕眼淚立刻都要從他的灰白的面頰落在他的紅鼻子上了。我問他的錢多不多。

「都在這里，」他立刻掏出他包在一張油膩的新聞紙裏面的所有的錢。「這里有半塊盧布，一塊二十戈貝克的輔幣，和二十個戈貝克。」

我立刻領他到我的那個賣舊書的人那裏去。

「這十一本書只要三十二塊半紙盧布；我有三十塊；你再給兩塊半，我們便把這些書都買了，一齊贈他。」

老人喜歡瘋了，他把所有的錢都抖出來，賣書的人便將我們所買的書全都推給他。老人將他的口袋都裝滿了，兩手拿著，兩臂膊夾著；全都帶回他家裏去，他允許我第二天祕密地把牠們全都帶來給我。

次日老人來看他的兒子，在那裏坐了約有一點鐘，同平時一樣，於是便進來找我們，坐在我的身邊帶着一種好笑的祕密的神情。起初他磨擦自己的手，很驕傲的歡喜他帶有祕密的使命，開始微笑地告訴我，所有的書都帶到這里來了，並沒有人看見，放在廚房的牆角，馬特蘭保管着。以後談鋒自然地轉到我們

時竟喝得太醉了。泊特魯霞（即泊廷加）非常不喜歡他氣我，罵我，而且教訓我。因此現在我想用我的禮物向他表示：我是正在改善，而且開始向正路上走；我已經積蓄些錢買書，積蓄的很久，因為我除非碰巧泊特魯霞給我點錢，我幾乎連一文錢都沒有。這他知道。因此他將看出我是怎樣化錢，而且知道我的錢還都是化在他一個人的身上。」

我萬分感覺得老人的可憐。我想了一回。老人很不自在地看着我。

「聽我說，沙哈彼得羅維奇，我說：「你把那些都送他。」

「怎麼那些都送他？你是說那些書都送他麼？」

「正是，那些書都送他。」

「都歸我自己送麼？」

「正是，都歸你自己送。」

「單單歸我自己送麼？你是說用我自己的名義麼？」

「不消說，是用你自己的名義的。」

我相信我的意思已經說得明明白白的了，但是老人過了很長的時候才明白。

「不錯，」他思索了以後說。「不錯！這樣很好，這樣也許是最好不過的，但是你怎麼辦呢，瓦爾瓦拉亞

列舍夫那？」

「哦，我什麼東西都不送就是了。」

「怎麼！」老人幾乎受驚似的叫道。「那麼你不想送伯特魯霞什麼東西？」

老人驚慌起來；在這瞬間我覺得他預備要拋棄他的主張，好使我能够送他的兒子一點東西。他是一個心腸慈悲的老人！我便向他說，我本歡喜送點東西，但是我決不願奪去他的快樂。

「若是你的兒子將來滿意，」我接着道，「並且你也快活，那麼我也要快活了。因為我在內心裏暗暗地感覺得好像我自己實在是送了書籍給他一樣。」

老人因此便十分安頓了。他在我們這裏又過了兩點鐘，但是他不能安靜地在他的座位上坐着，時常站起，轉來轉去地瞎嚷，同撒霞鬪趣，偷偷地吻我，搶我的手，暗地裏向安那費多羅夫那把他趕出去了。老人實在是很快樂的，他或者從來就沒有這樣興奮過。

在生日這天，正是十一點鐘的時候，他剛作完了彌撒，穿着一件補得很合適的燕尾服，而且確實還穿着一件新背心和一雙新靴子，直接地來了。他每隻手拿着一包書。這時候（禮拜日）我們都在安那費多羅夫那的會客廳坐着喝咖啡。老人彷彿開始說普希金是一個很好的詩人；於是躊躇昏亂半晌，他忽然轉談到一個人必須要循規蹈矩的，若是不然，他便要放肆了；又說惡習慣是陷害人的，他甚且舉出幾個致命的縱飲的例子，末後便說前些時他完全改好了，他的行為現在是沒有說的；又說在先前他就覺得他的兒子的諫言不錯，他早就都覺得了，放在心裏，但是現在他開始實際地約束自己了。他用他長時期所積蓄的

錢買書送他的兒子，是可以證明這點的。

當我聽見這可憐的老人說話的時候，我不能自禁笑與哭，足見他知道臨時如何撒謊。書都搬到波克羅夫斯基的房裏，整列在書架上。波克羅夫斯基立刻便猜出個中的秘密了。老人被請喫飯。這天我們都是非常快活。喫飯以後，我們賭牌，而且作遊戲罰金，撒野極了，我也差不多是一樣。波克羅夫斯基對我很慫，老是找機會和我單獨談話，但是我避着他。這是我在那四年的生活中最幸福的一個日子。

現在傷心的，辛酸的回憶來到了，我要敘述我的悽慘的日子的事。或者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的筆揮動得更慢，好像不願再寫似的。或者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如此地熱心，如此愛戀地牢記着我幸福的日子裏平凡生活的瑣碎的事。那些日子是如此短暫；接着便是傷心的事，悲慘的傷心的事，誰也不知道何時才能完結。

我的不幸是從波克羅夫斯基的病與死開始的。

他是在我上面敘述的那件事情兩月之後得了病。他在那兩個月裏不住地努力謀他的生計，因為他仍然沒有一定的位置。他如同一般的癆病人們一樣，即至最後的瞬間，還做着長期生活的夢。一個教員的差缺他倒可以幹，但是他非常討厭那種職業。他因為健康的關係，不能在公家服務。並且，要是在那里辦事，他一定得等候好多時才能領到他的第一次的薪水。總之，波克羅夫斯基在各方面所遇見的盡是失望，而且這折騰了他的性格。他的健康受損，但是他並不注意。秋天來了，他每天出門穿着薄薄的小外套去找工

作求個位置這於他卻是一個內心的苦惱。他常溼着脚，被雨淋得透透的。最後，他便躺在牀上，永不再起來了……他死在中秋十月底。

在他病的時期，我幾乎一步都沒有離開他的房間。整天看護，照料着他。時常我一連幾夜都不睡覺。他常常不省人事，很少清醒的時候；他咕嚕些什麼，誰也不知道。他咕嚕他的位置，他的書籍，咕嚕我和他的父親……就在那個時候，我聽見許多我先從未知道，甚且從未猜過的關於他的景況的話。當他初病的時候，他們都奇異地看着我；安那費多羅夫，只是點頭。但是我直視着他們的臉，他們便不再責我對於波克羅夫斯基的同情——至少我的母親是這樣。

有時波克羅夫斯基知道我，但這是很稀少的事。他幾乎沒有一刻清醒的時候。有時他整夜用曖昧的、不清楚的話彷彿和誰不斷地談天，他的粗糙的聲音作響，帶着一種空洞的回音，在他的小小的窄房裏如同在了一口棺材裏似的；在這時候，我常覺得害怕。尤其是在最後一夜，他好像瘋了一般；他苦痛的要命，他的呻吟裂碎了我的心。這住宅裏人人都驚慌起來。安那費多羅夫，不住地禱告上帝更快地把他領去。他們請醫生來，醫生說這病人到天明一定要死。

老波克羅夫斯基在他的兒子門外迴廊上過了一夜；他們給他鋪了一塊氈子在那裏。他不斷地走進房裏來，看着他實在令人害怕。他被悲哀壓壞到這步田地，好像完全無知覺，無感情了似的。他的頭害怕地擺着，他渾身戰慄，不住地喃喃自語，好像在爭辯什麼。我覺得他要瘋了。

正在黎明以前，老人心痛得倦乏了，在席上甯睡著，好像死人一般。在八點鐘的時候他的兒子便囑氣了。我將這位老父親叫醒起來。波克羅夫斯基這時候十分明白，向我們說再會。奇怪！我哭不出來，但是我的心寸寸碎了。

他的最後的俄頃使我苦痛的最利害。他不住地用他那滯鈍的舌頭嚕嚕嚕的要什麼東西，我從他的話語中簡直聽不出來。我的心苦裂了！我整整有一點鐘不安頓，不住地在悲傷什麼，勉力用他的冷手作出手勢，又可憐地開始用粗糙的沈重的聲音求我；但是他的話都是不連接的聲浪，我還是聽不出什麼意思。我將合宅裏每個人都引到他面前，我給他水喝，但是他依然悽慘地搖他的頭。最後我猜出他所要的了。他求我把窗簾曳起，並把窗門打開。不消說他要作最後的一次看一看白晝，看一看上帝的靈輝，看一看陽光。我把窗帷向後曳起。但是黎明的天色，愁悶而且陰沈，如同將死的人的可憐的衰亡着在的生命一樣。這時並沒有太陽。陰雲帶着一層迷霧遮蔽着天空；天色是多雨的，陰沈的，悽慘的樣子。一陣小雨浙瀝地打在玻璃窗上，冷而且髒的水作成許多小道在上面洗流；窗戶黑暗而且離隄。暗淡的晨光幾乎完全透不進房裏來，很難和那在聖像前燃起的小燈的閃動着的殘焰爭輝。將死的人悽慘地，悽慘地瞥着我，而且點他的頭；一分鐘後便死了。

安那費多羅夫那一人料理喪事。買了一口最便宜的棺材，僱了一輛破板車。爲着這些開支，安那費多羅夫那把死者所有的書籍和其他的東西都要收了去。老人和她爭辯，喧嚷起來，拚命奪安那費多羅夫那

所把持着的書籍把他的口袋都裝滿又放在帽子裏什麼地方能放便放進去他帶在身上過了三天就是必須往教堂去的時候他都不放下。在那三天裏他好像呆了似的，他好像並不知道他作些什麼似的，帶着一種奇異的掛念，不住地繞着棺材忙碌；一時他把花圈放在他的死了的兒子的身上，一時把蠟燭燃起又拿走了。這是很明顯的，他的思想不能安定在任何事情上。母親和安那費多羅夫那都沒有到教堂裏去參與喪禮。母親有病；安那費多羅夫那本來預備去，但是因為和老波克羅夫斯基爭吵，也就停不下去了。我自和老人一同去。在舉行喪禮的時候，一陣恐怖突然臨到我的身上——好像一個將來的預感似的。在教堂裏我幾乎站不住脚。

最後，棺材蓋住了，釘將起來，放在車上拉走了。我僅只跟到街頭。車如同老鼠一般迅速地前去。老人在後面跟着跑，大聲地哭着，因為急奔，他的哭聲顫動而且時斷時續的。老人的帽子落了，他也不停住把牠拾起來。他的頭被雨淋透了，風又刮起來了。雨雪刮刺着他的面龐。老人好像並不覺得冷和溼似的，痛哭着從馬車的這一邊跑到那一邊，他的舊外套的兩邊在風中翻動好像翅子一般。書本從他各個的口袋裏鼓出來；他兩隻手緊緊地拿着一本大書。行人脫下帽子，在自己的身上畫十字，有的人停住，驚異地站着，看這個可憐的老人。書本不住從他的口袋落到污泥裏。別人叫他站住，指示他所落下的東西，他拾將起來又拚命地跟着棺材跑。在大街的拐角上有一個討飯的老女人緊跟着他一陣跑。最後馬車轉過拐角，我便看不見了。我走回家來。我痛心地在母親的懷裏，我緊緊地抱着她，吻她，眼淚洶湧地流着，慄慄地緊貼着她，好像

努力要將我最後的一個朋友抱住，不讓她再死了……但是死已經臨在我的可憐的母親的身上了……

六月十一日

昨天我們一同往島上去，我是如何地感謝你，馬加爾亞列舍維奇！那里是何等地新鮮，可愛，何等地茂密，葱蘢！我已經好久沒有見過綠葉了——我病的時候，我不斷地想我是不能好了，我一定要死的；那麼你想，我昨天應當感覺得怎樣呢！

你千萬莫要因為我昨天那麼傷心而氣我；我那時是幸福的，滿意的，但是我在我的真正最好的瞬間，時常不知道為什麼傷心。至於我的哭泣，那簡直是毫無意思的。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為什麼常常哭泣。我覺得不舒服而且容易受刺激；我的感觸都是因為不舒服的緣故。灰白的無雲的天空，落日，黃昏的靜寂——這一切——我不知道——但是昨天我的心情彷彿沈痛地，悲慘地接受那所有的印象，因此我的心頭太湧滿了，需要眼淚的安慰。但是我寫這些作什麼呢？要將這一切使自己的心裏明白都不容易，轉達給別人豈不更難麼？但是或者你將明白我。愁和笑都是突然地實在你是何等仁慈，馬加爾亞列舍維奇！你昨天審視我的雙眼，想在那裏面觀察我的情感，並且因了我的狂喜而歡快。無論是一叢短林，一道陰翳的路，一灘水——你都停在那里；你如此揚揚得意的站在我的面前，睜着我的兩眼，好像向我指示你的產業似的。這點證明你的心腸仁慈，馬加爾亞列舍維奇。我便是為着這點愛你。再會。今天我又病了；昨天因為我溼了

脚便着涼了費都拉也是病着現在我們都病了莫要忘記我什麼時候能來便來

你的

瓦·朵·

六月十二日

我的可愛的人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

我希望你寫一首正式的詩給我，描寫我們昨天的旅行，然而你卻僅只寫了簡單的一張紙。我說這話是因爲你雖然在紙上寫的很少，但是你描寫的確是特別地好而且美麗。自然的美，各樣的鄉村的景色，以及其餘關於你的情感的一切——總之，你描寫的都很好。我可沒有這種才情。我就是糟畫十張紙，什麼也表現不出來，我什麼東西都不能描寫。我試過了。

你來信說我是一個心腸仁慈，性情良善的人，不會損害鄰居，能够領會大自然所顯現的上帝的福祉，實在，你贈我各種的讚詞。這全都是真的，我的可愛的人，全都是千真萬確的；我實是如你所說的一樣，關於這層我自己也知道；但是當我讀你來信所云的時候，我的心頭不由自主地受了感動，於是各種痛苦的反省都湧上來了。聽我說，瓦蘭加，我有點事情要告訴你。

就從我僅只十七歲的時候便辦事，不久，便到服務的第三十年了的事說起罷。不消說我是穿破了一

套一套的制服；人是長大了，世故是懂得了，我可以說我是在世上生活過了。有一次他們甚且要褒獎我。或者你不相信，但是我的確不是說謊。但是，可愛的人，雖然這樣，我卻仍然受這些惡狠的人們的虐待！我告訴你，我雖說是一個卑賤的人，是個愚鈍的人，我或者仍然有和別人一樣的情感。瓦蘭加，你知道那毒狠的人怎樣待我麼？說起他怎樣待我來，我着實害臊，你一定要問他爲什麼要那麼樣呢？那就是因爲我太柔和，太不作聲，性情太好了！我不合他們的脾胃，因此我便遭這樣的待遇。起初說，「你是這個和那個，馬加爾亞列舍維奇。」後來就說，「問馬加爾亞列舍維奇是沒有用的。」到了最後便說，「自然，這是馬加爾亞列舍維奇。」你想，我的寶貴的，遭到了什麼一步田地；種種事情都是馬加爾亞列舍維奇受責備；他們簡直將馬加爾亞列舍維奇在全局裏作成了一個口頭禪，幾乎就成了一個罵人的名辭，他們還不以為滿足，並且攻擊我的靴子，我的制服，我的頭髮，我的態度；沒有一樣合他們意的，一切都應當變一變……記不得從什麼時候起，每天這一切翻來覆去的。我習慣了，因爲什麼事情我都能習慣，因爲我是一個平和的小人物；但是這全爲着什麼呢？我害過誰麼？我竊取誰的職位了麼？我在誰的上司面前毀壞誰的名譽了麼？我索取過什麼不攤給我的賞物麼？我設過什麼奸計麼？你要想像這麼一件事情乃是一樁罪過！但是我說這些作什麼呢？你只消看看我，我的親人！奸計，野心，我有充分的本領麼？那麼爲什麼這樣的不幸臨到我的身上來呢？你以爲我是一個端正的人，而且你無論如何比他們任誰都好的多了，我的可愛的人。一個公民的最大功德是什麼呢？一兩天以前在私人談話中，愛斯泰斐伊凡諾維奇說，一個公民最重要的功德便是會賺錢。他鬧笑

話地說（我知道是鬧笑話）道德便是不依靠任何人。我是誰都不依靠的。我的一小塊麵包都是我自己的；不錯，是一小塊粗麵包，有時還是陳的；但這是我的勞力掙來的，而且合法合理地把他用去。我怎麼辦呢？自然我自己也知道，我抄寫是沒有多大的出息；但是我究竟可以驕傲，我是在工作，我是流自己的汗。究竟我就是一個書記又怎樣呢？究竟抄寫有什麼損害呢？「他是一個抄寫的書記。」他們說，這是有什麼可醜的呢？我寫的很好，又清楚，又順眼，而且大人也滿意；我替他們抄寫很重要的文書。自然，我沒有文才，我知道我自己沒有那可惡的東西；我便是因此在職務上沒有陞進。我便是因此現在寫信給你也是簡單地，毫無技術地，就照思想進入腦中一樣……這我完全知道；但是如果人人都變成著作家，誰還去幹抄寫的勾當呢？這便是我問你的問題，請你回答，瓦蘭加。我現在也理會出來，我是必需的，我是少不了的，拿廢話捉弄人是沒有用的。就說我是個老鼠罷，若是有相同的地方！但是這老鼠是必需的，但是這老鼠是有用的，但是這老鼠是為人服務的，但是這老鼠是受人報酬的，你看他是怎樣的一個老鼠！

不過這個題目已經說得足够了，我的親人！我本不是要談這件事，但是我有點發火了。究竟不虧自己的心時常是快活的。再會，我的可愛的人，我的親切的安慰者！我去，我一定去看你，但是同時你可莫覺得無聊，親愛的。我將帶一本書給你。再會，瓦蘭加。

你的熱誠的祝禱者，

馬加爾解屋斯金。

六月二十日

親愛的先生，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我寫這封急率的短信給你，我正急忙着在，因為我一定要得按時候作完我的工作。事情就是這樣：你可以作一件好照顧。費都拉說她的朋友有一套制服，非常地新，還有襯衣，背心和帽子，都是很便宜的，他們說：這樣你可以買了。你現在並不困難，你有錢；這是你自己說的。得咧，請你莫要這樣吝嗇了罷。這些東西都是必需的。你看看你自己走動穿的是什麼樣的舊衣服。這是一件恥辱！衣服補釘加補釘。你沒有新衣服；這我知道，雖然你聲稱你有。誰也不知道你怎樣地把牠們都賣去了。照我所告訴你的作，請你把這些買下罷。買下為我的緣故；倘若你愛我，你就買下罷。

你送我些襯衣當作贈禮；但是你聽我說，馬加爾亞列舍維奇，你正使你自己破產哩。你化在我身上的有多少錢，有好多錢了，這並不是玩話！你是何等愛亂拋你的錢！我並不需要錢；簡直一點也用不着。我知道，我相信，你愛我。你實在無庸用贈禮提醒我；而且收你的贈禮使我難受；我知道那些要費你好多的錢。就這一次，莫再作了，你聽見了沒有？我求你，我懇求你，馬加爾亞列舍維奇，你請我將我的雜記的續篇送給你，你要我把牠寫完。我不知道我所寫的東西是怎樣寫出來的！但是如今我沒有力量談我的過去了；我甚且不願想牠了；我覺得這些回憶怕人。談我的可憐的母親拋下她的可憐的孩子給那些妖怪，比什麼都苦痛些。

我一回憶起來，我的心，怔忡了。這一切都還是如此新鮮；我沒有時間細想，更沒有時間恢復我的寧靜，雖然如今這完全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但是這一切你完全知道。

我告訴你安那費多羅夫那現在所想的了；她責備我不講情義，卻不承認一般人責備她和貝珂夫先生的聯合！她叫我同她一處住；她說我依賴人家的施捨過活，我走到壞路上去了。她說我若是回到她那里去，她擔保向貝珂夫先生將一切事情都辦妥，強使他向我認錯。他說，貝珂夫先生想給我一份嫁奩。滾他們的！在這里有你靠近我，我是幸福的，又有費都拉，她的熱誠使我想起我的死去的老乳母來。你雖然只是我的一個遠親，但是你要得用你的名義來保護我。我不認識他們。我若是能把他們忘記，便把他們忘記了。他們還問我要什麼呢？費都拉說這全是空話，他們最後將把我孤單單的拋下。但願他們能够！

瓦·朵·

六月二十一日

我的可愛的人瓦爾加：

我要寫信，但是我不知如何下筆。這是何等地奇異，我的寶貴的，如今我們是怎樣地生活着，我說這話是因爲我從來沒有度過這樣快樂的日子。真好像上帝賜福給我一個家庭似的你，我的可愛的孩子！你爲什麼對於我送給你的四件襯衣這樣大驚小怪的呢？你需要這些東西——我是從費都拉的口知道的。

滿足你的需要是我的特別的幸福，親愛的瓦蘭加；這是我的快樂。你莫要管我，莫要干涉我，也莫要反對我。像這樣的事我從來就沒有知道過。現在我也走進人世場中來了。第一，我的生活加倍的充實，因為你靠我很近住着，而且給我最大的安慰。第二，今天有一位同寓的請我去喝茶，他是我的鄰居，就是那位常開文藝晚會的拉特司雅耶夫。今晚開會，我們要讀文學作品。你看我們過的多麼好，瓦蘭加——你看再會了。我寫了這一大套並沒有確切的原由，不過唯一的目的，是要讓你知道我的幸福。你叫鐵利沙轉告訴我，你要些絲作彩色的刺繡。我將替你買來，可愛的人，我將替你買絲來。明天我將有滿足你的快樂。我也知道在什麼地方買。

我現在依舊是你的誠實的朋友，

馬加爾解屋斯金。

六月二十二日

親愛的馬丹，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

我一定要告訴你，我的親人，一件非常可憐的事情在我們的旅舍裏發生了，實在實在值得憐惜！今天早晨約五點鐘的時候，格希科夫的小男孩子死了。我不知道他是害了什麼病死的。好像是一種腥紅熱，誰知道呢！我去看他們。哦，可愛的人，他們真窮的要命！亂七八糟的！而且也不必驚奇；他們全家都住在一間房

裏只用一幅帷簾隔著作個樣子。房裏已經放着一口小棺材，一口質樸的小棺材，但是也很不錯；是買人家現成的；小孩子九歲了，很有希望的，據他們說。但是看着他們真令人可憐，瓦蘭加！這位母親並沒有哭，但是她非常傷心，非常慘白。或者從他們的肩膀上去下一個，將使他們日子過的容易些，但是仍然還剩下兩個，一個嬰兒和一個還不滿七歲的小女孩。實在有什麼安慰呢，眼看着孩子受苦，尤其是自家的孩子，而且又無法可施。父親穿着一件油膩的舊外套坐在一張破椅子上。眼淚不住地流着，但是或者並非由於悲傷，只是平常習慣的事情——他的眼睛紅腫了。他是這樣的一個怪人！你要是同他說話的時候，他總是臉紅，昏頭昏腦的，不知道怎麼回答的好。一個小女孩子（他們的女兒）靠棺站着，這麼一個可憐的小小的傷心的沈思的孩子！瓦蘭加，我的可愛的人，我不喜歡小孩子沈思；看着真令人難受！破布做成的偶人在她身邊地板上躺着；她不玩牠了，手指插在嘴唇裏；她站着，一點也不動。主婦給她一塊冰糖；她拿着但是不喫。

瓦蘭加，這不傷心麼？

馬加爾解屋斯金。

六月二十五日

親愛的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我現在送還你的書。一本卑鄙無價值的小書摸着都不合適！你在哪里掘出這麼一件寶貝？講正經話。

你真能歡喜這樣的一本書麼，馬加爾亞列舍維奇？日前你允許給我書讀。我將和你分擔書費，倘若你願意再會。我實在沒有時間再多寫了。

瓦·列·

六月二十六日

親愛的瓦蘭加：

我實在告訴你，那本討厭的書，我並沒有讀過，親愛的姑娘。不錯，我倒翻完了，我看沒有意思，只是寫出來鬪趣，使人好笑的；當時我想這東西真有趣；或者瓦蘭加喜歡牠，因此我便送給你了。

現在拉特司雅耶夫允許給我幾種真正的文學作品看，這樣你將有書了，我的可愛的人。拉特司雅耶夫知道，他是一個賞鑒家；他自己也著作。呵，他怎樣著作！他的筆鋒是如此勇邁，他的作品有一種驚人的風格，在每一句話裏面都有無窮的力量——在最蠢笨的平常的粗俗的話語裏，如同我有時候向法利東或鐵利沙說的，就是在這樣話語裏都有他的風格。我時常赴他的晚會。我們吸煙，他向我們讀，一氣讀到五個鐘頭，我們老是聽着。真是一桌筵席！這樣的美，這樣的花，簡直是花，從每頁上你都能够集成一個花圈！他是多麼有禮，多麼親切，多麼和藹。在他的面前我算什麼呢？我什麼都不算。他是一位有名望的人，我是什麼呢？我簡直什麼都不是，但是他並且對我也是很誠懇的。我替他抄點東西，你可莫要想，瓦蘭加，這其中有什麼

勾當，以爲他和藹的對我就是因爲我替他抄東西；莫要聽信謠言，親愛的姑娘，莫要聽信混帳的謠言。這是我自己要抄的，我甘心願意爲着他的快樂而作的。至於他和藹的對我，那也是他爲着我的快樂而作的罷。我懂得行爲中的妙處，我愛，他是一位非常仁慈的人，並且是一位無匹的著作家。

文學是一種好東西，瓦蘭加，一種很好的東西。這是我前天從他們那里學的文學。文學是一種奧妙的東西，鼓勵人的心，訓誨人的心；在他們的書裏關於這點寫的有各種各樣的事情。寫的真好！文學是一種靈書，在或種意義上，是一幅畫且是一面鏡子；牠是熱情，表現最精透的批評，可法的典訓和不易的憑證。這都是我從他們那里隨便聽來的。我明白地告訴你，可愛的人，我同他們一處坐着，聽着（我也可以和他們一樣抽着一枝煙管，）當他們開始研究而且辯論各樣事情的時候，我便簡直一句話也不說地坐着；那時候，親愛的姑娘，你和我只能一句話不說地坐着。我簡直好像一個傻瓜。我替自己害臊，因此我試了一晚上想怎樣在他們普通的談話中插進去半句話，但是，倒霉，我連那半句話都找不出！我爲我自己可惜，瓦蘭加，我這也不是，那也不是，好像俗語說的，「已經成了人，智慧卻沒生。」現在我沒事的時候作什麼呢？我睡覺好像呆子似的！然而我本可以忙點有用的事務代替那無益的睡眠，我可以坐下抄點東西，這於自己有益，而且也使別人歡喜。哈，我愛，你只消看看他們的作品得好多錢。就拿拉特司雅耶夫作個例子，他得好多！他寫一頁攤好多？他有時一天竟寫五頁，聽說一頁他得三百盧布。什麼小故事，一點小趣聞——五百愛要就要，不要滾蛋！在另一個時候也許我們要裝一千在我們的口袋裏哩！你作什麼感想，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他有一小

本詩集——這樣短的詩——他要七千，親愛的姑娘，他要七千，你想！這真是不動產，真是家業！他說，他們要給他五千，但是他不要。我勸他。我說「要五千罷，先生，莫管了。五千是好多錢！」「不行，」他說，「這些騙子，他們要給我七千的！」他真是一個刁傢伙。

好罷，我愛，我們既然談到牠了，我來從意大利的熱情中抄一節給你看。這就是他的書的名字。你讀一讀，瓦蘭加自己評一評。

「荷拉集米爾戰慄了，他的熱情在他的內部猛烈地洶湧着，他的血液沸騰起來了……

「侯爵夫人，」他叫道。「侯爵夫人！你知道這熱情是何等地可怕，這瘋狂是何等地無限麼？我的夢並沒有欺我！我愛戀，我銷魂地，猛烈地，瘋狂地愛戀！你的丈夫渾身的血液，不足以消滅瘋癲的湧騰的我的靈魂的狂歡！區區的阻礙物不能夠遏止這煩惱我底憔悴的心胸底一切破壞的，地獄般的情火。哦，什那達，什那達！……

「荷拉集米爾……」侯爵夫人低聲說，精神失錯的靠在他的肩膀上……

「什那達」狂喜的斯米爾斯基叫道。

「他的胸中噴出一口氣，情火鮮明地在戀愛的祭壇上燃燒，化盡一雙不幸的犧牲者的心了。」

「荷拉集米爾……」侯爵夫人狂亂了，低聲地說。她的胸部突起，她的面頰耀着紫紅色，她的明

媚的雙眼發光……

「一個新的，可怕的擁合完成了……」

「過了半點鐘以後，老侯爵走進自己妻子的私室裏去。」

「我愛你，你不爲我們的高貴的賓客叫人端上銅暖炊麼？」他彈動他妻子的面頰說。」

我問你，親愛的，你讀完以後作什麼感想呢？不錯，有點兒放肆，這是不消辯白的，但仍然是好極了，好的東西還是好的！倘若你允許我，我現在另外再從長篇小說雅爾馬克與尤烈加上抄一點給你看。

你想想，我的寶貴的哥薩克人雅爾馬克（殘酷的野蠻的西比利亞的征服者）和西比利亞皇帝庫丘蒙的女兒尤烈加公主戀愛，她是被他擄去的。這是從伊凡格婁支[⊙]時代直接採來的一段故事，你知道的。下面便是雅爾馬克與尤烈加的談話。

「我愛你，尤烈加！再說一遍，再說一遍！」……

「我愛你，雅爾馬克。」尤烈加低聲說道。

「天與地呀，我感謝你！我真幸福……你給了我一切，一切，爲着這一切我的強項的靈魂從我的少年時代便已努力。哦，就是爲着這你引我到這里來，我的引路的明星，哦，就是爲着這你領我經過「石帶」[⊙]

⊙ 伊凡格婁支是俄羅斯十六世紀的著名的英武的暴君。

⊙ 「石帶」是烏拉嶺的支脈。

到這里來。我將向全世界顯示我的尤烈加，而且人們——瘋狂的精怪——將不敢責我呵，倘若他們能够明白她的軟弱的靈魂的祕密的苦痛，倘若他們在我的尤烈加的一滴淚珠裏能够看出一首全詩哦，讓我可以吻來拭乾這淚珠罷，讓我來把牠喝盡罷，這神聖的淚珠……非世俗的淚珠！」

「『雅爾馬克，』尤烈加說，『世界是惡狠的，人們是奸詐的！他們將要逼迫我們，他們將要定我們的罪，我的可愛的雅爾馬克！撫養在西比利亞故鄉冰雪中，自己的父親的帳幕裏的可憐的女子，在你這無情的，冰一般的，無靈魂的，自私自利的世界裏作什麼呢？人們將不明瞭我，我愛，我親愛的人。』」

「『那麼哥薩克人的腰刀將舉起在他們的頭上嘶嘶作響！』雅爾馬克蠻橫地瞪着兩隻眼睛高聲喊道。」

你想雅爾馬克當如何呢，瓦蘭加，當他發見他的尤烈加被刺了的時候。這位盲目的老人庫丘蒙，在黑暗中趁雅爾馬克出去的時候，偷進他的幕中，殺死尤烈加，好給這強奪他的王杖和王冠的雅爾馬克一個致命的打擊。

「『我愛的就是在石上磨鐵！』雅爾馬克瘋狂地喊道，在魔術的石上磨着大馬色鋼刀。『我要他們的血，我要他們的血！我要砍他們！砍他們！把他們砍得千片萬塊的！』」

從這以後，雅爾馬克不能够忍受尤烈加的死，便自己投入伊爾蒂希河中，這樣事情便完結了。這，比方說，一小段子用滑稽的文體寫出來的，只是使人發笑罷了！

「你知道伊凡普羅珂斐維奇藉爾託布若夫麼？他便是咬普羅珂斐伊凡諾維奇的腿的，伊凡普羅珂斐維奇是一個急性子的人，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又是一個極好的人物，普羅珂斐伊凡諾維奇卻極端地愛喫蜜漬蘿蔔。當泊拉格亞安敦諾夫那和他很熟的時候……你知道泊拉格亞安敦諾夫那麼時常反穿褲子的那個女人。」

這是詼諧，你知道，瓦蘭加，只是詼諧。當他向我們讀的時候，我們笑的坐不住了。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但是雖然很滑稽，很好玩的，親愛的瓦蘭加，這卻是純潔的，沒有一點放肆的思想或縱恣的觀念的痕跡。要知道，我愛拉特司雅耶夫是一個行為很好的人，而且因此也是一個特出的著作家，並不像別的著作家一樣。

究竟，時常有一種思想進入我腦子裏來，你知道……若是我寫些東西出來。那麼又將怎樣呢？比方說，無緣無故地忽然出來一本書，標名馬加爾解屋斯金詩集？那時候我的小天使將作何說呢？你將作什麼感想呢？而且我可以告訴你，可愛的人，假若我的書真要是一下出來的時候，我實在也不敢在涅夫斯基大街露頭了。人人要說，這里來了著作家兼詩人解屋斯金，這就是那位解屋斯金本人當那個時候，比方說，我的靴子將怎麼辦呢？我可以順便告訴你，親愛的姑娘，我穿的靴子差不多總是帶着補釘的，靴子底呢，講實在話，有時也毀壞的非常不像樣子。要是人人都知道著作家解屋斯金靴子上有補釘了，那時候成什麼樣呢？不定那位伯爵夫人或公爵夫人要聽見了，她將怎麼說呢，可愛的人？或者她不注意靴子；我想伯爵夫人們

不在靴子上做工夫，尤其是辦小事人們的靴子（你知道靴子有各種各樣的，）但是我的朋友許要把這一切告訴她，將我在她面前露出來了。拉特雅司耶夫恐怕就是第一要將我露出來的，他拜訪伯爵夫人V；他說，凡是她的宴會他都到，他在那里非常隨便。他說，她是這樣的一個可愛的人，這樣的一個有學問的婦人。他是一個滑稽家，那位拉特司雅耶夫！

不過這個題目已經敍够了；我寫這一切都是爲着好玩，我的小天使，要使你快活。再會，可愛的人，我劃了這許多給你，正因爲我今天心情很好。我們今天都一同在拉特司雅耶夫家裏用飯（他們都是滑稽家，親愛的瓦蘭加，）而且這樣的熱鬧起來……

但是寫這些給你作什麼呢！只是你要注意，莫要關於我有什麼猜思，瓦蘭加。我什麼意思都沒有。我將送書給你，我一定送給你……一本保羅郭克的長篇小說，大家正在傳着看，但是保羅郭克的我將不送給你，我的寶貴的……保羅郭克一定於你不合適。他們說，瓦蘭加，他激起全彼得堡的批評家的正義的憤恚。我送你一斤小果糖，我故意爲着你才買的。你喫罷，可愛的人，在喫每塊果糖的時候，你要想起我來。可是莫要鹹，只這樣吸就是了，不然你的牙要痛了，或者你也喜歡糖檸檬罷？——寫信告訴我。再會，再會。願基督和你同在，我的可愛的人！

我永遠不變作你的最誠實的朋友，

馬加爾解屋斯金。

六月二十七日

親愛的先生，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費都拉告訴我，倘若我願意，有些人很願替我設法，給我找個很好的位置，在某家裏作一個女管事。你覺得怎樣呢，我的朋友——我是去還是不去？自然以後我便不再負累了，而且這件事情大概也很不錯；但是，在另一方面，到生人的家裏去，我彷彿覺得害怕了。我們是鄉間的地主。當他們要知到我的底細，開始追詢，考問的時候，那麼我怎麼說呢？並且我是如此羞怯而且不善交際，我歡喜照常生活在我習慣了的地方。生活慣了的地方總彷彿是好些，雖有一半的時間都消耗在悲傷上，仍然是好些。並且離開這裏，誰也不知道將來我的職務是什麼；或者他們簡直使我看管孩子，像一個老媽子樣。而且他們又是這樣的怪人，在兩年中他們換過三個女管事了。你要得忠告我，馬加爾亞列舍維奇，我是去還是不去。你爲什麼從不來看我？你就不露你的臉，除開在禮拜日作彌撒的時候，我們彼此就碰不着。你是多麼不愛交際的人！你實在和我一樣！然而我和你差不多是親戚。你不愛我，馬加爾亞列舍維奇，我有時孤單的非常憂傷。有時，尤其是在黃昏的時分，我孤單的坐着。費都拉到別處去了，我老實坐着，想着，想我那歡欣的和傷心的所有的過去，一切都從我的眼前走過，都好像從迷霧中隱現似的。熟識的面孔現出（我幾乎真正地看見了）——我最常見的便是母親……我做的是些什麼夢！我覺得我的健康毀壞了，我是十分的軟弱；比方說，今天早晨我

起牀的時候，我的頭發昏；我又該該得怕人！我覺得，我知道，我不久便要死了，誰個埋葬我呢？誰個送我的棺材呢？誰個爲我傷心呢？……也許我要死在一個生疏的地方，死在一個生疏的人家，死在一個生疏的角落裏！……我的上帝！人生是何等地悲哀呀，馬加爾亞列舍維奇，你爲什麼老是用果糖喂我呢？我實在不知道，你從哪里得到這麼多的錢？呵，我的朋友，當心你的錢，爲着上帝的緣故，當心罷。費都拉將我作的布氈賣去，人家給五十塊紙盧布，這很不錯；我想賣不到那個價錢。我要給費都拉三塊銀盧布，給我自己買一件新衣服，一件樸素但是溫暖的衣服。我要給你做一件背心，我自己來做，我要選一種好材料。

費都拉給我拿一本書來，卽白爾金的故事，我將送你一讀，倘若你願意。但是請你莫要攔起來了，或者把牠弄髒了，這是別人的——這是普希金的作品。兩年前我和母親一塊讀這些小說。現在要我再讀一遍，真叫人十分傷心。若是你有什麼書，請送給我；不過從拉特司雅耶夫那里拿的，可不必送來。倘若他出版了什麼東西，他一定要把自己的著作送給你的。你怎麼愛他的作品呢？馬加爾亞列舍維奇，這樣的廢物……再會罷！我是怎樣地喋喋不休呵？我傷心的時候，不論什麼事情都歡喜饒舌。這是藥；我立刻便覺得好些，尤其是當我表白我心中所積聚的一切的時候。再會。再會，我的朋友！

你的

瓦·朵·

我的寶貴的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

莫要苦惱你自己了！你怎麼不害臊呢！莫要這樣了，我的天使！這樣的思想怎麼進到你的腦中的？你並沒有病，我愛，你一點病也沒有；你很健壯的，你實在很健壯的，微微有點蒼白，但是仍然健壯。這些夢，這些幻象，是什麼意思呢？醜呵，我的可愛的人，莫要這樣了；你只消付之一笑罷了。我為什麼睡得熟呢？我為什麼沒有不舒適呢？可愛的人，你看一看我罷。我過的不錯，我睡的安頓，我健康的，不說了，我是一個很看得上眼的人。莫要這樣了，莫要這樣了，我的可愛的人，醜呵，你一定要改。我知道你的頭腦的，我愛，莫要什麼困難一到，便胡思亂想而且苦惱起來了。爲着我的緣故，莫要這樣了，我的可愛的人，往別人家庭去——決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這是什麼一種意向呢？這是什麼一種觀念進了你的腦子要離開這里。不行，可愛的人，我是不能的。我要盡我所有的力量來反對這樣的一個主意。我要在你缺少任何東西以前，賣去我的舊外套，穿着短衫在大街上行走。不，瓦蘭加，我知道你！這是傻主意，純粹的傻主意。不消說這都是費都拉的過錯；她明明是一個愚昧的女人，她將這一切的意思放進你的腦子裏去。莫要相信她，親愛的姑娘。你或者什麼都還不知道罷，我愛……她是一個毫無見識，愛說瞎話的潑婦；她把他的丈夫都惱死了。或者她有些地方也煩惱你了。不，我的寶貴的，千萬莫要這樣作！那時候我將怎麼辦呢？不，親愛的瓦蘭加，你將這種思想趕出你的腦子罷。你同我們一處有什麼缺少的麼？我們喜歡你，是永遠喜歡不夠的，你愛我們，這樣便在這里平安

地過活好了；縫紉，讀書，或者不縫紉若是你歡喜——這都沒有什麼關係，只要你同我們一處照常生活，不然，你只消自己想一想，沒有你要變成什麼樣子呢？……

我將給你幾本書送去，以後或者我們再到什麼地方去散步。只是你一定莫要這樣了，我愛，你一定莫要這樣了。你要沈靜你的腦子，莫要在瑣事上發楞。我將去看你，一刻就去。只是你要承認我所明白地實在地告訴你的話：你錯了，我的可愛的人，錯的可很！自然我是一個沒學問的人，而且我自己也知道我是一個沒學問的人，我沒有受過一點教育。但是這可不是我所要說的，我並沒有什麼關係，然而我要為拉特司雅耶夫辯護。他是我的朋友，因此我要為他說兩句話。他寫的好，好極了，我再說一遍，他寫的好極了。我和你不同意，我永遠不能和你同意。那本書是用許多比喻和藻麗的，峻峭的文體寫出來的，有各種的意思，真好！或者你沒有帶着感情讀，瓦爾加；你讀的時候，或者你在生氣，或者你和費都拉囁氣，或者有什麼事情不合適。你要帶着感情讀，最好是在你的心情暢快，高興的時候，比方說，在你嘴裏啣着一塊糖的時候，你一定要讀。我並不爭辯（誰否認這層）有比拉特司雅耶夫好的著作家，而且實在好的多的，但是他們好，拉特司雅耶夫也不錯。他們寫的好，他寫的也不錯。他自己的特別的方法寫出來，寫的確是不錯。再會了，我的寶貴的，我不能多寫了，我一定要趕快，我有事要辦哩。記住，我愛，我的寶貴的小愛人；自己放安靜些，上帝將與你同在。

我依舊是你的忠誠的朋友，

再者，感謝你送書給我，我的親人，我們也要讀普希金，今晚我一定去看你。

我的親愛的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我的朋友，我不常再在你們中間生活了。我細想一遍，便覺得我拒絕這麼一個好位置，真是大錯而特錯。將來在那里我至少每天的麵包牢穩了；我要盡我的力量，我要努力博得生人的歡心，遇必要的時候我連我的性格都要改變。自然在生人中過活，追隨別人的恩惠，隱藏而且壓制自己，是痛苦而且傷心的事，但是上帝將幫助我。我一定不作一個終身的閒人。我先前曾有過那樣的機遇，我記得當我還是很小，在學校裏讀書的時候。我每禮拜日在家裏總是跳躍嬉戲一整天；有時母親罵我——但是一點事都沒有，我的心頭暢快，我的魂靈始終充滿歡喜。當黃昏逼近的時候，一種極大的憂鬱臨到我了——到九點鐘我便不能不回學校去，在那里一切都是無情，生疏而且嚴厲，教員們在禮拜一那麼暴戾，我的心中有這樣的一種痛苦，我想哭；我走到一個隱蔽處，孤單的哭泣，隱藏自己的眼淚——他們說我懶惰；我可是一點都不爲着必須預備功課而哭泣。

但是，究竟，我習慣了。而且當我一定要退學的時候，我向同學們告別，我也哭了。我繼續負累你兩個是不對的。這種思想就是我的痛苦。我將這一切坦白地告訴你，因爲我和你坦白慣了。難道我就看不見費都

拉！一早什麼時候起來，着手洗刷，一直忙到深夜麼？——老骨頭需要休息。難道我就看不見你爲着我怎樣害你自己，怎樣用盡你所有的最後的命根錢麼？你並不是一個有財產的人，我的朋友！你告訴我，你要在我缺少任何東西以前賣去你的最後的破衣。我相信你，我的朋友，我相信你的仁慈的心腸，但是你現在這樣地說。現在你有意外的錢，你有賞錢，但是日後呢？你自己知道，我常常有病；我不能像你一樣地工作，雖然我滿心願意工作，而且工作並不常有。我還有什麼別的法子呢？厭着你兩位親愛的人，以哀痛碎我的心麼？在那方面我對於你能有一點兒的用處？我爲什麼於你這般緊要呢？我的朋友！我給你什麼好處了？我只是用我的整個的靈魂忠誠的對你，我用我的全心親切地熱烈地愛你，但是我的命運悲慘呵！我知道怎樣愛，我能够愛，但是我沒法酬償你的恩惠。莫要再勸阻我了，細想一遍，將你的最後的意見告訴我。同時我依舊是愛你的。

瓦·朵·

七月一日

胡說，胡說，瓦蘭加，簡直是胡說！你是隨你的便，那麼就不知道什麼意向你都要放進你的小腦袋裏去。完全不是那回事！我現在看出來了，完全是胡說。你在我們這裏還有什麼不足，親愛的姑娘？就告訴我這點！我愛你，你愛我，我們都是滿意而且幸福，還有什麼不足的呢？你將來在生人當中怎麼辦？你或者不明

白生人像什麼樣罷……你不如問我我告訴你生人像什麼樣他們我知道可愛的人他們我深知道我不能不喫他們的麵包。他們是惡毒的，瓦蘭加，惡毒的，如此惡毒，他們還沒有得到你的心，恐怕便要斥責，辱罵，和難看的面孔把她毀壞了。你在我們這里，又舒服，又幸福，好像棲息在一個小巢裏似的；並且，若是你走了，我們真要覺得好像失去頭腦一般；沒有你我們將怎樣辦呢？你於我們沒有用，沒有益麼？怎麼沒有益？我愛，你且自己想想，你怎麼沒有益？你於我們有好多的益處，瓦蘭加，你有這樣的一種好影響……現在我在這里想着你，我便愉快……有時候我寫一封信給你，把我所有的感情都放進去，而且從你那里得到這樣類似的回答。我給你買一件衣服，弄一頂帽子；你只要有什麼差遣，我便替你辦……你怎麼能說你於我沒有益？在我的老年時候我將作什麼呢？你或者沒想這層，瓦蘭加，這正是你最好要想一想的，「沒有我他將作什麼呢？」我和你過慣了，可愛的人，不然，將發生什麼一種結果？我將直赴尼瓦河，事情便完了。實在，瓦蘭加，你走了的時候，我將作什麼呢？瓦蘭加，我的可愛的人，這顯見得你是想叫我用一輛破車拉到伏爾可法墓地去；只有一個慄慄的老女丐送我的棺材，你要他們拋沙土在我的身上，於是便走開，留下我自己。罪孽，罪孽，我愛這實在是罪孽，實在是罪孽！我送還你的書，瓦蘭加，若是你問我對於你的書的意見，親愛的，我一定說，我一生中從沒讀過這樣的一本好書。現在我奇怪我這樣的一個懵懂的人怎麼能活到如今？我幹了些什麼？我在什麼邊野裏撫弄大的？我的作什麼都不知道，親愛的姑娘；我的確簡直連一點東西都不知道！瓦蘭加，我簡單地告訴你——我是一個沒受教育的人；我一直到如今只讀了一點——非常地少，幾

平一點沒有讀；我讀了人的肖像，這是一本玲瓏的作品；我讀了戲鈴的少年和伊璧珂夫的，這就是這，我從沒讀過其他的東西。現在我在你的書中讀了站長，讓我告訴你，可愛的人，一個人老是生活着，而不知道在他的身邊有着一本書，他的全部的生活都在那里表明了，好像排在那頭上一樣。而且他先前所從沒想過的，當他開始讀這樣的一本書的時候，他便漸漸記起，而且想，而且發現了。究竟我爲什麼喜歡你的書；因爲你時無論讀別的一種什麼好的作品，你就費一生的工夫都不能夠懂得，那是十分地深奧。我，比方說是愚笨，我生來就愚笨，因此我不能夠讀很正經的書；但是我讀這本書，好像我自己著的一般，好像是我拿我自己的心在人們的面前把牠翻將過來，詳細描寫似的，這本書便像這樣。這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我的上帝！實在正如我要描寫的一樣；爲什麼不描寫呢？原來我所感覺到的正和書中一樣，有時我自己正處在同樣的地位，比方說，就和那可憐的人撒母森維林一樣。在我們中間穿來過去的有好多的撒母森維林呵，可憐的人們！描寫的何等精透呵！當我讀到這位可憐的罪人沈湎起來，變成這樣的一個酒鬼，失了知覺，一天到晚穿着一件羊皮外套死睡，將他的哀痛沈在酒裏，一想起他的失去了的羊羔——他的女兒陀那霞，便悲慘的哭泣起來，用他的外套體的邊擦他的眼睛的時候，我的眼淚幾乎湧出來了。不錯，這是很自然的。你應當讀一讀，這是很自然的。還存在着哩！我自己親眼看見了；這一切都在我的周圍；比方說，就拿鐵利沙作個例子——但是爲什麼扯這麼遠呢！比方說，就拿我們的可憐的會計作個例子——他，或者正是一位撒母森維林，只是他另有一個姓——格希科夫——罷了。這是一種普遍的命運，瓦蘭加；你我都可以遭遇

的。住在涅夫斯基大街或河堤上的侯爵，他也正是一樣，所不同的只是因為那里一切都是關綽的，隨他們自己的意思辦，但是他仍然也是一樣，什麼事情都可以遭遇，同樣的事情我也可以遭遇。你看，事情的道理是這樣，可愛的人，然而你還要離開我們；這是一椿罪過，瓦蘭加，這可以致我的死命。你也可以作你自己和我的毀滅者，我的親人。呵，小愛人，爲着上帝的緣故，將這一切任性的意念逐出你的小小的腦海罷，莫要無故地苦我了。你怎麼能够保護你自己，我的軟弱的羽毛未備的小鳥？你怎麼能够救你自己不遭陷害，保護自己脫離匪人？莫要這樣了，瓦蘭加，改變改變罷，莫要聽從無意思的叮嚀和勸語，再讀你的書，注意的讀；這將於你有益的。

我向拉特司雅耶夫談論站長。他告訴我，那完全是舊式的，現在帶畫帶圖的都出來了，我實在不明白他說些什麼。他末尾說，普希金好，他榮耀了神聖的俄羅斯，他關於他說了許多。是的，那本書是好，瓦蘭加，很好；再注意的讀一遍；聽我的話，使一個老人藉着你的順從而愉快。那時上帝自己將報答你，我的親人，他一定要報答你的。

你的誠實的朋友，

馬加爾解屋斯金。

親愛的先生，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今天費都拉帶十五塊銀盧布給我，當我給她三塊的時候，她是何等地歡喜呵，可憐的人！我急忙地寫信給你。現在我給你裁一件背心——材料很好看——黃色帶花朵的。我送你一本書，裏面有各樣的小說；我讀了幾篇，請你讀那篇外套。你勸我和你一同往劇場去，那不糜費麼？或者我們能够在邊廂那里坐下。我好久沒到劇場去了，實在我記不得我是什麼時候去的。只是我又害怕這樣的一種消遣，化錢不太多麼？費都拉只是搖頭。她說，你生活得超過你的財力了，我看出來就在我一個人的身上你該花費了好多錢！記住，我的朋友，莫要陷入困難了。費都拉告訴我外面的謠言——你因為沒付房租和你的主婦爭吵過一次；我很爲你焦心。再會了，我急忙着在。這是一件小事，我在帽子上更換一根絲條。

再者——你知道麼，若是我們到劇場去，我將戴上我的新帽子，穿上我的黑外套。那好麼？

七月七日

親愛的馬丹，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

……我不住的想着昨日，不錯，親愛的姑娘，我們在過去有我們的愚行。我愛上那個女伶了，我愛迷了她了，但是這並沒有什麼。最奇怪的事情便是我簡直就沒看見過她，而且我僅只到過那劇場一次，但是仍然愛上了。那時在我隔壁住着的有五個浮蕩的年青人。我得認識他們，自然而然地得認識他們了，雖然我時常對他們保持一種相當地疎遠的態度。但是我並不落後，在每件事上都和他們同意。他們向我談論這

位女伶每天晚上劇場門一開的時候大夥——他們從沒化過一文正當的錢——全體動身到劇場的邊廂，不住爲這女伶鼓掌，叫好——他們簡直是瘋了！以後他們都不讓我睡覺；他們一夜到天亮不住地談論她，每人都叫她爲自己的哥拉霞，他們每人都愛上了她，在他們每人的心中都有同一的金絲雀，他們把我興奮起來；那時我還是一個軟弱的年青人。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怎麼能够在一天晚上同他們一塊坐在四等邊廂裏。至於看呢，除了幕角之外我什麼都看不見，但是一切我都聽見了。這女伶實在有一種悅耳，夜鶯般的，甜美的聲音！我們都拍手，大聲的叫喊；我們幾乎陷於困難的地步，有一位確被趕出去了。我走回家去——我好像喝醉了一般向前走着！我口袋裏只剩下一塊銀盧布，而且總好得十天我才能領取薪水。你怎麼想呢，我愛？次日在未往局裏去以前，我到一家法蘭西香水店裏去，把我所有的錢財都化在香水和胰子上——我實在不知道我爲什麼買那些東西？我沒有在家喫飯，只是不住地在她的窗外走來走去。她在涅夫斯基大街的第四層樓上住。我走回家，休息約有一小時的光景，便又到涅夫斯基去，只是要從她的窗外經過。有六個禮拜我常是像這樣來回地走，留戀着她；我時常催華麗的馬車不斷在她的窗外馳驅；我完全把我自己糟踏破產了，還欠人家的債，於是，我便制住我的熱情——我已經弄得厭倦了！那麼你看，我的寶貴的，一個女伶能使一位可尊敬的人變成什麼樣子！不過我是一個年青的人，那時我只是一個年青的人……

七月八日

親愛的馬丹，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

我趕快要交還你在本月六日借給我的書，另外我還要在這封信裏和你講明。你錯了，親愛的姑娘，你使我不得不如此，你錯了。讓我告訴你，好友，在人的命運中每種位置都是全能者規定的。誰個戴着將軍的肩章，誰個作九品官，誰個發號施令，誰個恐懼地無怨地服從，都有一定的。這都是按着各人的才能；這個人於這件事合適，那個人於那件事合適，他們的才能都是上帝自己規定的。我服務快三十年了；我的騰錄是沒有說的；我在自己的行爲上是謹慎的，從沒被查出有任何不規則的舉動。我在自己的心目中觀察自己，按一個公民講起來，雖有我的缺點，但是也有我的價值。我受上司重視，而且大人自己很滿意我，雖然他沒有向我表示出任何特別的恩眷，仍然我知道他很滿意。我的字體非常清楚而且好，不大不小，多屬斜體的，但是無論如何都令人滿意。在我們中間除了伊凡·波羅珂費耶維奇，或者和我寫的一樣而外，其餘就沒有及我的。我活到頭髮頹白了；我不知道我有什麼大罪過。自然，小錯誰能沒有呢。人人都有，連你也有，我愛！但是我從沒有被記什麼重大的過犯和魯莽，如同違犯條例或擾亂公安等事；我從來沒有過，這樣的事在我從來沒發生過——我幾乎得了一個賞牌，但是說有什麼用處呢？你應當知道這一切，我愛他（譯者按：指外套作者果戈理）也應當知道；因爲一個人要是從事於著作，他便應當知道這一切。我萬沒想到你是這

樣，親愛的姑娘！萬沒想到！

怎麼！現在你便不能在你自己的小小的蔽處——無論牠是像什麼樣——安安靜靜地生活，不興風作浪——如同俗話所說的——明白自己，敬畏上帝，沒有人干涉你，沒有人窺視你的小洞，要看你在家裏過什麼樣的生活，比方說，你有一件好背心沒有，你有關於襯衣上所應有的一切東西沒有，你有靴子沒有，而且是用什麼釘底；你喫什麼，你喝什麼，你寫什麼？縱使我有時候欠着腳在不好的鋪道上走路好省靴子，又何妨呢？爲什麼寫人家有時缺錢，沒有茶喝，好像人人應當喝茶似的——我瞧人家的嘴，看他怎麼咀嚼麵包皮麼？我像那樣侮辱過任何人麼？我愛，人家不干涉你的時候，你爲什麼要侮辱人家呢？我給你舉個例子，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你看這是什麼意思；你工作，照常地誠懇地工作，你的上司重視你（無論如何，他們確是重視你），於是就在目前，並沒有什麼顯然的原由，有人便將你當作把戲，自然，人有時可以替自己弄件新東西，歡喜的睡不着覺，比方說，快活地穿上新靴子；這是真的：我感覺着了，因爲看看自己腳上穿着精美華麗的靴子確實是很快活的——描寫的真實！但是我究竟很奇怪費阿多費阿多洛維奇怎麼能把這本書輕輕放過了，也不替自己辯護。不錯，他還是一個年青的高等文官，有時愛高聲地叫。他爲什麼不高聲地叫呢？他爲什麼不給我們斥責呢？若是我們需要？比方說斥責以維持辦公的精神——那麼，他一定要斥責，好維持辦公的精神；你一定要教導他們，你一定要好好地警誡他們一頓，因爲在我們中間，瓦蘭加，要不警誡一頓便什麼事情都不作了。人人都只是想趁空躲到別處，藉口說，我被派往某某處，便將職務拋

在一邊。而且因爲在差事上有各種的職分，而且每種職分需要一種相當的特別的申斥。自然申斥的口氣在各種的職分上便不同——這是自然的道理——全世界也都建立在這上面，親愛的，每人要承認別人的地位如同享受某種斥責別人的權柄一樣。沒有這種預防世界怕不能存在，秩序怕也沒有了。我實在奇怪費阿多費阿多洛維奇怎麼毫不過問這樣的一種侮辱？寫這樣事情作什麼？有什麼用呢？有人讀了便因此給我訂作一件外套，賞雙新靴子麼？沒有的事，瓦蘭加，他讀了還要催着再寫哩。有時你自己隱起來，在什麼地方都怕露頭，因爲你怕閒言，因爲他們能替你編造一些不相干的故事。你看你的所有的公私生活都被扯到文學裏面去了，都印將出來，大家誦讀，大家談笑！你自己簡直就不能在大街上露頭。一切都是如此明白地宣布出來，你在走路的時候都會被人認識出來的。可是，在末尾他也轉好了一點，他也柔軟了一點，在他們拋紙到他的頭上這段之後，比方說，確實插進一節；他到底還是一個有良心的人，一個好公民，他不應該受他的同事的官吏們那樣的待遇，他尊敬他的前輩，（他的榜樣可以學的或者在此，）對什麼人都沒有惡意，相信上帝死了（若是他死）大家哀悼他。但是還不如不讓他死，可憐的人，只要將他的外衣找着，使費阿多費阿多洛維奇——我說什麼？我的意思是說，使那位將軍察出他的善行，轉請他到他的局裏去，升他的官，多加他的薪水，那時我便看見奸惡受罰，善良獲勝，他的同事的官吏們什麼都得不着。要是我，比方說，我一定這樣做了，不然，像現在這樣有什麼特別，有什麼好處呢？這正是凡庸的日常生活中的一個虛例子。你怎麼能決定送這樣的一本書給我呢，我的親人？這是一本起心不善的壞書，瓦蘭加，這簡直是瞎

扯，因為世上就不能有這樣的一個官吏。沒有的事，我要辨白，瓦蘭加。我要正式地辨白。

你的十分卑微的僕人，

馬加爾解屋斯金。

七月二十七日

親愛的先生，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你的最近的動作和書信驚嚇而且戰動了我，使我莫明其妙，費都拉的話才將這一切解釋清楚。你爲什麼要如此的絕望，沈入你所沈入的這樣的一道深淵，馬加爾亞列舍維奇？你的解釋完全沒有使我滿意。你看，這對不對，我那時主張要去幹人家替我找的那件事情？並且，我的最後一次的冒險完全把我嚇住了。你說，你對於我的愛情使你向我隱瞞一切事情。我早就知道，我深感你的大恩，當你勸我說你只化你所節省的钱在我的身上，那錢是你貯蓄在銀行裏以備急需的。現在我知道你完全沒有這筆錢，只是碰巧聽見了我的窘迫的情形，受了感動，真化去你的薪水，預先支領，當我病了的時候，你甚至於把自己的衣服都賣去——現在我發現了這一切，我是如此地難過，直到此刻對於這事我還不知道怎麼辦，怎麼想才好。呵，馬加爾亞列舍維奇！你應當只做那被同情和天性的愛所激起的第一步的善行，不應當以後又在無用的物事上浪費金錢。你對於我們的友誼虛假，馬加爾亞列舍維奇，因為你和我不開誠。現在我看出你將你的最

後的一文錢化在裝飾，果糖，旅行，劇場和書籍上——我以對於自己的輕浮的悔恨重重地報答你那一切（因為我從你那里承受一切，然而並沒有爲你愁過；）你所想用以給我快樂的每種東西，而今都變成我的一種哀痛，所留下的只不過是無用的悔恨罷了。近來我看出你的抑鬱，雖然我很苦痛地期待着有什麼事情發生，然而現在實際上所遭遇的，卻從沒有進入我的腦海。怎麼！你能够這樣地灰心喪氣麼，馬加爾亞列舍維奇！現在他們要對你作什麼感想，每個認識你的人要怎樣談論你呢？你這個使我常常爲着你的好心腸，你的謹慎，和你的明事而尊敬的人呵！你忽然沾染了這樣的一種惡習，先前我對於你從沒有看出這種惡習的一點徵候。我是如何地驚異，當費都拉告訴我，你在酣醉的情形中躺在大街上被警察發見，把你送回客舍去了的時候！我嚇呆了，雖然我確曾期待有什麼特別的事情發生，因爲你已經四天沒有蹤影。你想了沒有，馬加爾亞列舍維奇，當你的上司知道你告假的真正原因的時候，他們將怎麼說呢？你說，大家都嘲笑你，他們都知道了我們的關係，你的鄰居甚且拿我作他們戲謔的材料。一點都莫要管牠，馬加爾亞列舍維奇，爲着上帝的緣故，自己放安靜些罷。我還被你和那些軍官們的事情驚嚇了；這件事我聽的很不清頭。詳細地給我解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你來信說，你害怕告訴我，你害怕因你的直認失了我的愛情，你說你失望，在我病中你不知道怎麼幫助我好，你將你所有的東西都賣去，好維持我，不讓我到醫院去，只要那里你能借錢便去借，而且每天和你的主婦生些無謂的氣——但是你將這一切瞞着我，你是錯了。不過現在我也全都知道了。你不願意使我知道我是你的不幸的情形的原因，可是現在，你的這種行爲使我加

倍地苦痛。這一切戰動了我，馬加爾亞列舍維奇。哦，愛友！不幸是一種傳染病，貧窮而且不幸的人應當互相退避，好使彼此不再相傳染了。我帶給你在你的舊日的卑微的寂寞的生活中所從沒經歷過的困苦。這一切在苦痛我，在致我的死命。

望你來信坦白地告訴我你所遭遇的一切，並告訴我你怎麼會作出那樣的行爲。若是可以的時候，請安靜我的心罷。並不是自私使我寫信給你講我的安寧，乃是我對於你的情和愛使然的，此情與愛永不會從我的心中消去。再會了。我急等着你的回信。你太不了解我，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愛你的

瓦爾瓦拉朵布羅舍羅瓦。

七月二十八日

我的寶貴的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

現在既然每件事情都過去了，而且漸漸事情都開始和先前一樣了，讓我再來告訴你一件事情，好友：你爲別人將對我作何感想而不安，關於這點我要趕快的向你說明，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我的名譽對於我比什麼東西都要貴重些。因此提到我的種種不幸和那一切混亂的行爲，我要告訴你，我們的上司們並沒有一個知道一點消息，而且將來也不知道，他們都照舊向我表示敬重。我所害怕的一件事情便是謠言。

在我們這里主婦只是叫喊，然而現在我得了你的十塊盧布的幫助，將我所欠她的賬償還了一部分，她至多不過咕咕囔囔罷了。至於別的人，他們沒有關係，我絕不向他們借錢，這就完了，在我的解釋的結尾，我告訴你，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你對於我的尊敬，我視為比世界上什麼東西都高尚，而且如今在我的暫時的困苦中我也受牠的安慰了。感謝上帝，第一次的打擊和第一次的震動都算過去了，而且你拿牠當作自己的事情，並不看我是一個虛假的朋友，或一個自利的人，把你留在這里，而且欺哄你，因為我愛你如同我的天使，不能和你分離。我現在懇懇地從事工作，開始好好地盡我的責任。伊斯泰斐伊凡諾維奇只說一句話，當我昨天從他面前走過的時候。我不瞞你，瓦蘭加，我的債務和我的衣服的可怕的樣子，真要我的命，但是這也沒有什麼，關於這一層，我請求你，不要灰心，我愛。再送我半塊盧布罷，瓦蘭加，這半塊盧布也破碎我的心。現在竟到了這步田地，竟成了這個樣子！我真是一個老蠢物；這不是我幫助你，我的天使，乃是你——我的可憐的小孤女——幫助我了。費都拉賺得了錢，很不錯。口下我沒有希望得到一點錢，但是倘若要有什麼希望，我將寫信完全告訴你。但是謠言，謠言，是我所最感不安的。再會，我的天使。我吻你的小手，並求你病愈。我不更加詳細地寫了，這是因為我趕快要往局裏去的緣故。我要藉着勞苦和懇懇來贖償我先前的過錯；關於我所遭遇的一切事情以及我和軍官們所發生的事，讓我等到今天晚上再細細地寫罷。

你的恭敬的，愛你的

馬加爾解屋斯金。

七月二十八日

我的寶貴的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

唉，瓦蘭加，瓦蘭加！這一次罪過是在你那邊和你的良心上面了。你的信使我十分顛亂而且昏迷，只是現在我閒暇的時候，審視我的心靈的最深的隱處，我才看出來我並沒有錯，完全沒有錯。我不是說我的飲酒（那說够了，我愛够了，）乃是說，我愛你，我並不是不講理性地愛你，一點也不是的。你絲毫都不知道，可愛的人；倘若你知道那全是爲什麼，我爲什麼應該愛你，你許便不像那樣說了。你的一切推究不過是口說罷了，我相信在你的心中你感覺的十分不同。

我的寶貴的，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而且也記不清楚我和那些軍官們發生些什麼事。我一定要告訴你，我的天使，到那個時候我簡直着急了。你只消想想，一個整月我緊攀在一根線上，若是可以這樣說。我的情形是最窮困不過了。我隱瞞着你，在旅舍裏我也隱瞞着。但是我的主婦卻是大驚小怪的而且叫嚷起來。我本可以不過問。這賤婦本可以叫嚷她的，但是一來，這是恥辱，二來，她發現了我們的關係——誰也不知道她怎麼發現的——在全宅裏這樣的高談起來，我嚇呆了，甚且把我的耳朵都塞住，但是最壞的是別人不塞住他們的耳朵，卻正相反的把他豎起來。就是現在我都不知道往那里隱藏我自己……

我的天使，這一切不幸的堆積完全壓住我了。我突然聽費都拉說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一個卑鄙的浪

子去拜會你，用不名譽的求婚侮辱你；他侮辱了你，他十分地侮辱了你，我自己可以斷定，我的可愛的人，因為我自己也十分地受侮辱了。這件事情毀壞了我，我的天使，這件事情壓住了我，使我完全昏亂了。我萬分顛狂地跑出去。瓦蘭加，我想直接到那浪子跟前。我不知道我要作什麼。我不想叫你受辱，我的天使，傷心而且在那個時候，天正在下雨下雪，陰慘得可怕……我想轉回來……於是我的霉運到了，可愛的人。我遇見愛米尼安伊利奇，他是一個書記——他在以前是個書記，但是現在不是了，因為他從我們那里被革了職，我不知道他現在作什麼，只是在那里留戀着。我同他一陣走去。但是，瓦蘭加，讀你的朋友的不幸，困苦和他所忍受的災難，你覺得有趣麼？第三天晚上，愛米尼安慫恿我，我便去見他——那位軍官。我從我們的門房那里得到他的住址。更加正確地說起來，我愛，我早就注意那年青的軍人了；他到我們這里來的時候，我就跟過他。現在我知道那時我所作的很不合禮，因為當別人把我引見他的時候，我便失了常度了。實在，瓦蘭加，我一點都記不得，我所記得的就只是有許多的軍官同他在一塊，或者是我眼看了——誰知道。我也不記得我所說的，我只知道在實心的憤怒中，我說了許多。但是以後他們便把我趕出來，把我從樓梯上扔下——並不是真把我扔下，只是這樣地把我趕出來。你已經知道，瓦蘭加，我是怎樣轉回來的；這就是全部的故事。自然我貶了我自己，我的名譽受損失了，但是究竟除了你誰也不知道，沒有一個外人知道，因此這事好像完全沒有發生過一樣。也許就是如此，瓦蘭加，你怎麼想？我知道有一件事最的確，去年亞克先基 阿息波維奇用了這同樣的方法凌侮彼得彼得羅維奇的人格，但是祕密地，他祕密地將這件事做了。他叫

他到門房裏去，我從門縫裏一切都看見了；在那里他把應做的事情都做了，但是卻用了這樣斯文的方法，因為除了我沒有一個人看見，而且我沒有關係——我是誰也不告訴的。從那以後，彼得彼得羅維奇和亞克先基阿息波維奇在一塊都很不錯的。彼得彼得羅維奇，你知道，是一個十分自重的人，所以他連一個人都不告訴，所以現在他們甚至於還鞠躬，握手……我並不爭辯，瓦爾加，我並不敢和你爭辯，我確是大大地侮辱我自己了，而且最壞的是：我自己看我是降低我自己了，但是不消說，這是我生來便定下的，不消說這是我的命運，你知道，一個人的命運是不能逃脫的。

這就是我的困苦和不幸的正確記錄，瓦爾加，應有盡有，像這樣的事情讀着是沒有益處的。我雖健康還遠着哩，瓦爾加，我的活潑的情感完全喪失了。我用這一封信向你證明我的忠誠，愛情和尊敬。我依舊是親愛的馬丹，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

你的卑微的朋友，

馬加爾解屋斯金。

七月二十九日

我的親愛的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我讀了你的兩封信，不禁慨然太息聽着，我愛；你或者是瞞着我些事情，只將你的不幸的一部分寫給

我，或者是……實在，馬加爾亞列舍維奇，你的信還是一種神經錯亂的結果……來看我，爲着上帝的緣故，今天就來；聽着，直接來到我們這里喫午飯。我不知道你在那里怎麼生活，或你怎麼對付你的主婦。關於這層你一點都沒寫，你的緘默好像是故意的。再會了，我的朋友；今天一定要到我們這里來，你不如每天到我們這里來喫午飯。費都拉飯作的很好。再會。

你的

瓦爾瓦拉朵布羅舍羅瓦。

八月一日

我的親愛的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

你快活，親愛的姑娘，上帝給你一個機會報達他人，而且向我表示你的懷恩。我相信這點，瓦爾加，而且我相信你的天使般的心腸的善良，我並不是說這話來責備你——你可莫要因爲我在老年浪費而斥責我。若是我作錯了，現在也沒有法子；只是從你的口中聽這話，我愛，未免太傷心了！我這樣說，你不要生氣，我的心是十分地疼痛。窮人容易生氣——這是自然的道理。我在先就覺得了。窮人太苛刻，他用一種不同的眼光看上帝的世界，斜眼看每個過路的行人，睜着忿悶的大眼向四周注視，細聽每一句話，別人是不是在談論他？或者別人在說他是多麼難看？推想他確是怎樣地感覺得？比方說，在這方面他是怎樣，在那方面

他是怎樣，每人都知道。瓦蘭加一個窮人還不如一件破衣服得不到任何人的敬重，無論他們怎麼寫。那般無聊作者，對於窮人總常是和原來一樣的。爲什麼常是和原來一樣呢？因爲在他們看起來，窮人的一切都應該翻將出來給人家看。窮人不應該有什麼神聖的，至於名譽更是不用提了。愛米尼安日前告訴我，有些人們給他預備一本捐款簿，每十個戈貝克都要作一種正式的檢查，他們想，他們給他十個戈貝克算是白白地給了，但是並不是；他們已經得了報酬，就是把他顯出來是一個窮人。近來，親愛的人，慈善的事情都作得非常奇怪了……或者從來就是這樣，誰知道！人們不是不知道怎麼做，便是做得太巧妙了——兩樣總有一樣。也許你不知道這層，那麼這話便是對你說的。別的什麼事我們一點都不能說，但是在這個題目上我們可算大家了！爲什麼一個窮人盡知道這一切，盡作這樣的感想呢？爲什麼——唔，是從經驗上得來的！因爲他知道，比方說，有一位紳士在他的身邊，正往某處酒館裏去，自己說道：「今天這個乞丐般的書記將喫什麼呢？我要喫油炒的捲煎，然而他卻要喫沒油的稀飯哩，或者。」我要喫沒油的稀飯與你有什麼相干？有這樣的人，瓦蘭加，專在這上面用工夫。他們出去亂逛，無恥的諷刺家，看別人是把全腳放在鋪道上走還是欠着腳走；他們注意某某書記，在某某局裏，一個九品官，從靴子裏露出趾頭來，在他的肘節處也有了窟窿——於是他們便在家裏坐下，將一切完全描寫出來，將這樣的廢物付印……而且這與你有什麼相干，先生，若是我的肘節破了？若是你原諒我這粗魯的說法，瓦蘭加，我要告訴你，窮人也有他的貞操，比方說，是和你有處女的貞操相同的。你一定不願在大衆面前剝去自己的衣服——饒恕我的粗魯的比擬。因此，同

樣，窮人也不歡喜別人窺視他的窮窩，查問他的家內的安排。這樣你何必，瓦蘭加，加入那般攻擊一個誠實人的尊榮與名譽的仇敵中來侮辱我呢？

今天我在局裏坐着好像一隻狗熊，一隻拔了毛的小雀兒一樣，因此我幾乎羞慚得要死。我害臊，瓦蘭加當一個人從衣服上露出精光的肘節，鈕扣掛在一根線上的時候，他自然要害臊的，好像故意似的，我的一切都是這樣地亂七八糟！我自然而然地灰心喪氣了。說什麼……今天司解班克爾羅維奇自己有事開始向我說話，他說了好半天，接着好像無意似的說道，「唔，實在，馬加爾亞列舍維奇！他並沒將他心中的話說出來，只是我自己明白了他是什麼意思，我臉發紅，就連我的光額都現出紫紅色來。實在只是一件小事情，但是仍然使我不安而且喚起了我的辛酸的反省。但願他們什麼都不會知道呵，上帝莫叫他們知道罷！我直認我確猜疑一個人，我十分猜疑他。這些痞子確是毫無顧忌的！他們將賣我！他們將為着一文錢把別人全部私人生活都賣去——沒有東西於他們是神聖的。」

現在我知道這是誰玩的把戲：這是拉特司雅耶夫。他和我們局裏某人認識，一定是這樣，在談話中間他附會地把我們所有的事情都告訴了他；或者他是在他自己的局裏說出這話，於是傳出去又傳到我們這局裏來了。在我們客舍裏人人都知道這事情很清楚，並且指點你的窗戶；我知道他們的確指點。昨天我往你那里喫午飯的時候，他們都伸頭到窗外，主婦說：「你看，這個小鬼和小傢伙作起朋友來了。」她甚且叫你一個不像樣的名字。然而這一切，較之拉特司雅耶夫的可惡的計劃，要將你我放進他的著作裏，用一

種精微的諷刺的方法描寫出來，到算不了什麼；他自己說了這話，有些好人又轉告訴我。我老是專想這一件事，可愛的人，不知道決定怎麼辦好。這是沒有隱瞞的，我們是激動上帝的怒了，小天使。你想送我一本書看，解救我的苦悶，好友；但是書有什麼用處，我愛，書是什麼東西？簡直是胡說！小說是胡說，只是給懶人讀的；相信我，親愛的人，相信我的多年的經驗。就是他們向你談什麼沙士比亞，說道「你看，沙士比亞寫文學，」那麼，沙士比亞也是胡說；簡直是胡說，只是寫出來嘲弄人的！

你的朋友。

馬加爾解屋斯金。

八月二日

親愛的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什麼事情都莫要煩惱；得上帝的歡心一切便都好了。費都拉爲我和她自己找着了許多活計，我們很愉快地着手做活；或者我們將救濟了目前的困境。她猜疑——最近我所有的不幸與安那費多羅夫那都有關係；但是現在我可不管了。我今天彷彿覺得特別快活。你想借錢——萬不能夠你以後當還錢的時候，又要陷入困難了。你最好還是和我們過活得更接近些，更常常到我們這里來，一點也莫要注意你的主婦。至於你的其餘的仇人和懷惡意者，我確信是你生的無益的猜疑，煩惱你自己。馬加爾亞列舍維奇！記住，我

上一次已經告訴了你，你的話太誇張了。下次再會。我一定等你來。

你的

瓦·朵·

八月三日

我的天使，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

我趕快告訴你，我的小命根，我有些新的希望了。但是原諒我，我的小女兒，你來信叫我莫要借錢，可愛的人，不借簡直是不行的；我現在已經不了，若是你忽然又有什麼意外的時候，怎麼辦呢！你是脆弱的，因此我說，我們一定要得借錢。我要繼續去借。

我要告訴你，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在本局裏我現在和愛米尼安伊凡諾維奇並排坐着。這可不是你所知道的愛米尼安伊利奇。他和我同樣，是一個九品官，而且他和我在本局裏幾乎算是辦事的最老手了。他是一個好性情而且慷慨的人；他不愛說話，常是狗熊似的呆望着。但是他是一個好書記，他的英文寫的漂亮極了，實在說，他寫的並不比我差——他真是一個值得佩服的人！我從沒有和他很親密過，見面只說你好和早安、晚安；或者若是我要削筆刀的時候，我便說，「削筆刀給我，愛米尼安伊凡諾維奇！」總之我們的來往只限於我們普通必須的時候。他今天向我說，「馬加爾亞列舍維奇，你爲什麼這般地沈思？」我看

這人意思很好，因此我告訴他——我說，「就是這麼一回事，愛米尼安伊凡諾維奇」——我並沒有將每件事都告訴他，實在萬不能夠！我將永不述說這段故事，因為我沒有心腸，我僅只告訴他一點事情，我窘迫沒有錢用等等。「你應當借錢我的好人。」愛米尼安伊凡諾維奇說：「你應當借錢，你可以向彼得彼得羅維奇借，他放賬；我借過，他的利息適中，並不過分。」瓦蘭加，我的心頭猛跳了一下。我想了又想，或者上帝將感動彼得彼得羅維奇的心，他行好借錢給我，我已經自己計算，這筆款子要是借來的時候，我能够付主婦的賬並幫助你，並把我周身弄乾淨。現在是這樣的一種恥辱，我都怕在自己的位上坐着，更莫問那般張牙擦嘴的光棍們的嘲弄了。並且大人有時經過我們的桌子，哈，這可萬不能夠！他可以向我這方瞥視一下，看出我的穿著不像樣！他最注重簡潔和整齊。或者他不說什麼，但是我可要醜死了——其實，這是真實的話。因此，我堅定了心，厚着面皮走向彼得彼得羅維奇身邊去，充滿了希望，同時又期待到與其說活着，倒不如說已經死掉。但是究竟瓦蘭加，這完全沒意思地終結了，他正在忙着什麼事情，和費多色伊凡諾維奇談話。我從一邊走近他的身旁，扯了他的手一下，說道，「彼得彼得羅維奇，我說，彼得彼得羅維奇。」他回頭一看，我繼續說了，「就是這麼一回事，三十塊盧布，」等等。他起初不明白我，當我向他說明了一切的時分，他笑將起來，「八話也沒說。我把原話又說了一遍。他向我說道，「你有抵押麼？」他自己老是寫，一眼都不瞥我。我有點着慌了。「沒有，」我說，「彼得彼得羅維奇，我沒有抵押，」而且我向他說明，我領了薪水的時候便還他，一定地還他，一定首先地還他。這時有人叫他去，我便等着。他回來的時候，開始修理他的筆頭，好像

沒有看見我似的。我仍舊地請，「彼得彼得羅維奇，你不能將就着辦麼？」他一聲也不作，好像沒有聽見我一樣。我老是在那里站着。他多少說一句也好，卻修理他的筆頭，開始寫將起來。我只得走開了。你看，親愛的姑娘，他們也許是很好的，但是驕傲，太驕傲了——可是我倒不管我們和他們有什麼關係，瓦蘭加就是因爲這我才寫給你這一切。愛米尼安伊凡諾維奇也是笑，而且擺頭。但是他卻誠心地鼓舞我，叫我不失望——愛米尼安伊凡諾維奇確是一位值得佩服的人。他允許介紹我給那位住在維保爾格的人，瓦蘭加，這個人是十四品官，也是放賤的。愛米尼安伊凡諾維奇說他一定借。我明天到不到他那里去呢，我的天使你怎麼想？若是我不去，真是可怕！我的主婦幾乎把我趕將出去，不允再給我開一頓飯了；並且，我的靴子破的可怕，我愛；我也沒有鈕扣而且別的什麼都沒有。倘若那一位局裏管事人看見這般的不成樣子，怎麼辦呢；可怕，瓦蘭加，簡直可怕！

馬加爾解屋斯金。

八月四日

親愛的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爲着上帝的緣故，馬加爾亞列舍維奇，趕快借點錢來；我本想無論如何不向你請求幫助，在現今的情況中，但是倘若你知道我是處在什麼一種境地呵，我們簡直就不能再在這客舍裏住了。我遇見一件非常

討厭的事，倘若你知道我是何等地顛亂而且不安呵！我只消想像着我的朋友：今天一早來了一個生人到我們這里，稍老，差不多就是個老頭子，身上佩着勳章。我嚇住了，不知道他要和我們作什麼。這時候費都拉到一個店鋪裏去了，他開始問我如何生活，作些什麼，不等我回答一句，便告訴我，說他是那位軍官的叔父；說他非常氣他的姪兒那種卑鄙的行爲，並氣他到處毀謗我們；說他的姪兒是一個年青的浪子，並且說他預備領我歸他保護；囑咐我莫要聽從青年人的話，又說他好像父親一般的同情於我，他感覺着一種父親的感情對我，並預備盡力幫助我。我滿臉飛紅，不知道怎麼想纔好，但是並沒有急去感謝他。他強握我的手，輕彈我的面頰，說我很漂亮的，說他最歡喜是我的面頰上有酒窩（誰知道他說些什麼！）最後他要來吻我，說他是一個老人（他是多麼可惡！）正在這個時候費都拉進來了。他有點慌亂起來，又開始說他爲着我的謹慎和賢德尊敬我，並且說他極其希望我不要把他當作生人。以後他叫費都拉到一旁，用種奇怪的藉口要給他好些錢。自然，費都拉不願接受。最後他預備要走，又將他一切話重述一遍，說他要再來看我，給我帶幾副耳環來（我想他自己也很昏了！）他囑咐我要搬家，而且給我舉薦一座很好的住所，他曾經看過，並不費我的分文；他說他非常喜歡我，因爲我是一個誠實懂事的女子，囑咐我要小心浪子們，最後他告訴我們，他認識安那費多羅夫那，而且安那費多羅夫那託他告訴我，她自己要來看我。這個時候我完全明白了。我不知道什麼降臨到我的身上；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經驗了這樣的情況；我大怒起來，簡直把他弄羞了。費都拉幫助我，我們幾乎把他趕將出去。我們決定這事完全是安那費多羅夫那做的，不然他從哪里能

够知道我們呢？

現在，我求訴於你，馬加爾亞列舍維奇，懇求你來幫助我們。爲着上帝的緣故，不要在這可怕的情形中拋棄我。請你借錢，無論如何拏點錢在手裏；我們沒法搬家，但是這里我們可是不能再住了；費都拉也是這樣地勸告我。我們至少需要二十五塊盧布；我將來償還你；我自己掙錢；一兩天內費都拉還要給我找到些活計，因此若是他們要重利，不要管，什麼都承認好了。我將來全數償還，爲着上帝的緣故，不要拋棄我。現在你處在這樣景況中，煩擾你我是難受的，但是我所有的希望都在你一個人的身上……再會了，馬加爾亞列舍維奇；想念我，上帝賜你成功。

你的朋友，

瓦·朵·

八月四日

我的可愛的人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

這一切意外的打擊十分攪亂了我！這樣的可怕的災禍毀壞了我的精神！這些地痞式的浪子和青皮式的老人將不僅使你臥病，我的天使，他們也要致我的死命。他們也要，我起誓他們要！你知道我要是不幫助你的時候，我便要死去！若是我不能幫助你，那真要我的命，瓦蘭加，實實在在要我的命，然而若是我真幫

助你，那麼你將好像鳥兒出巢一般離我而飛去，躲避這些貓頭鷹，這些鷲鳥正要啄食你的。這便是苦惱我的事情，我的寶貴的。而且你，瓦蘭加，也是這麼殘酷！你怎麼能够這樣？他們苦了你，侮辱了你，我的小鳥，你在淒慘之中，你還爲我不安，允許掙錢償還我的債，老實說，這個意思就是，你將以你的脆弱的健康致你自己的死命，好償還我的債。你只消想一想，瓦蘭加，你說些什麼話！你爲什麼要縫紉呢？你爲什麼要工作，以憂慮煩擾你的可憐的小腦袋，損傷你的可愛的眼睛，毀壞你的健康呢？呵，瓦蘭加，瓦蘭加！你想，可愛的人，我一點用處都沒有，我自己知道我一點用處都沒有，但是我要使我自己有點用處！我要戰勝一切，我要找額外的的工作，我要替各種的文人抄寫各種稿本，我要到他們那里去，我要糾纏他們給我工作，你知道，可愛的人，他們尋找良好的抄寫人，我知道他們尋找這樣人，但是我不讓你累壞你自己；我不讓你實行這樣的一種不幸的計劃。我一定要借錢，我的天使，不借錢我便要死去。你來信，可愛的人，叫我莫怕重利——我不怕，親愛的人，我不會被嚇住的。現在什麼事情都嚇不住我了。我要借四十塊紙盧布，我愛；這並不多，瓦蘭加，你想怎麼樣？他們在我的第一句話上將信心我四十盧布麼？我的意思是說，你想，在第一眼上我能够引起人家的信心麼？他們能在第一眼從我的相貌上得到一種合宜的印象麼？你回想我的面貌，我的天使，能够引起人家的信心麼？你自己想怎麼樣！你知道，我覺得這般恐怖；這使我十分不舒服，實在說，十分不舒服。從這四十塊盧布中我留二十五塊盧布給你，瓦蘭加，兩塊銀盧布給主婦，其餘的我預定作我自己的化消。你想，我似乎應當多付主婦才對，這甚且是必須的，但是倘若你仔細想一想，親愛的姑娘，將我所需要的都計算出

來，那時候你便知道，多付是不可能的了，因此說也沒有用，提也沒有益。我要用一塊銀盧布買雙靴子；我實在不知道我能不能穿我的舊靴子到局裏去了。一條新的領帶也是必需的，因為舊的已經用了一年了，但是你既然允許我，不但從你的舊護胸給我作領結，並且給我裁出一件小前衫，我可不用再想領結了。這樣靴子和領結都有了。現在論到鈕扣，我愛！你要同意，可愛的人，我不能再沒有鈕扣，幾乎有一半都掉了！我渾身打戰，當我想到大人會注意出這樣的不整潔而且要說幾句話的時候，他將怎樣說呢！恐怕我要聽不見他所說的，可愛的人，因為我要死，立地就死，簡直就為着這種思想羞死！——呵，瓦蘭加！——唔，這些必需費都派完之後，還剩下三塊盧布，這便作日常零用，買半斤淡巴菰，因為我沒有淡巴菰就不能生活，我的小天使，我煙管不入口已經有九天了。實在話，我本想把牠買了來，一句也不對你說，但是我害臊。你在那里受苦，將你自己什麼東西都剝削了，我在這里卻享受各種的奢靡；因此我把這事告訴你，避免良心上的難受。我明白地向你自認，瓦蘭加，我此刻處在一種極端窘迫的境況中，這是我生平沒有遭遇過的。我的主婦輕視我，誰都不重看我；我的可怕的缺乏，我的欠債；在局裏我先前就和我的同事的書記們不和睦——現在，瓦蘭加，簡直是不堪言狀了。我隱藏，我細心地將一切隱藏，不讓任何人發覺。我自己偷偷地從一旁溜進局裏去，我遠離着所有的人。只是向你我才有心腸自由出來……若是他們不給我錢的時候怎麼辦！我們最好還是不想這層，瓦蘭加，不要在事先用這樣思想遏抑我們的精神。我便是因此寫信給你，警誡你莫要想這件事，莫要用罪惡的想像煩擾你自己。呵！上帝！那時候你將怎麼了呢！實在到那時候，你便不從那客舍

搬走，我將同你在一塊；但是不行，到那個時候我便不回来了，我簡直要死在什麼地方不見了。我在這裏老是給你寫信，我應當剪髮了；這使人更可以看得上眼些，可以看得上眼的樣子時常是有點用的。上帝幫助，我要祈禱，動身。

馬·解屋斯金。

八月五日

我的親愛的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你實在切莫失望起來。沒有那一套我們的困苦已經儘够了。

我送你三十個銀戈貝克，我不能够多添了。你要買你自己所最需要的東西，將就對付到明天。我們自己幾乎一點都沒有剩下，我不知道明天又怎麼了。傷心呵，馬加爾亞列舍維奇！不過也無須乎傷心；事情不成功，那是沒有法子的。費都拉說，沒有什麼困難，目前我們能够在這里住，若是我們搬了，也不見得就有什麼許多好處，在什麼地方他們都能找着我們，若是他們想找。不過我此刻住在這裏究竟覺得不大安適。若不是這樣傷心，我許寫了一點事情報告給你。

你的性格怎麼那般特別，馬加爾亞列舍維奇！你把每件事情都太放在心裏了，因此你將永遠是一個不快樂的人。我仔細地讀你所有的來信，我看在每封信裏，你都是爲我焦心，爲我煩惱，然而你對於自己卻

從沒有這樣過。自然，人人都說，你的心腸好，但是我說，未免太好了。我要對你作朋友的忠告，馬加爾亞列舍維奇。我感你的恩，非常感恩爲着你對於我的一切幫助，我深深地感覺着；試想，你就是現在，經過我爲你的一切不幸的不知不覺的原因之後——你就是現在還僅僅爲着我的快樂，我的悲哀，我的情感而生活，我看見這一切當如何呢！若是一個人將別一個人所有的困苦都這樣地放在心裏，這樣熱烈地在每件事上同情，自然他因此要很不快活的。今天你從局裏來看我的時候，我見了你，嚇得一跳。你是如此慘白，如此失望，如此受驚；你並不像你自己了——完全因爲你怕將你的失敗告訴我，怕使我失望，怕使我驚嚇，然而當你看見我幾乎發笑的時候，你的心差不多算安頓了。馬加爾亞列舍維奇！不要傷心，不要失望，要放更懂事些，我求你，我央求你。你將看見一切都會不錯，一切都要變好；不然，你永遠爲別人的困苦而傷心，苦惱，人生於你要成爲一種苦惱的。再會，愛友；我懇求你不要太爲我焦心了。

瓦·朵·

八月五日

我的可愛的人瓦蘭加：

很好，我的天使，很好！你決定了我找不到錢也沒有什麼害處。很好，我很安頓，我很愉快爲着你的緣故。實在我真歡喜你將不拋棄我這老人，卻將在你的客舍住着。實在，一句也不瞞你。當我看見你在來信中關

於我寫得那麼美好並對於我的情感給以相當的敬重的時候我的心可快樂極了我並不是因為驕傲說這話，乃是因為你既然如此關懷我的心，我便看見你是何等愛我了。說我的心作什麼呢！心是任牠自己的意思行的，但是，我的寶貴的，你却提醒我不要心窄。不錯，我的天使，或者是的，我自己也說，心窄是沒有用的！但是雖然這樣，你告訴我，親愛的姑娘，明天我穿什麼靴子到局裏去呢！這便是難點，瓦蘭加；你知道這樣的一種思想能毀壞人，完全把人毀壞了。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並非為自己着急，我並非為自己苦惱；就是在最冷的時候沒有靴子，沒有大衣出門，我都是一樣，我什麼事情都能忍受，什麼事情都擔得起。我是一個不關重要的卑微的人——但是別人要怎麼說呢？到我出入沒有大衣的時候，我的一般仇人用他們惡毒的舌頭要怎麼說呢？你知道，我穿外衣乃是為着別人的緣故，不錯，靴子或者也是為着他們才穿上的。在這樣的情形中，瓦蘭加，靴子是必需的，好維持個人的尊嚴與令名；穿着大窟窿小洞的靴子，尊嚴與令名全都失去了；相信我，親愛的孩子，相信我多年的經驗，聽從像我這樣的一個老人的話，他明白世界，知道人們是什麼樣，不要聽信那些卑鄙的無聊作家和諷刺家的話。

我還沒有詳細告訴你，可愛的人，今天這一切到底是怎樣發生的。我受的不是罪，我在一早晨所忍受的心靈的苦楚，比好多人各自在一年內所忍受的還多。就是這麼一回事：第一，我在清晨一早便動身，為的想會見他，以後還可以按時到局裏去。天上落着這樣的雨雪！我將自己緊緊圍裹在大衣裏，小愛人，我老是向前走，不斷地想：「哦，上帝，饒恕我的罪過，賜我的願望成功！」我經過聖基督教堂，在自己的身上畫十字，

懺悔我所有的罪過，並且想到我不配和上帝協商。我自己深沈地想，什麼東西也不想看；因此我不擇路地向前走去。大街上空洞洞的，我所遇見的人總都好像心神不寧的樣子，然而並不是怪；有誰願在這樣早的時候又是這樣的天氣出門呢！一羣骯髒的工人，迎面走來，這些粗野的東西們撞着我！一陣恐怖的感情臨到我的身上，我覺得不安，實在我連想都不願想錢了——只好聽之，只好聽之罷了！正走到邁斯克列辛橋那里，我的靴底子掉下，因此我實在不知道穿着什麼在走了。那時候我遇見了我們局裏的一位抄寫員雅爾穆來耶夫。他挺直的站起來用兩眼打量着我，好像要請我喝一杯似的。「哼，喝一杯，兄臺。」我想，「沒有那麼多的工夫來喝一杯！」我疲乏得要命，不動地站着，歇了一會，又沈緩地向前走去。我故意地四外張望，想找着一種東西繫住我的注意，分我的心，把我鼓舞起來，但是不成功；什麼東西也繫不住我的思想，並且我如此地泥污，我自己都覺得害臊。最後我看見了遠遠的一座黃色的木房，上面一層作望閣的樣式。「唔，我想：「這就是了，愛米尼安伊凡諾維奇就是這樣向我述說的——馬爾珂夫的住宅。」（瓦蘭加，這就是那個放賬的馬爾珂夫）我幾乎就不知道我在作什麼。本來我知道這是馬爾珂夫的住宅，但是我卻請問了一位崗警。「那是誰的住宅，兄臺？」我說。這個崗警是一個暴戾的東西，好像和誰生氣不願說話似的，從牙齒濾出——馬爾珂夫的住宅。這所有的崗警都是如此地無情，但是我和他們有什麼關係呢？——唔，這一切作成了一個壞的討厭的印象，總之，一件事上又加上一件事；在每種事情中你能發見有些東西與你自己的情形相同，而且永遠是這樣。我順着大街經過這住宅有三次，我越走便覺越壞。「不行，」我想，「他

將不借錢給我，無論如何他將不借給我。我是一個生人，而且這又是一件難張口的事情。我又不是一個惹眼的人——好罷，我想，「憑着命運，但願以後不懊惱；他們不會因為我的嘗試就把我喫掉的。」於是我便輕輕地開了小門。另一種不幸發生了：一條不成樣的家狗追着我，牠瘋瘋傻傻地大聲旺旺的叫——就是這樣不幸的瑣屑的偶然的事常常使人發瘋，瓦蘭加像人膽怯，毀壞他在事先替自己所熟思了的一切決定；因此我提心弔膽地往裏面走去，然而又直闖出禍來了——我走進去，不看見靠門檻下面有什麼，一脚絆在一個女人身上，她正忙着從乳桶裏濾乳到瓦瓶裏，把所有的乳都弄潑了。這不懂事的女人叫喊起來，說道，「你往那里撞呀，先生？你要什麼？」她嚕嚕嚇嚇得不休。瓦蘭加我說這話是表明我在這樣情形中常碰着像這類的事情；好像我的命運就是這樣，常常碰着麻纏。一個老怪婆（即主婦，芬蘭人）伸頭看鬧什麼。我照直走近她的面前。「馬爾珂夫住在這裏麼？」我說。「不，」她說。她不動地站着仔細地打量我。「你找他有什麼事？」我便向她說明愛米尼安伊凡諾維奇所告訴我的種種及其他一切——我說有件小事。老女人便叫她的女兒——赤脚的十幾歲的女孩——「叫你的父親；他總在樓上寓客的房裏。」

我走進去。房間還不錯，牆上掛着有些張畫，全都是將軍的像，一張沙發，一張圍桌，木犀草，鳳仙花——我想，我離開這里，自己退將出去再不來了，豈不好麼？親愛的，我確實想跑！「我最好明天來，」我想，「天氣也要好些，我也要遲一點才來——今天乳弄潑了，將軍們面貌都好像十分使氣的樣子……」我已經走到門跟前，——但是他進來了，——一個頭髮頰白的人，帶着一對賊眼睛，穿着一件油膩的寬服，上面有一

條環腰的帶子。他問我的來意，我便告訴他愛米尼安伊凡諾維奇所告訴我的種種——「四十塊盧布，」我說，「就是這回事。」——我的話沒說完，我從他的眼中看出這件事失敗了。「不行，」他說，「事實上是我沒有錢；你帶有什麼東西作抵押麼？」

我開始說明我沒帶東西來作抵押，但是愛米尼安伊凡諾維奇——實在，要說的話我都說了。他全都聽見了。「不行，」他說，「愛米尼安伊凡諾維奇是什麼人！我沒有錢。」

我想，「唔，不錯，就是這樣；這層我知道，我已經預先感到了。」瓦蘭加實在，若是地球在我的下面裂開了倒好些；我渾身寒慄，我的雙腳麻木，毛孔順着我的脊梁結起疙瘩。我看着他，他看着我，幾乎要說——「滾罷，兄臺，你在這裡停着是沒有用的！若是這樣的一件事情在別的情況中發生，我真要十分地羞慚了。」——「你要錢作什麼用？」——（你看他問我什麼話，瓦蘭加！）我張開我的嘴，想不空地站在那里，但是他連聽都不願聽。「不行，」他說，「我沒有錢，我本來十分願意借給你，」於是我便向他力說，告訴他我只借一筆小款子，我願在一定的日期還他，我願在一定的日期以前還他，利息隨他算，上帝為證！我要還他的。在這剎那，可愛的人，我想起你，我想起你所有的困苦和急需，我想起你的可憐的小小的半盧布。「但是不，」他說，「利息沒有什麼關係；可惜現在除有抵押，並且，我沒有錢。我一點錢沒有，上帝為證！不然，我倒很願意借給你的。」——他也說上帝這痞子！

我不記得我怎麼走將出來，怎麼穿過費布爾格斯基街；我怎麼到渦斯克列辛橋。我疲乏的要命，老是

打戰，渾身都溼透了，只是到十點鐘才趕到局裏。我想把自己弄乾淨一點，但是門房斯涅節利夫說不行，說我要把刷子弄壞了。「刷子是公家的物件，」他說。你看，他們現在是怎樣，我愛，我在這些老爺們面前幾乎比拭靴子的破布還不如。你知道什麼致我的死命麼，瓦爾加？並不是錢致我的死命，倒是這一切日常的煩惱，這一切的耳語，微笑，和戲謔。大人無意間也許一定要問到我的。哦，可愛的人，我的黃金時代過去了。今天我將你所有的來信重讀一遍；傷心呵，瓦爾加；再會，我的親人！上帝保護你。

馬·解屋斯金。

再者——我想半帶諧謔地敘述我的困苦，瓦爾加，只是諧謔好像並沒有顯出來。我想使你歡喜——我一定到你那里去，親愛的姑娘，我一定到你那里去，明天就去。

八月十一日

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我的可愛的人：

我糟了，我們都糟了，我們一起都糟透了。我的名譽，我的尊嚴——完全毀壞了！我毀了，你毀了，可愛的人，你簡直和我一起毀了！這是我，這是我帶你到毀滅的地步！我受逼迫，瓦爾加，我受輕蔑，我變成一個笑柄了，主婦簡直開始辱弄我；今天她當面和我吵嚷；她三翻五次地責罵我，把我看得比一塊小木片還不如。晚間在拉特司雅耶夫那里有一位大聲朗誦我給你的信的草稿；那是我無意中從口袋裏落掉的。我的寶貴

的，他們拿牠當作什麼一種謔語！他們用各樣的豔冶的名字叫我們，不住地鬨堂大笑，這般無信義的東西！我往他們那里去，指責拉特斯雅耶夫的狡猾，說他是一個無信義的東西！但是拉特斯雅耶夫卻回答說：我自己是一個無信義的東西，說我在女流中得勝利，自己快活。他說：「你隱瞞着我們，你是一個魯月拉司。」現在他們都叫我魯月拉司，我沒有別的名字了！你聽見麼？我的小天使，你聽見麼？——他們現在完全知道了，這事的底細他們完全知道了，他們知道你，我的親人，你所有的一切他們完全知道了！這還不够！連法利東也在裏面，他也跟着他們打成一片；我今天差他到香腸店給我買點東西，他不去。「忙着哩！」這就是他說的話。「但這是你的責任。」我說。「那可不是。」他說。「那並不是我的責任。你不付我的女主人錢，因此我對於你是不負責任的。」我不能夠忍受他一個不識字的粗人的這種侮辱，我說：「你這個呆東西，」他回我道：「呆東西你說。」我想他一定是多喝了一杯，這樣地無理，我便說：「你喝醉了，你這個鄙夫！」他答道：「沒化你的錢，無論如何，你自己還沒有錢去喝醉哩；你自己還向別人求二十個戈貝克哩。」他甚至於說：「哼！還是一位先生哩！」親愛的姑娘，事情竟到了這步田地！我實在寤寐活着，瓦蘭加的確我好像是個無賴，比沒有護照的走江湖者還可怖的災殃！我毀了，簡直毀了！我無可救藥地毀了。

馬·爾·

八月十三日

我的親愛的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什麼都沒有，除了左一番右一番的困苦加在我們的身上！我自己就不知道怎麼辦好！現在你將怎麼了，我也很少希望的；今天早晨鬃斗烙了我的左手；我無意間把牠弄倒，拉下來打傷我自己，同時又把我的手烙了。我簡直不能生活，費都拉病有三天了。我焦心的難受。我送你三十個銀戈貝克，我們所剩下的差不多都在這里了，上帝知道我本是如何願在你窮乏的時候幫助你。我如此地煩惱，我要哭了。再會，我的朋友！若是你今天來看我們，那即便十分安慰我們了。

瓦·朵·

八月十四日

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你是怎麼一回事？你倒真像不怕上帝似的！你簡直使我發瘋，你就不害臊麼？你將毀壞你自己；你至少應當想想你的令名！你是一個有體面，有大人般的感情，有自尊心的人，大家所知道的！你真要羞死！你就不憐惜你的頰白的頭髮麼？你就不怕上帝麼？費都拉說她再不幫助你了，我也不給你錢了。你把我引到什麼一種境地，馬加爾亞列舍維奇！你一定以為你這樣地胡作非為，於我沒有什麼關係；你不知道我爲着你的

緣故忍受了什麼！我連樓梯都不能下；人人看着我，用手指指着，說出這樣難聽的話；他們簡直說我「和一個酒徒相好了。」你想，聽見這話是怎麼樣！當我把你引進來的時候，所有的寓客都侮蔑地指着你；「看他們說，」又把那個書記引進去了。」我爲你真要醜得昏死過去了。我起誓要搬開這里。我要往不論什麼地方去作個僕女或洗衣婦，我不在這里了。我寫信給你，叫你到這里來看我，但是你卻不來。可見我的眼淚和祈求在你的面前算不了什麼，馬加爾亞列舍維奇！你的錢從那里弄來的？爲着上帝的緣故，千萬要小心！你真毀壞你自己，白白地毀壞你自己！這是何等地羞恥，這是何等地侮辱！昨夜主婦不准你進去，你在迴廊上度了一夜。我完全知道。倘若你知道當我曉得了這一切的時候，我是何等地苦惱呵！來看我；在我們這里你將快活；我們要一塊看，我們要回憶過去。費都拉要告訴我們她作巡禮者時候的經歷。爲着我的緣故，不要毀壞你自己和我。我活着只是爲着你，爲着你的緣故，我和你一塊住着，然而你現在竟是這樣地作爲作個大丈夫罷，穩站在不幸之中，記住，貧窮並不是一樁罪過。爲什麼失望呢？這全是暫時的！上帝幫助——一切都將變好，只是你自己現在要得自持。我送你二十個戈貝克，給你自己買淡巴菰或買你要買的什麼東西，只是爲着上帝的緣故，莫要化在有害的東西上了。來看我們，一定要來。或者你要像以前一樣害臊，但是莫要害臊；那是假的羞恥。但願你表明真正的悔悟。信賴上帝。他將善意地安排一切。

八月十九日

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可愛的人：

我害臊，小愛人，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我十分害臊。但是究竟這有什麼十分作怪的呢，我愛？爲什麼不使自己的心中快樂一點呢？我不想我的靴底子了，靴底子是小事，而且永遠是一塊簡單的，無味的，髒靴底子罷了。靴子也是小事！希臘的聖賢走動常是不穿靴子的，我們爲什麼要用這樣的無價值的東西驕養自己呢？而且我爲什麼要因爲這些東西被侮辱，被輕視呢？你告訴費都拉，她真是一個沒意思的，不安頓的，大驚小怪的女人，並且是一個愚蠢的東西，說不出地愚蠢！至於我的頰白的頭髮，你在這上面卻十分誤會了，我的親人，因爲我絕不會像你所想的那樣老。愛米尼安向你致他的敬意。你來信說你傷心而且哀哭；我告訴你，我也是傷心而且哀哭。總結起來說，我願你健康，幸福，至於我自己也是健康，幸福，我的天使，我不變地是你的朋友。

馬加爾解屋斯金。

八月二十一日

尊貴的馬丹和親愛的朋友，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

我覺得有罪，我覺得我在你的面前有罪，在我想來，愛友，讓我覺得，那是一點益處都沒有，無論你怎麼

說在我未有這種劣行以前我就完全覺着了這一切。但是我灰心而且墮落。知道我是做錯了。我愛我並不是一個壞人，心腸並不殘忍，我要是苦楚你的小心肝，可愛的人，我一定多少要像一隻殘酷的老虎，然而我卻只有一副羊羔的心腸，而且你知道的，我並沒有殘酷的傾向；因此，我的天使，在我的劣行上我並不是完全有罪，因為我的感情，我的思想都是無罪的，其實我就不知道有什麼罪。這完全是如此地莫明其妙，可愛的人！你送我三十個銀戈貝克，又送我二十個戈貝克；我看着你的可憐的小錢，心中疼痛。你烙了你的手，你自己不久就要挨餓了，你還寫信叫我買淡巴菰。在這樣的情形中我當怎樣辦呢？難道我就沒有良心上的劇痛，竟像強盜一般的劫掠你可憐的小孤女麼！我全然灰心了，可愛的人——起初我不禁感覺得我一點用都沒有，我簡直就和我的靴子一樣，我覺得把自己看得有什麼重要是不合適的，反之，我卻看我自己彷彿有些不像樣，而且有點無恥似的。當我失去我的自尊心，否認我的身分和我的尊嚴的時候，什麼於我都完了，這意思就是墮落，無奈何的墮落！這是命定的，我並沒有罪。

我起初只出去吸點空氣，但是事情和繼地出現了；大自然是如此地多淚，天氣異常寒冷，雨老是下着；我遇着了愛米尼安。他所有的東西都當了。瓦蘭加，他所有的樣樣東西都完了；我遇見他的時候，他已經有兩天兩夜沒有嘗一點東西了，因此他會想去當人們所不能當的東西，這些東西是從沒有入過當的。瓦蘭加，我忍不住了，這大半是出自一種人類的感情，小半是由於我自己的意向。罪孽就是這樣地出來了，我愛我們一塊如何地哀哭！我們談到了你。他的性情非常好，他是一個性情非常好的人，並且是一個非常有感

情的人這全是我自己感覺着的。親愛的姑娘，正是因為這我才哀哭，我是十分地感覺着。我知道我負於你的好多，可愛的人。自從我知道了你，我便首先更知道了我自己，而且我愛了你；在我沒有認識你的時候，我的天使，我是孤寂的而且彷彿是死了，不會在世上活着似的。他們——惡毒的畜生——說就是我的外貌都不像樣子，他們討厭我；因此我也討厭起我自己來了；他們說我蠢笨，我也實在想我自己是蠢笨，但是當你到我這里來的時候，你歡欣了我的陰慘的生活，因此我的心，我的靈魂充滿了光明，心靈也寧靜了，我知道我並不比別人壞；不過就是我不漂亮，我不風流，但是我仍然是一個人，在心腸上，在心智上，我都是一個人。現在我覺得我受命運的逼迫和壓制，我對於我的尊嚴完全失了信心，而且我被災殃毀害完全灰心了。現在你既然都知道了，那麼，我愛，我流淚地請求你莫要再問我那件事，因為我的心正裂傷着，在那於我是非常辛酸而且難以忍受。

我重申我對於你的敬重，依舊是你的忠誠的朋友，

馬加爾解屋斯金。

九月三日

上次的信我並沒寫完，馬加爾亞列舍維奇，因為我很難以下筆。有時我有些閒空，在這些時候我歡喜孤單，哭泣，沒有人分我的哀痛，這樣的閒空現在越變越常有了。在我的回憶之中，有種模糊不可解的東西，

常常不住地而且如此猛烈地衝擊我，使我一連幾點鐘對於外界的事物完全感覺不着，而且把現時的一切，一切都忘記了。我的現在生活沒有一種印象——無論是歡欣的或是痛苦的，傷心的——不使我想起我的過去的某種同樣的東西，尤其是在我的童年，我的黃金的童年！但是在這樣的閒空之後，我常覺得抑鬱。我彷彿因此軟弱了；我的夢想使我疲倦，並且我的健康也是一天比一天變壞。但是今天新鮮的明媚的輝煌的清晨——在這里的秋天是很少有這樣的——興起了我，我愉快地歡迎牠。秋天已經和我們在一起了！我是何等地慣愛鄉間的秋呵！那時我還只是一個小孩子，但是我已經感覺得許多了。我愛秋天的暮晚比早晨還要愛。我記得離我們住宅沒有幾步遠的山下有一個湖。這個湖——好像我現在正看着牠似的——這個湖是如此地寬，如此地平，水晶一般的鮮明而澄清！有時，若是暮晚很靜寂的，湖水便也平靜起來；在岸上生長的樹木沒有一片葉兒搖動，水面是明鏡一般的靜止着。新鮮呵！清涼呵！露珠落在草上，燈光在岸上的茅舍裏閃爍着，有些人驅着牲畜回家。那時候我便輕輕地溜出去，看我的湖，看着牠我將一切事情都忘記了。在水的邊際，漁人燒着一把柴火，火光遠遠地，遠遠地在水面上反映。天空是如此地清冷而且藍蔚，順着地平線上拋出許多火紅的條紋，這條紋變得漸漸灰白；月亮上來了；空氣是如此地助聲，若是一隻受驚的鳥兒飛動，或一根蘆葦在微風中搖曳，或一條魚在湖中搏水，一切都能够聽見。一片白茫茫的水汽，輕薄的，透明的，升在綠水上面；遠方陰暗起來；一切都好像沈沒在迷霧裏面，同時在近旁的一切——船，岸，島——如此峻峭地伸出，好像鑿子鑄成的一般；水桶被拋在一邊忘記了，在靠近岸子的水面上漂着，柳

條低掛着黃葉絞纏在葦叢裏——一隻棲遲的海鷗飛起，又沈沒入寒水中了，又飛起來，迷失在煙霧的裏面——我凝視着而且聽着——奇異呵！我是何等地歡欣！我那時還只是一個嬰兒，一個小孩……

我十分愛秋天，愛暮秋，那時候他們收穫，完結一年所有的工作，那時候農人開始在晚間一塊聚在他們的茅舍裏，他們都盼望着冬天。天氣不住地越變越陰鬱；黃葉在禿林邊沿的小路上撒滿了，同時森林變得越發藍蔚而且陰暗——尤其是在暮晚落下溼霧的時候，樹木在霧中閃現有如巨人，有如可怕的怪形的幻像。若是我在天已晚了出去散步，落在別人的後面，我如何地獨自的趕着走——可怕！我戰慄得像一片樹葉子樣，時常不住地想，彷彿有種可怕的東西從那空心樹的後面幾乎就要伸頭出來探望；秋風刮過森，林忽忽的，颯颯的，如此悲傷地慟號，從枯枝上吹下一簇黃葉，在空中旋轉，鳥兒獵野地，尖銳地叫着，結成一大而且長的羣，追逐着黃葉，因此天空完全叫他們蒙蓋了，遮黑了。我覺得害怕起來，於是，正好像聽見有人——彷彿誰的聲音——好像有人低語道：「跑，跑，孩子，莫要遲了；這里不久便怕人了，跑，孩子！」——我心中起了一陣恐怖，我便跑開直到喘不出氣來。我到了家，只是喘；家裏他們都正在喧鬧嬉笑；我們所有的小孩子都給了些事做；剝豌豆或罌粟。潮溼的木頭在爐中劈拍地響；母親歡快地照顧我們的歡快的工作；我們的老乳母屋尼兒那給我們講些古老的故事，或術士和死屍的可怕的傳說。我們小孩子們嘴唇上帶笑地彼此緊緊地擠着。忽然我們都不作聲了……哦！一陣喧聲好像有人在叩門——什麼事都沒有，乃是老敷羅洛夫那的紡輪；我們直笑個不了！以後夜間爲着害怕睡不熟，這樣可怕的夢便主宰了我們。有時

醒來卻不敢動，睡在被窩裏打戰，一直到天明。早晨起來的時候，新鮮的好像一朵花。我向窗外一望：田野都蒙着白霜，秋天的薄霜掛在黍枝上；湖面給冰，薄得像樹葉子樣；白茫茫的霧升在上面，鳥兒歡快地叫着。太陽用了輝煌的光線照臨一切，裂破薄冰好像玻璃一般。天氣十分明媚，十分輝煌，十分活潑，火在爐中又劈拍地響起來，我們都圍着銅暖炕坐下，同時我們的黑狗波爾堪，夜間凍木了，和藹地搖着他的尾巴在窗外向裏望。一個農人騎着他的好馬從窗邊經過到林中取柴。人人都十分滿足，十分歡欣……在稻場上積起許許多多的禾堆；極大極大的穀廩，上面用草蓋着，在日光下金黃地閃耀着，慰人的光景呵！大家都是恬靜而且歡樂；上帝用收穫賜福我們全體，他們都知道他們有冬天的麵包；農人知道他的妻子和兒女有飽飯喫；因此在晚間，女子們的歌唱以及她們的跳舞和遊戲是不斷的！因此在主日大家都在上帝的殿中帶着感恩的眼淚祈禱！我的童年是什麼一種黃金的，黃金的時代……

我被回憶誘引，我現在哭泣得如同小孩一樣。我將這一切如此活躍地，如此活躍地憶起，一切的過去如此鮮明地出現在我的面前，然而現在卻是如此陰鬱，如此黑暗……這將怎樣終結，這一切將怎樣終結？你知道麼，我有一種信心，一種確切的感覺，今年秋天我要死了。我十分地，十分地不舒服。我時常想着死，但是我仍然不願意這樣死去，埋葬在這里。或者我要困在牀褥如同在春季一樣，那場病我還沒有十分復原。正是現在我覺得非常無聊。費都拉出去一整天沒有回來，我孤單的坐着。現在我害怕只剩下我自己；我時常覺得好像有個生人在這房裏向我說話似的；尤其是在我開始夢想什麼事情，忽然從沈思中驚醒的時

候，我覺得害怕。就是因為這我才寫給你這麼一封長信；在我寫信的時候，牠便消失了。再會；我的信就此為止，因為我再沒有時間和紙了。我的衣服和帽子當的錢，僅剩下一塊銀盧布。你給了你的主婦兩塊銀盧布；那很好。她現在要安靜一時了。

你一定要把你的衣服弄好一點。再會了，我這麼地疲乏；我不知道我為什麼變得這麼虛弱。一點兒的工作便累了我。若是我真找得活計了，我怎麼做呢？就是這種思想致我的死命。

瓦·朵·

九月五日

我的可愛的人瓦爾加！

今天早晨我接受了許多的印象，我的天使。第一，我的頭痛了一天。爲着想提起自己的精神，我便去順着芳坦加散步。晚上是這樣陰陰沈沈的。六點鐘的時候天便要黑了——你看現在是怎麼樣！天並不下雨，但是有霧等於許多雨了。橫貫天空的有寬而且長的陰雲的條紋，沿着運河堤上走的有成羣的人，好像故意似的，他們都帶着這樣可怕的令人喪氣的面孔，喝醉的鄉下老，塌鼻子的芬蘭女人，穿着高靴子，披散着頭髮，工人，車夫，和我一樣出來有事的人；童子們，一個木匠的徒弟穿着一件柳條花的寬服，消瘦憔悴，臉上滿是油灰，手裏拿着一把鎖；一個退職的兵士，有一俄丈高，等着別人買他的鉛筆刀或銅戒指——你看就

是這樣的羣衆。好像這個時間是專爲這般人預備的。芳坦加是一道貿易的運河！這樣的一簇駁船我奇怪那里怎麼能容得了這些橋上坐着有些婦女們，身邊滿放着溼的薑餅和爛的蘋果，她們自己也好像那溼溼而且髒。沿着芳坦加散步真是無味！脚下是溼的青石，兩邊是高聳的，黑的，煤污的房宇；頭上脚下都是霧。今天晚上天氣是何等陰沈而慘澹呵！

我走回到郭婁和瓦街的時候，天已經黑了，他們開始燃起煤氣燈。我好久沒有到郭婁和瓦街了。真是一條熱鬧的大街！什麼樣的鋪子，闊綽的大商店；每樣東西都是異常輝煌燦爛；玻璃下面的材料，花，各種帶絲條的帽子。人家要想這一切都排出來作展覽的——但可不是有一般人不斷買這些東西送他們的妻子。真是一條富足的大街！在郭婁和瓦街住着許多德意志的餅乾工人；同樣他們也一定是一幫很有價值的人。在每分鐘有好多馬車來往；我奇怪馬路怎麼受得了這一切！這樣華麗的馬車，窗戶輝煌着好像鏡子似的，裏面是綢緞和天鵝絨，貴族的僕從佩着肩章，帶着腰刀；我斜眼向所有的馬車裏面看，全是貴族婦女在坐着，那般的盛裝起來，或者是候爵夫人和公主們罷。不消說這正是她們這一般人趕去赴跳舞會和聚會的時候。大概能更接近地晤見公主和上流貴婦是很有趣的；那一定是很不錯的；我從來沒有看過她們；除了正如今天順眼一瞥她們的馬車而外。那時候我想到你。哦，我的可愛的人！我想到你的時候，我的心便疼痛起來！你爲什麼這樣地不幸？我的瓦蘭加！你那一點不如她們所有的人呢？你是良善，可愛，深受教育的；爲什麼這樣一種殘酷的命運攤你承受呢？爲什麼會有這麼一回事，好人拋下受苦，同時幸福卻向別人跟

前奔去；我知道，我知道，我愛想這件事情是不對的，這是狂妄的思想；但是實在說，準情度理的說，爲什麼命運好像一隻烏鴉似的，爲那還在母腹中的孩子呱呱的叫好命，同時卻讓另一位在孤兒院裏開始生活？你知道呆子伊凡受命運的寵眷，這件事是常有的。「你——呆子伊凡——躺在你的爺爺的錢袋裏，喫，快活，然而你——某某——只能舐你的嘴唇；你原只合這樣，某某兄臺！」這是一樁罪過，可愛的人，像這樣地想，是一樁罪過，但是有時人不能自禁，罪過便潛進人的心中來了。你也應當乘着這樣的馬車馳驅，我的小愛人。將軍們當渴望有一瞥你的榮幸——並不是像我們這樣的人；你應當用綢緞和黃金裝飾，代替你現在的一件小小的舊亞麻布的外衫。你也不至於成爲一個瘦削的，脆弱的小物件，如同你現在似的，倒要像一個小糖人，活潑，豐圓而且紅潤。那麼，我也要愉快了，只要我在大街上從那鮮明的閃耀着的窗戶看着你，只要看見你的影子。你是幸福而且愉快，這種思想，我的美麗的小鳥呵，也便足夠使我歡喜的了。但是現在是怎樣！惡毒的人們陷害了你還不足，一個卑鄙的下賤的東西又去侮辱你。因爲他穿着華麗的外衣，因爲他從一副金絲的眼鏡裏向你，這無恥的傢伙，他能作他所喜歡作的，人家必須姑且聽他所說的，無論是怎樣地不像樣！喂，真是這樣麼，漂亮的老爺們？這全是爲什麼？因爲你是一個孤女，因爲你是一個無助者，因爲你沒有有勢力的朋友幫助，保護你。這般無緣無故地侮辱孤女的人，我們叫他作什麼呢？他們是無知的野獸，不是人；簡直不是東西。他們只是等於零，沒有真實的存在，我確信這層。他們便是像這樣，這些傢伙！在我看來，我的親人，我今天在郭婁和瓦街上遇着的沿街作樂的人比他們都值得敬重些。他一整天走動，希

望得幾文小錢糊口，但他是自己的主人，他是在掙錢養活自己。他不想求人佈施；但是他爲着別人的快樂勞苦得好像一個機械——說：「我盡我的力量給別人快樂。」他是一個乞丐，他是一個乞丐，不錯，他在那方面都仍然是一個乞丐，但他是一個可尊敬的乞丐；他又冷又乏，但他仍然工作；雖說是隨他的便，他仍然工作。有許多誠實的人們，我愛，雖然他們所掙的，同他們工作的益處和量數比例起來是很少，可是他們對誰都不低頭，對誰都不祈求麵包。我正像那個沿街作樂的人——自然我一點也不像他。但是在我自己的意思上，在一種高尚的自傲的意思上，我盡力工作，盡我所有的能爲，正和他所作的一樣。別的我再也不能了，我是沒有說的。

我說到那個沿街作樂的人，我的可愛的人，是因爲我今天加倍覺得我的窮困。我停着看那個沿街作樂的人。我的心情是這樣，我停着好散散我的心。我在那里站着，還有幾個車夫，一個青年女子，一個小女孩，那樣的一個骯髒的小東西。沿街作樂的人在一家窗前停着。我注意一個小男孩子，年紀約有十歲；他本當是很好看的，但是他外貌好像十分有病，十分脆弱，身上除了一件短衫幾乎什麼東西都沒有，脚也差不多就算光着，張着嘴；他正傾聽着音樂——好像三歲孩子一樣！他注視德意志人的玩偶跳舞，同時他自己的雙手雙脚都凍木了；他戰慄並且咬着他的袖頭。我注意他手中有一張小紙。一位紳士走過，投給沿街作樂的人一個小錢幣，這錢幣直接落在玩具法蘭西人和婦女跳舞着的一個帶圍欄的箱子裏。這孩子剛一聽見錢幣的叮噹聲音，驚慌的四外張望，顯然想這錢是我給的。他到我的面前。他的小手顫抖，他的微小的

聲音顫抖，他把紙拏出來給我說——字條！我打開字條，唔，這是平常的事情，說道：「仁慈的老爺，孩子們的母親正要死了，三個孩子挨餓，那麼此刻幫助我們罷，我要死了，到那個世界裏我要爲你祈禱，我的恩人，因爲你現在不忘記我的嬰兒。」唔，這有什麼；我可以看出這是什麼意思，一件日常的事情，但是我不能給他什麼呢？我什麼都沒給他，我是何等難受呵！這孩子是可憐，身上都凍青了，或者還餓，並不是撒謊，的確他不是撒謊，我知道。但是不當的便是這般可惡的作母親的，不照料她們自己的孩子，卻在寒冷天氣打發他們半赤裸的出來乞求。或者她是一個沒見識的呆蠢的女人，或者沒有一個人替她忙，因此她簡直就盤腿坐着，或者他真是病了。可是無論如何她可以往相當的地方乞求。不過也許她簡直是一個騙子，故意打發一個飢餓的消薄的孩子出來欺哄人，使他害病。這於一個可憐的孩子是什麼一種訓練呢？這簡直冷硬他的心，他亂跑向人們乞求，但是人們走路卻沒有功夫和他糾纏。他們的心好似石頭；他們的言語是殘酷的。「過去，滾罷，頑皮的東西！」這便是他所聽見人人說的，孩子的心日漸冷硬起來，這可憐的受嚇的孩子白白地凍得打戰，好像一隻從破巢落出來的初生羽毛的雛鳥一樣。他的脚手冷凍的了不得，呼吸也困難起來。他咳嗽，不久疾病便如一條不乾淨的蟲一般爬進他的胸中，死神暗暗地臨到他的身上，無救，無躲，這便是他的人生！有時人生就是這樣！哦，瓦蘭加，聽見「爲着基督的緣故」而走過去卻不給一點東西，只告訴他「上帝幫助你」，真不幸呵。有時候「爲着基督的緣故」還沒有什麼（「爲着基督的緣故」有各色各樣的，瓦蘭加。）有時候「爲着基督的緣故」是一種拖長的，囁囁的，習慣的，經就的，照例的乞丐的哀鳴；拒

絕像這樣的一個人並不十分痛苦；他是一個老手，以乞丐爲業的。人家想他弄慣了；他能够對付，並且知道怎樣對付。有時候「爲着基督的緣故」聲音生硬，粗魯，可怕——如同今天我從那個孩子手中取字條的時候，一個人靠近圍欄站着，並不向人人乞求，向我說道：「給我一文錢，先生，爲着基督的緣故！」他的聲音是這樣地粗糙，顫抖，我大大受了感動，然而我一文錢也沒有給他，我沒有錢。有錢的人不喜歡窮人大聲申訴他們的苦命，他們說他們攪擾他們，他們討厭！不錯，實在貧窮時常使人討厭；或者他們的飢餓的呻吟妨礙有錢人的睡眠！

我自己說將出來，我的親人，我給你敘述這一切，一部分是要輕鬆我的心，但是主要的是要給你一種關於我的文章的優美的風格的樣子。因爲你自己不消說是注意了，親愛的姑娘，近來我的風格已經形成了。但是這樣一種抑鬱壓住了我，我開始憐惜我的思想直到靈魂的深處，雖說我知道，我愛，人自憐是沒有什麼好處的，但雖然如此，多少總也覺得舒坦一點。時常什麼緣故都沒有，人實在侮蔑他自己，以爲自己不關重要，連一根草都不值。或者就因爲這個緣故，我受驚慌，受逼迫好像那向我乞求施捨的窮孩子一樣。現在我要用比喻來告訴你，瓦蘭加；聽着：清晨一早當我急忙往局裏去的時候，我看城市怎樣覺醒，起來，冒煙，沸騰，喧嚷——有時你覺得在這樣的一種光景之前你是如此地微小，好像有人敲了你的愛打聽的鼻子，你慢慢地走你的路，水一般的靜寂，草一般的卑微，老是緘默！現在我們來仔細看一看，在那般宏大的，黑的，煤污的建築裏是在幹些什麼。追根明白了這點以後，才判斷人沒原由地侮辱自己，作出不堪的慌亂，究竟

對不對。注意，瓦蘭加，我這是比方的話，並不是按字面上解釋。哦，我們來看一看在這些屋裏幹些什麼。在煙黑的隱蔽處，在那因為貧窮而當作住所的陰溼的洞中，一個工人睡醒了；他作了一夜的靴子夢（這靴子是他昨天偶然割的，）好像一個人應當夢這樣小事似的！但是他是一個手藝人，他是一個皮鞋匠；他專思想他自己的東西是可以原諒的。他的孩子在哭，他的妻子挨餓；然而並不祇是皮鞋匠在早晨起來像這樣親愛的。那倒沒有什麼關係，也不值得寫哩，要緊的是這點，瓦蘭加：在同一住宅裏的近旁，在下一層或上一層樓上，一位富有的人在他的堂皇的房間裏，夜裏或者也作那同樣的靴子的夢，靴子的式樣不同，靴子的意義不同，但仍然是靴子，在我用的這個字的意義上，瓦蘭加，我們每人都有幾分是皮鞋匠。這也倒沒有什麼關係，只是可惜沒有一個人在那位富有的人的身邊，低聲對着他的耳朵說：「莫要想這樣的事情，莫要專爲自己着想，莫要專爲自己生活；你的孩子健康，你的妻子不求飯喫。向你的四周望一望罷，你看不見有比你的靴子更值得焦心的東西麼？」這便是我要用比喻向你說的，瓦蘭加。或者這是太放肆的一種思想，但是有時候我有這種思想，有時牠進入我的腦海，我不禁便用熱烈的話語從心中傾瀉出來。可見一個人就不當把自己看得太低，當他爲城市的喧鬧叫嚷所驚的時候！我要將我的話收結，瓦蘭加，你或者要想，我說的誇張，或是發什麼脾氣，或是我從什麼書上抄下來的。不是，親愛的姑娘，你一定要除去那種思想，並不是那樣；我深恨的是誇張，我並不是發脾氣，我一點也沒有抄書。

我帶着一種抑鬱心情走回家；向桌邊坐下，熱起我的茶壺，預備喝一兩杯茶。我忽然看見我們的窠同

寓的格希科夫向我面前走來。早晨我便注意他不住地繞着別的同寓的人轉來轉去，想要到我這里來。我順便告訴你，瓦蘭加，他們的生活情形比我壞的多了。不錯，他有妻子孩娃！因此，若是我處在他的地位，我真不知道怎麼辦了。格希科夫走近我的面前，向我鞠躬，眼眶裏含着那常有的一滴清淚，他搓他自己的腳，說不出一句話來。我央他坐在一張椅子上——不錯，是一張破的，但是別的沒有。我給他倒了一杯茶。他客氣了好久，但是最後他接下了。他本要不用糖就喝，臨我勸他一定要用糖的時候，他又辯解道歉起來；他爭執了好久，老是客氣，但是最後放下最小的一塊糖在他的杯裏，於是便聲稱他的茶甜極了。哦，貧窮使人降下什麼地步！「好朋友，什麼事？」我向他說。「就是這回事，馬加爾亞列舍維奇，我的恩人。」他說，「請顯點上帝的恩惠，來幫助我的不幸的家庭；我的妻子和兒女都沒有東西喫；你想，這叫我這個作父親的怎麼了。」我要說，但是他攔斷了我的話。「這里的人我都害怕，馬加爾亞列舍維奇——並不是真正害怕，只是好像害臊似的；他們全都是驕傲不遜的人。我本不願煩難你，我的恩人，我知道你自己也是為難，我知道你不能夠多給我，但是千萬要借給我一點，我冒昧的請求你，他說，而且因為我知道你的心腸仁慈，我知道你自己也缺錢，你現在知道困苦是怎麼一回事，這樣你的心會覺得同情。」他結尾說，「原諒我的冒昧和無禮，馬加爾亞列舍維奇。」我回答他說，我本十分樂意，但是我什麼東西都沒有，簡直什麼東西都沒有，「先生，馬加爾亞列舍維奇，」他說，「我並不要多，你看就是這樣——（他的臉飛紅起來）——我的妻子，我的孩子，餓了，——只要十個戈貝克。」這使我的心頭捏痛一下。我想為什麼他們的情形甚至於比我還惡呢。二

十個戈貝克便是我所剩下的一切，我正派定了這幾個錢：我想在明天化在我的最迫切的費用上。

「不行，好朋友，我不能够，就是這樣，」我說。

「先生，馬加爾亞列舍維奇，你願意罷，」他說。「就只十個戈貝克。」

我從我的盒子裏拿出二十個戈貝克來，瓦蘭加，交給他了；無論如何這是一件善事呵！貧窮！我和他暢談起來：「這是什麼緣故，先生，」我說，「你這樣窮迫，還租五塊銀盧布的一個房間呢？」他向我說明，他在半年以前便訂下了，預先付三個月房錢；從那時以後，景況變成這樣，可憐的人無路可走了。他希望他的案子這時本可完結。真是一件討厭的事件！你想，瓦蘭加，他是被告，他牽連在一個在契約上欺蒙公家的商人的案子上；欺騙發現了，商人被傳訊，他便牽連了格希科夫，他在這件事上彷彿也有點關係。但是實際上講，格希科夫只犯輕忽，不慎重，和不可恕的輕視公家利益的罪。這件案子遷延幾年了。格希科夫遭遇了各種的困難。

「我並不犯那加在我身上的不名譽的罪，一點都不犯，」格希科夫說；「我並不犯詭詐和盜竊的罪。」

這件案子在他的品格上加種污點；他被革職，雖說他們並沒有查出他犯了什麼法律上的罪，然而他不到完全將自己洗刷乾淨的時候，他便不能夠從商人那里得到他所應得的一筆大款項，這正是現在法庭上爭辯的題目。我相信他，但是法庭不能相信他的話；這件案子是如此地糾纏夾雜，一百年也判不清頭。他們剛解開一個結子，商人便又接連地提出訴訟。我對格希科夫感覺着最深的同情，我非常地爲他惋惜。

他失業了，沒有品格那里都不用他的；他所貯蓄的一切都喫光了，案子在糾纏着，同時他又必須生活，同時最不相宜地又生了一個孩子，這是一種耗費；他的兒子害病——耗費；死了——耗費；他的妻子有病；他受一種延纏病的折磨；總而言之，他受罪了，他受罪到極點了。不過他說，他希望一兩天內他的事件有一個合宜的結束，現在已經是沒有問題的了。我爲他惋惜，我爲他惋惜，我十分地爲他惋惜，瓦蘭加。我親切的對他。他是一個可憐的，無助的，受傷的人，他需要一位朋友，所以我親切的對他。再會了，親愛的人，願基督和你同在，祝你好。我的可愛的人！我想起你的時候，就好像我是將藥敷在我的疼痛的心上。雖然我爲你受罪，但是爲你受罪使我的心舒服。

你的眞誠的朋友，

馬加爾解屋斯金。

九月九日

我的可愛的人，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

我寫信給你幾乎發狂了。一件可怕的意外的事把我完全弄昏了。我的頭發暈，呵，我的親人，現在我必須要告訴你的的是什麼樣的一樁事呵！這層我們並沒有預先感到。我不相信我沒有預先感到；我預先完全感到了。我的心中曾有過一種預感。在一兩天以前我甚至於夢到這一類的事情。

發生的就是這麼一回事！我要不論筆法地寫給你，正如上帝放進我的心中的一樣。我今天往局裏去。我到了，坐下抄寫。你要知道，瓦蘭加，昨天我也在寫了，就是這麼一回事：提摩菲伊凡諾維奇到我的面前來，親自向我說明，「公文急等着要，」他說，「抄得清清楚楚的，趕快，小心，馬加爾亞列舍維奇，」他說，「今天要簽字。」我要告訴你，我的天使，昨天我變樣了，看見什麼東西都不好受，這樣的一種憂傷抑鬱的心情壓住了我！我的心頭冰冷，我的靈魂陰沈；只有你始終在我的心裏，我可憐的小愛人。這樣我着手抄寫；我抄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只是——我實在不知道怎樣解說——或者是小鬼自己迷蒙了我，或者是命運的一種祕密的判決，或者簡直就是一定要這樣——我漏落了一整行，誰也不知道那成了什麼意思，簡直一點都不通。昨天他們把公文弄遲了，只是今天才拿給大人簽字。今天早晨我在照常的時候到了局裏，好像沒事的样子，自己便在愛米尼安伊凡諾維奇身邊坐下。我要告訴你，我的親人，近來我比先前更害臊，更不舒服。近來我連誰都不注意了。只要誰的椅子輾軋一聲，我便覺得半死不活的。今天正是這樣，我坐下好像一個刺蝟似的蹲伏着縮成一團，因此愛非摩亞幾穆維奇（從來沒有過這樣善擲揄的人）說，使大家都聽見了：「你怎麼這般酸味的坐着，馬加爾亞列舍維奇？」於是他這樣的一扯臉，使每個靠近他和我坐着的人哄堂大笑起來，自然是笑我。他們老是笑個不休！我用雙手掩着我的耳朵，緊閉着我的眼睛，不動地坐着。這便是我所常作的；他們立刻便停住了。我忽然聽見一陣喧風，一陣驚慌，一陣亂嚷；我聽見——我的耳朵沒有欺哄我麼？——他們在說我，找我，叫我解屋斯金。我的心在裏面開始發抖，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爲什

麼這般害怕；我只知道我受了我生平所從沒有受過的那麼樣的驚慌。我緊坐在椅子上，好像一點事沒有似的，好像不是我似的。但是他們漸漸地走近了。最後，他們靠近我的耳朵，叫道：「解屋斯金，解屋斯金那里是解屋斯金？」我睜開眼睛；伊斯泰斐伊凡諾維奇正站在我的面前；他說：「馬加爾亞列舍維奇，趕快到大人那里去！你在那件公文裏抄錯了一處！」他所說的就是這幾句，但是這儘够了；這不是說得儘够了麼，瓦蘭加？我半死的，嚇呆了，不知道自己在作什麼，我走去——我確是半死不活的。他引我經過一個房間，經過第二個，經過第三個，到了大人的房間！那時候我的思想我不能夠確切地一一告訴你。我看見大人在站着，他們都圍着他。我大概沒有鞠躬；我忘記了。我是如此狼狽，我的嘴脣抖戰，我的雙腿抖戰。這也是難得的，親愛的姑娘。第一，我害臊；我一瞥右邊的鏡子，我所看見的光景也儘够使人發瘋了。第二，我舉止動作常是避人，好像在上世界上就沒有我這個人似的。因此大人幾乎就沒注意有這個人存在。或者他可以偶然聽說局裏有一個書記姓解屋斯金，但是從沒有比這更進一層的關係。

他氣惱地問道：「你這是怎麼弄的，先生？你的眼睛在哪里公文等着要；那是急等着要，你卻把牠毀壞了。你這到底是怎麼弄的……！」

說到這里，大人轉向伊斯泰斐伊凡諾維奇。我只能夠偶而聽見傳出來的幾個字音：「疎忽粗心！你將使我們爲難了！」我彷彿想說什麼，曾張開了嘴，我想求他的饒恕，但是我不能夠；我想跑開，但是又不敢嘗試，於是：於是，瓦蘭加，一件事發生得如此可怕，就是現在我幾乎都拿不住我的筆，羞呵！一個鈕扣——

鬼氣——繫着一根線掛在我的制服上——忽然掉了，在他板上跳動（顯然是我無意之間碰了牠）叮噹的響，可惡的東西，直接滾到大人的脚前——在一陣奧妙的靜寂之中！這便是我的唯一的辯解，我的僅有的剖白，我的唯一的回答，我向大人所要說的一切！結果，可怕極了！大人的注意立刻轉到我的面貌和衣服上來。我記起我在鏡中所看見的；我忙撲上前去捉鈕扣！某種傻氣主宰了我，我彎下腰，想把鈕扣拾將起來——牠亂轉急滾，我捉不住牠，總而言之，這更顯見得我的本領了。那時候我覺得我的力量要使盡了，一切，一切都喪失了！我的名譽喪失了，我整個的人喪失了！那時無緣無故地鐵利沙和法利東的聲音都在我的耳中作響，最後，我拾起扣子，把腰伸直，我若是一個呆子，我至少也會把雙手放在兩旁安靜地站着！但是，一點都不這樣。我開始把鈕扣安在斷線上，好像可以掛上似的，我確實笑了，確實笑了。大人一上來把身子轉過去，以後又瞥視我一下——我聽見他向伊斯泰斐伊凡諾維奇說：「這是怎麼弄的……你看，他……他是什麼人！什麼一種人……」呵，我的親人，你想想！他是什麼人！而且「什麼一種人」這真顯見得我了！我聽見伊斯泰斐伊凡諾維奇說：「沒有被記過，什麼過都沒有被記，品行優良，薪水照發……」「唔，想法幫助他，讓他預支一點。」大人說……「但是他已經預支了。」他說：「他在沒多時以前已經預支去他的薪水了，他顯然是爲難，但是他的品行不錯，沒有被記過，從來就沒有被記過一次。」

我的天使，我在燃燒着，在地獄的火中燃燒着，我要死了……

「好罷。」大人說。「趕快再抄一遍辭彙，斯金，到這里來，要一字不錯地再抄一遍，聚着……」大人轉

身向別的人們，給他們各種吩咐，他們都走了。他們剛走了的時候，大人急忙拿出他的期票存記簿，從那上面扯下一張一百盧布的期票。「這里，」他說，「要用拿去罷，我只能幫助你這些，拿去罷……」他便把期票塞在我的手裏。我打戰，我的天使，我全部的靈魂抖戰，我不知道我遭遇的是怎麼一回事，我要去抓住他的手親吻，但是他的臉飛紅起來，可愛的人，而且——我絲毫假話都不說——他拿了我的卑賤的手，握了一握，正是這樣拿着握了一握，好像我是他的同等人似的，好像我正和他自己一般的是這樣的一位大人似的。「你可以去了，」他說；「這是我所能夠幫助你的……莫要抄錯了——現在過錯算完了。」

瓦蘭加，我現在是這樣地決定了。我請求你和費都拉，而且若是我有孩子，我要吩咐他們向上帝祈禱，你看就是這樣：不是爲着親生的父親，卻是爲着大人終身每天祈禱！我還要說，我愛，我鄭重地說——好好注意聽着，瓦蘭加——我起誓，雖然在我們最悲苦的日子我忍受着心靈的苦痛，看着你，你的窮困，看着我，我的羞辱和我的無用，這一切我都不顧，我起誓，這一百盧布對於我並抵不上大人下駕和我這一根稻草，一個卑鄙的酒徒握手！他藉此回復了原來的我，他藉着這種舉動復活了我的精神，使我的生活永遠地更甜蜜，我確信在全能者的面前無論我是如何有罪，然而我爲大人的幸福和興旺的禱告將達到他的寶座……

我的可愛的人！我現在昏亂的要命，激動的要命！我的心正在衝擊，好像要衝出我的胸腔似的，我覺得我彷彿渾身都軟弱了。

我送你四十五塊盧布我給主婦二十塊自己留下三十五塊用二十塊添補我的衣服留下十五塊日用。但是正在此時，早晨的所有的印象震動了我的全身，我就睡了。不過，我還寧靜，十分地寧靜，只是我的心靈不安，在我內部的深處我感覺得我的靈魂顫抖，戰慄，移動。

我就去看你：但是現在我簡直被這一切的感覺弄昏了……上帝明見一切，瓦蘭加，我的無價的可愛的人！

你的有價值的朋友，

馬加爾解屋斯金。

九月十日

我的親愛的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我對於你的幸福真正是說不出地歡喜，而且十分稱讚你的上司的良善，我的朋友。這樣，現在你將少受一會困苦了！但是爲着上帝的緣故，不要再浪費你的錢。安靜地過活，能儉省便儉省，從今天起，便貯蓄一點兒，不幸便不會再趁你的不備而來了。不要爲我們焦心，爲着上帝的緣故。費都拉和我將就可以過活。你爲什麼送我們這麼多的錢，馬加爾亞列舍維奇！我們絲毫也用不着。我們所有的已經使我們滿足了。不錯，我們不久便需要錢搬開這個寓所，但是費都拉正等待人家償還她一筆舊債，這筆債欠了好久了。不過我

要留下二十塊盧布，作必需的費用。其餘的我送給你，請當心你的錢，馬加爾亞列舍維奇。再會了。現在安心過活罷。祝你健康而且愉快。我還願給你多寫，但是我覺得疲乏的要命；昨天我一整天都沒有起牀。你允許來，很好。請你千萬來看我，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瓦·朵·

九月十一日

我的親愛的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

我請求你，我的親人，現在不要離開我，這時候我十分幸福，一切都滿意。我的可愛的人！不要聽費都拉的話，我將盡做你所好的；只消因為對於大人的尊敬，我將改善我的行爲，我將小心地改善我的行爲；我們將彼此再寫幸福的信，我們將彼此信賴我們的心意，我們的快樂，我們的憂慮——若是我們將有什麼憂慮；我們將幸福地和睦地共同生活。我們將研究文學……我的天使！在我的命運裏一切都改變了，一切都改變好些了。主婦變得更好說話，鐵利沙更懂事，就是法利東也變得更勤快了。我和拉特司、雅耶夫重修舊好。我快活地自己到他那里去。他實在是一位好人，瓦蘭加，先前我所說他的一切害處都是瞎話。我發現了，那完全是一種憎恨的誹謗。他絲毫描寫我們的意思都沒有；這是他自己向我說的。他給我讀了一篇新的作品。至於他那時叫我魯月拉司，那並不是一個侮辱的或無禮的稱呼；他向我解釋。這個字直接從外國

借用過來的，意思就是「一個機伶的人。」按文學上更雅緻地說，那意思就是「要得小心看望的一個青年人。」你看絲毫那種意思都沒有。這是一種並無惡意的戲言，我的天使！我是一個懵懂人，我那時愚昧地生起氣來，現在我向他道歉了。……今天天氣真好，瓦蘭加，真好極了。不錯，今天早晨有一層薄霜，好像從篩箕撒下來的一般。這並沒有什麼，這只使空氣更新鮮一點。我去買靴子，買了一雙很好的靴子。我順着涅夫斯基走。我讀蜜蜂。怎麼！我將最要緊的事忘記了告訴你。

你知道麼，就是這回事：

今天早晨我向愛米尼安、伊凡諾維奇和亞克先基米哈羅維奇談論大人。不錯，瓦蘭加，大人如此慈惠地待遇的人並不祇我一個。他所照顧的並不祇我一個，世上誰都知道他的心腸仁慈。在很多的地方人都頌揚他，並流着感謝的眼淚。一個孤女在他的家中撫養成成人。他給她一份妝奩，把她嫁給一個在大人跟前擔任特別職務的有名的小官。他位置了一個寡婦的兒子在某局裏，並且作了許多其他善事。我想，加上我的微小部分，敘述大人的行為使大家都聽見，這是我的責任；我將一切都告訴他們，絲毫都不隱瞞。我厚着我的臉皮。在這樣的情況下，有什麼羞恥，有什麼尊嚴！我大聲地說——傳揚大人的善行！我熱心地說，我懇切地說，並不紅臉，反之，我還得意我有這樣的一段故事告人。我將一切都告訴他們（只是我並沒有提起你，我刁，瓦蘭加，）關於我的主婦，關於法利東，關於拉特斯雅耶夫，關於靴子並關於馬爾珂夫——我將一切都告訴他們了。彷彿有人微微笑了一笑，實在，他們都是微微笑了一笑。或者他們看我的外貌有什麼

可笑，或者是關於我的靴子——是的，一定是關於我的靴子。他們那樣不能有什麼惡意的。這並沒有什麼，只是年青，或者因為他們都是小有錢的人，但是他們絕不能夠有什麼不好的惡意嘲笑我所說的。我所說的關於大人的話——他們是不能夠那樣的。他們能夠麼，瓦蘭加？

我直到此刻還不能夠清醒過來，可愛的人。所有這一切的遭遇十分攪亂了我！你有沒有勞柴？莫要受了涼，瓦蘭加；你會非常容易受涼的。呵，我的親親的寶貴的，你用你的憂傷的思想害我。我向上帝禱告，我怎樣地爲你禱告呵，我愛！比方說，你得到你的羊毛襪子和其他暖些的衣服麼？聽着，可愛的人，你若是需要什麼東西，爲着上帝的緣故，莫要傷你的老友的感情，直接到我這里來。如今我們的壞日子已經過去了。莫要掛念我。往前去一切都是十分鮮明，十分幸福！

那真正是一個傷心的時期，瓦蘭加！但是，沒有關係，已經過去了！歲月將過去，我們將爲那段時光嘆息。我想起我的青春來了。哈！我那時常是連一文錢都沒有！我冷，我餓，但是快活。在早晨的時候我便順着涅夫斯基大街走，看見一個漂亮的小臉兒，便愉快一整天。那真正是一個光華的，光華的時期，可愛的人！在世上活着真好呵，瓦蘭加！尤其是在彼得堡。昨天我眼淚汪汪地懊悔，向着主上帝禱告，求他饒恕我在那傷心的時期的一切罪過；我的怨艾，我的放肆的思想，我的飲酒和我的失望。我在禱告中親密地想起你來。只有你堅固了我，瓦蘭加，只有你安慰了我，你用你的意見和善言勉勵我走我的路。我永遠不能忘記這層，親愛的人。今天我吻了你所有的來信，可愛的人！再會了，我的寶貴的。他們說靠近這里不遠有個地方賣廉價的衣

服。這樣我將打聽一下。再會，我的天使。再會！

你的十二分忠誠的，

馬加爾解屋斯金。

九月十五日

親愛的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我覺得昏亂的要命。聽我說這里發生了什麼事。我預先覺着彷彿有種重大的事情。你自己想想，我的寶貴的朋友貝珂夫先生來在彼得堡了。費都拉遇見了他。他正坐在車裏，他叫馬車停住，親自走到費都拉跟前，打聽她在哪里住。一上來她沒告訴他。他笑着說，他知道她和誰住一塊。（顯然是安那費多羅夫那將一切告訴他了。）比時費都拉忍受不住，便在大街上立刻責罵他，說他是一個不道德的人，說我所受的一切困苦都是因為他。他回答說，一文錢沒有的人自然是要受罪的。費都拉回答說我本可以掙我自己的生活費，我本可以嫁了人或是有種職業了，但是現在我的幸福算永遠破滅，並且我還有病，不能活長了。對於這點，他回答說我還年青，我的腦子裏還有許多謬妄的思想，我的貞操也有些說不清（他的話。）費都拉我兩個以為他不知道我們的寓所，但是忽然昨天剛在我出去到戈斯金院買東西去了之後，他走進我們屋裏來，他不願遇着我在家裏。他仔細地問費都拉關於我們的生活景況，並且查看我們所有的東西；他看

我的活計；最後問道：「你們接交的這位書記是誰？」那時候你從院中經過；費都拉指了你；他瞥視一下，笑將起來；費都拉請他走，告訴他說我因為悲傷病了，說我看見他在我們的屋裏將要不高興的。他緘默了一回，說道：他只是沒有事地進來看，並且要給費都拉二十五塊盧布；自然她不接受。

這究竟是什麼意思？他爲着什麼來看我們？我就不明白他從哪里把我們打聽得這麼清楚！我算猜想昏了。費都拉說，她的嫂子亞克遜耶來看過我們，她的嫂子和洗衣婦那斯泰沙認識，那斯泰沙的表兄是局裏的門房，安那費多羅夫那的姪兒的一個朋友在那局裏辦差事。這樣難道沒有種惡意的閒言四散麼？不過費都拉大半也許是錯了；我們真不知道怎麼想好。他能再來看我們麼？就是這一種思想嚇住了我！當昨天費都拉將這一切都告訴我的時候，我如此地驚懼，就幾乎嚇昏死過去了！他還要什麼？我現在不願知道他了！他和我有什麼關係，可憐的我！哦！我是如何地恐怖！我老是想貝珂夫就在這時走進來了。我還要遭遇什麼！命運還給我備下了什麼？爲着基督的緣故，此刻來看我，馬加爾亞列舍維奇，千萬要來，爲着上帝的緣故，來罷。

九月十八日

我的可愛的人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

今天這里發生了一件說不好地辛酸的，十分奇妙的，料不到的事情。我們的可憐的格希科夫（我一

定要告訴你，瓦蘭加的冤枉大白了。這件案子是在日前結束的，今天他去聽候最後一次的判決。案子完結的於他十分順利。他的一切疏忽粗心的罪名完全釋去了。商人被罰給他一筆大宗的款子，因此他的財政上的情形大大地改善，在他的名譽上並沒留下污點，周圍一切也都好些了——實在，他先前所能希望的一切都達到了。

他在今天下午三點鐘回到家裏。他的面貌都不像他自己了，他的臉是布一般的白，他的雙臂顫動，他不住微笑——他擁抱他的妻子和兒女。我們都羣聚一塊恭賀他。我們的舉動使他大受感動，他向各方鞠躬，和我們每人握手幾次。我甚至於覺得他好像比先前高些似的，他的眼中也再沒有那汪汪的眼淚了。他是何等興奮呵，可憐的人！他不能夠不動地站兩分鐘：碰到他手的東西，他都拾起來，以後又扔下；他不住地微笑，鞠躬，坐下，起立，又坐下。誰也不知道他說些什麼：「我的榮譽，我的榮譽，我的令名，我的兒女，」他老是這樣說！他甚至於流淚。我們大多數的人也流起淚來了；拉特斯雅耶夫顯然是要使他歡欣，說道，「什麼是榮譽，老人，當沒有飯喫的時候，錢是最要緊的，老人，爲着那感謝上帝罷！」他隨即拍他的肩膀。我覺得格希科夫見怪了——並不是他顯然表示不滿意，只是很奇怪地注視着拉特斯雅耶夫，把他的手從他的肩膀上拿下去。他從來就沒有像那樣過，瓦蘭加但是性格有各種不同。譬如，就說我罷，在這樣快樂的時候，我許不會作出驕傲的樣子；有時人實在是鞠躬太隨便了，差不多完全是由於性情好和心腸軟的過度……不過，這可不干我的事！

「是的，」他說，「錢也是一種好東西；感謝上帝，感謝上帝！」以後當我們在他那里的時候，他始終不住地反覆地說，「感謝上帝，感謝上帝！」

他的妻子叫了一桌比先前更佳美而且豐富的飯。我們的主婦親自替他們烹調。我們主婦在或一方面也是一位好性情的女人。直到喫飯的時候格希科夫不能不動地坐在他的座上。他到同寓的房裏去，不問人家請不請，他只是走進去，微笑，在椅子的一邊坐下，說一兩句話，或者連一句都不說，然後又走了。在海軍少尉的房裏他甚且伸手摸牌；因此他們便請他配一角。他玩了一會，弄得亂七八糟的。玩三四圈子便把牌放下了。「不是，」他說，「你看，我只是進來看看，不過就是這樣。」他便離開他們走去。他在走廊上遇着我，抓住我的雙手，直揪着我的眼，但是十分奇怪；和我握了手，便走開了，不住地微笑；但是帶着一種奇怪的沈痛的微笑，好像死人一般。他的妻子歡喜的哭了；一切都是歡欣的好像節日一般。他們不久便用飯。飯後他向他的妻子說：「我告訴你，我愛，我要騙一刻兒，」他便到他的牀上睡去了。他叫他的小女孩到跟前，把手放在她頭上，他好久，好久撫摸着孩子的頭。以後他又轉向他的妻子，「泊廷加⊖怎麼了？我們的皮加！」他說。「泊廷加」……他的妻子在自己的身上畫十字，回答說他死了。「是的，是的，我完全知道，泊廷加現在在天國裏。」他的妻子看他失了知覺，所遭遇的事情把他完全攪亂了，她向他說道，「你應當睡一忽，我愛。」「是的，很好，一刻我就……只一刻兒，」於是他便轉過身去，靜躺了一會，又將身子翻過來，彷彿要說

什麼似的。他的妻子不能夠聽懂他說什麼，便問他，「什麼事，我愛？」他並沒回答。她等了一會，想道，「唔，他睡熟了。」於是便到主婦的房裏坐了一點鐘。一點鐘以後她回來，她看她的丈夫沒有醒，而且躺着不動。她以為他睡熟了，便坐下開始做活。她說她有半點鐘如此呆呆的出神，她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麼，她所能夠說的，就是她沒有想起她的丈夫。但是忽然她被一種不安的感覺驚醒了，首先打擊她的便是房中的死一般的靜寂。……她望着牀，看她丈夫仍在原處躺着。她走進他的身邊，揭開被蓋望一望——他已冷了，——他死了，我的可愛的人，格希科夫死了，他忽然地死了，好像雷打死的一般。他為什麼死，只有上帝知道。這件事給我這樣的一個打擊，瓦蘭加，我現在還不能夠蘇醒過來。人不能夠相信，一個人能夠這麼容易就死了。他是這樣的一個可憐的不幸的人，那位格希科夫！什麼一種命運！什麼一種命運！他的妻子眼淚汪汪的而且受了驚慌。小女孩子爬到牆拐角去了，那里騷動的不了；他們請醫生來將要檢驗……我不能夠確實地告訴你。但是可憐，哦，可憐！想起來實際上一個人這樣並不知道日子或時間真傷心呵……一個人無緣無故這麼容易地便死了……

你的

馬加爾解屋斯金。

親愛的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

我趕快的通知你，我愛拉特斯雅耶夫給我在一位著作家那里找到了工作。有一個人到他那里去，帶給他這樣的一大厚本稿子——感謝上帝，很多的工作。但是寫的那麼潦草，我真不知道怎樣下手抄：他們急等着要。寫的東西都像這樣，幾乎不能令人看得懂……他們允許一頁給四十個戈貝克。我將這一切寫給你，我的親人，因為現在我將有另外的錢了。再會，可愛的人，我就要工作了。

你的誠實的朋友，

馬加爾解屋斯金。

九月二十三日

我的親愛的朋友，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現在已經是第三天我沒有寫一個字給你，我有了許許多多的憂慮和煩惱。

前天貝珂夫在這里。我獨自在家，費都拉出去了。我給他開門，當我一看見他的時候，如此地驚訝，我不能夠移動了。我覺得我的臉變得慘白了。他走進來和平常一樣，大聲地笑，搬張椅子坐下。我楞了半天，最後我往牆角坐下，動手做活。他連笑也不笑了。我想我的面貌使他喫驚。我近來變得非常消瘦，我的眼睛和我的面頰陷下，我白的如同一方小手巾樣……實在，在一年以前認識我的人，現在誰都很難認識我了。他好

久定神地向我看着，最後他又愉快起來，說了一些話；我不知道我回答了些什麼，他又笑了。他在這里逗留了一點鐘；對我談了好久；問我些問題。最後，恰在離去以前，他拿住我的手，說（我逐字逐句寫給你看）：「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在我們自己的面前，我就說罷，你的親戚兼我的密友安那費多羅夫那是一個非常無恥的女人」（那時候他還用了一個不像樣的字加在她的身上）。「她將你的表妹引入迷途，而且陷害了你。在那種情形中我也舉動如同一個地痞子一樣；但是究竟這是一件日常發生的事。」那時候他大笑起來。他說，他並不善於言詞，大部分他必須說明的，在道德的義務上不準他緘默的，他已經告訴了我，他要用簡單幾句話說到其餘的事情上。他說，他向我求婚，他認為恢復我的令名是他的責任，他有錢，結婚之後，他便把我帶走，到荒原中的他的田產那里去，他要到那里去獵兔子；他說他永遠不再回到彼得堡來，因為在彼得堡太討厭；他說在彼得堡這里他有一——如他所表說的——一個不中用的姪兒，他起誓要取消他的產業繼承權，正是因為這個緣故，希望得到嫡嗣，他才向我求婚，這就是他求婚的主要原因。以後他說，我在非常可憐的景況中生活着；他說我住在這樣的一個陋室裏，害病是不足怪的；他斷定若是我再在這里住一個月我一定死；又說彼得堡的客舍都討厭，最後他問我要不要什麼東西。

他的求婚如此地驚駭了我，我不知為什麼開始哭起來了。他拿我的眼淚當作感謝，向我說，他相信我是一個良善的，有感情的，受過教育的女子，但是他不敢決定走這一步，直到他詳詳細細地查出我現在的行為的時候。以後他向我問到你，他說這事他都聽講了，你是一個天性良善的人，他不想欠你的債，而且問

我，五百塊盧布不够抵償你對於我的一切幫助？當我向他解說，你對於我的幫助，並不是金錢能够償還的時候，他說這完全是瞎話！說這完全是傳奇，說我還年青而且讀詩，說傳奇是敗壞年青女子的東西，書籍是破壞道德的，說他看什麼書都不耐煩，他勸我到了他那麼大的年紀的時候才談論人。「那時候，」他接着說，「你便知道人們像什麼樣了。」以後他說我要把他的求婚從頭到尾地細想一遍，而且他說我若是輕躁地走這樣的一步重要的路，他便非常不喜歡；他接着說，輕躁和衝動都是敗壞沒經驗的青年的東西，但是他十分希望從我這里得到一個合宜的回答；不然他將勉強在莫斯科娶一個商人的女兒。「因為，」他說，「我起誓我的產業不給那不中用的姪兒。」

他強給五百塊盧布在我的手裏，如他所說的「買糖果。」他說，在鄉下我將胖的如同小圓餅一樣，我在他跟前如同乾酪在油裏滾一樣，現在他有許許多多的事情要照料，他一天到晚爲着事務忙碌，他正在有事時抽空來看看我。說到這里他便走了。

我想了好久，我反覆地思索，我想得乏極了，我的朋友；最後我才決定。我的朋友，我將嫁他。我應當允許他的求婚。若是有人能够拯救我脫離恥辱，恢復我的名，除去我將來的貧窮，困乏，和不幸，我要嫁的就是他了，別的誰都不是。對於將來我還能期望什麼呢？對於命運我還能求什麼呢？費都拉說我一定莫要放棄我的好運；她說，若是這不是好運，什麼呢？無論如何，我再找不着別的路了，我的寶貴的朋友。我怎麼辦呢？在事實上看來，我因工作毀壞了我的健康，我不能够永遠不斷地工作，到一個家庭裏去罷？我恐怕要抑鬱

的憔悴死了，並且，我將對於誰一點用都沒有。我有一個多病的體質，因此我將常常負累他人。自然，就是現在我也不是到樂園裏去，但是我怎麼辦呢，我的朋友，我怎麼辦？我有什麼選擇呢？

我沒有請你的教言。我想自己將這件事情思想一遍。你剛才所看的那個決定是不能改變的了，我將立刻通知貝珂夫，他正逼使我趕快回答。他說他的事務不能等待，他一定要走，他不能夠爲着小事就攔上。帝知道我將來是否幸福，我的命運在他的神聖的不可思議的大力中，但是我算決定了。他們說貝珂夫是一位心腸仁慈的人；他將敬重我；或者我將來也敬重他。對於這樣的一種婚姻我還能希冀什麼呢？

我要將一切事情都讓你知道，馬加爾亞列舍維奇。我確相信你將明瞭我所有的不幸。莫要設法勸阻我的意向。你的努力將白費了。請你在你自己的心中估計那勉強我走這一步的一切。起初我十分苦惱，但是現在我可安靜些了。前途如何，我不知道。將來怎樣就怎樣；聽天罷了……

貝珂夫來了；這封信我沒有寫完。我還要告訴你許許多多的話。貝珂夫已經在這里了！

九月二十三日

我的可愛的人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

我趕緊回你信，我愛；我趕緊告訴你，我的寶貴的，我手足失措了。這一切都好像這樣……昨天我們埋葬格希科夫。不錯，就是這樣，瓦蘭加，就是這樣；貝珂夫做的很好；只是，你看，我的親人，你同意了。自然，一切事

你瓦蘭加，天一黑的時候我就跑到你那里去坐一點鐘。近來天黑的早，我要跑去。今天晚上我一定到你那里去坐一點鐘，我的可愛的人。我想此刻你在等待貝珂夫，但是當他走的時候，那麼……等一等，瓦蘭加，我將跑到你那里去……

馬加爾解屋斯金。

九月二十七日

我的親愛的朋友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貝珂夫先生說我一定要有三打荷蘭條紋布的襯衣。因此我一定要趕快找幾位女縫工來做兩打我們只有很少的時間。貝珂夫先生發怒了，他說在這些破衣服上有許多麻煩。再過五天婚禮便要舉行，結婚的次日我們便要動身走了。貝珂夫先生急等着，他說我們一定不要在小事上浪費許多時候。一切的驚慌使我累極了，幾乎都站立不住。有好多的事要做，若是這一切都沒有或者要好些。還有一件事情：我們的綢子或花綳不夠，我們應當再買一點，因為貝珂夫先生說他不願他的妻子走動如同一個廚娘，說我一定要「掃一掃所有的鄉村婦女們的臉。」這是他自己的說法。因此，馬加爾亞列舍維奇，費你心去同郭婁和瓦街的馬丹奇交涉，先請她派幾位女縫工來，其次便請她自己來。今天我有病。在我們的新的客舍裏十分冷，而且弄得亂七八糟的。貝珂夫先生的姑母幾乎都不能夠呼吸了，她年紀太老。我害怕她在我們動身

以前死去，但是貝珂夫先生說沒有關係，她要蘇醒過來的，這屋裏一切東西都弄得亂七八糟的不成樣子。貝珂夫先生不和我們住在一塊，因此僕人們四外亂跑去了，誰也不知道他們在那里。有時候只有費都拉服侍我們。貝珂夫先生的跟班，他是照顧一切事情的，這三天來就沒有人知道他到哪里去了。貝珂夫先生每天早晨來看我們，昨天他毆打家裏的總管，因此還惹起警察的干涉。我連一個替我送信給你的人都沒有。我只好從郵局寄了。是的！我幾乎忘記了最重要的事情。告訴馬丹奇芳一定要換網子，用她昨天所拿的樣子配上，叫她自己來，把新的拿給我，還要告訴她，關於刺繡我改變主意了：要得做上碎花。另外一件事，手巾上的花字一定要願繡，你聽見麼？願繡不要平繡。記着，不要忘記，願繡！另外還有一件事我幾乎忘了！爲着上帝的緣故，還要告訴她，披肩上的葉子要鼓出來，卷鬚和刺要作得精細；領子用花編，或用寬欄邊。請你告訴她，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你的

瓦·朵·

再者——我十分害臊因爲我的一切事情煩擾你。前天你整整跑了一早晨。但是有什麼辦法呢！我們這里一點秩序都沒有，我又不舒服。因此不要怪我，馬加爾亞列舍維奇。我是十分地苦惱。哦，結果將怎樣呢，我的朋友，我的親愛的，我的仁慈的馬加爾亞列舍維奇？我害怕細看我的將來。我彷彿關於什麼有種預感，而且我好像在迷霧中生活着似的。

再者——爲着上帝的緣故，我的朋友，莫要忘記了一件我所告訴你的事情。我十分害怕你弄錯了一樣。記住，願繡，不是平繡。

瓦·朵·

九月二十七日

親愛的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

我將你的一切委託都細心地照辦了。馬丹奇芳說她自己也想把牠們願繡，說這更合適些，或者說什麼別的罷，我可不知道，我不十分明白她的話。你寫信提到欄邊，她也講到了。只是我把她關於欄邊所說的話忘記了。現在我所記得的，就是她說瞭許多；這樣的一個討厭的女人！究竟是什麼呢？但是她自己都要告訴你的。我十分疲乏，瓦蘭加，我今天連局裏都沒有去。不過那你是無須乎失望的，我的親人，我預備走遍所有的店鋪爲着你的心的安寧。你說你害怕細看將來。但是今天晚上七點鐘的時候，你便都明白了。馬丹奇芳自己將來見你，不要灰心，我的親人，要得希望；一切事情都會有最好的結果的。現在我不住地想着那討厭的欄邊——唉！欄邊，欄邊！我本想跑到你那里去，我的天使，我本想進去看看，我本想一定地要進去看看；我到你們門前一兩次了。但是貝珂夫——我的意思是說貝珂夫先生——老是那樣地含着臉，你看，那不……唔，這有什麼！

九月二十八日

我的親愛的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爲着上帝的緣故，你立刻跑到玉工那里去罷。告訴他切莫再做珍珠和翡翠耳環了。貝珂夫先生說那太華麗了，太糜費了。他發怒；他說這化費他這樣的一大筆款子，說我們強劫他。昨天他說，若是他早知道有這樣糜費，他便不做這回事了。他說，我們一結了婚，立刻便要動身，說我們不要賓客，說我也無須乎希望跳舞，賣弄了，快活的日子還早着哩。他就是這樣說的。但是上帝明見，我需要這一切麼！什麼東西都是貝珂夫先生自己吩咐的。我一句話也不敢回答他；他是那麼地暴躁。我將要怎樣呢？

瓦·朵·

九月二十八日

我的可愛的人，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

我——玉工說——很好；我的意思起初想說我害病了，不能夠起牀。你看，如今在這樣的一種急迫的忙碌的時候，我着了涼，鬼氣！我還要告訴你，我不幸到九十九層的時候，大人又變得十分嚴厲，他大怒愛米

尼安伊凡諾維奇高聲叱咤最後他十分乏了，你看我把什麼事情都告訴了你。我還想寫別的事情給你，但是我怕煩擾你。我是一個愚昧的，思想單簡的人，瓦蘭加，我有什麼便寫什麼，因此，或者你會——但是，不要緊！

你的

馬加爾解屋斯金。

九月二十九日

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我的親人：

今天我看見了費都拉，我的可愛的人。她說，你們明天就要結婚，後天就要動身，貝珂夫先生已經在僱馬匹了。關於大人的情形我已經告訴你，我的可愛的人。另外還有一件事：我查照了郭婁和瓦街那個店鋪的清單；都不錯，只是東西很貴。但是貝珂夫先生爲什麼和你生氣呢？祝你幸福。瓦蘭加我歡喜，是的，我歡喜。只要你幸福。我本當到禮拜堂去，我的可愛的人，但是我腰痛起來了。因此我不住地想着我們的書信的事：誰將爲我們傳遞呢？我的寶貴的？的你作了費都拉的一個好朋友，我的親人！你做了一件好事，我愛，你做的十分不錯。這是一件好事！每件好事上帝都將祝福你。好事從來沒有不報答的，不論遲早總要受上帝的正義的報答。瓦蘭加！我想要寫給你許多；這樣每分鐘，每點鐘不斷地寫，不住地寫！我還有你的一本書，白爾

金的故事。我告訴你，瓦蘭加，不要拿走了，把牠當作一件禮物送我罷，可愛的人。這並不是十分因為我想讀牠。但是你自己知道，我的可愛的人，冬天逼近了；晚間變長；這使人傷心，那時候我便可以讀牠，我將從我的客舍，瓦蘭加，移到你的舊房子裏，給費都拉房租，和她同住。現在我無論如何不願和這個誠實的女人離開；並且她又這樣的一個下力做活的人。昨天我仔細地看你的空房子。你的刺繡框子依然沒有動，放在牆角裏，上面還有活計。我細看了你的活計，那里還剩下有各樣小布片，你會開始在我的一封信上纏線。在小桌上我找着一塊紙，上面寫了這幾個字「親愛的馬加爾亞列舍維奇，我趕緊——」就是這。顯見得有人在最有趣的地方打斷了你的信。在簾子後面的牆角裏放着你的小牀……哦，你，我的可愛的人！再會，爲着上帝的緣故，快快給我這封信一個答覆。

馬加爾解屋斯金。

九月三十日

我的寶貴的朋友，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萬事都完了；我的命運定了；我不知道將來怎樣，但是我謹遵上帝的旨意。明天我們就要動身。我向你說最後一次的再會，我的寶貴的，我的朋友，我的恩人，我的親人！莫要爲我悲傷，幸福地過活罷，紀念着我，願上帝祝福你在我的心意中，在我的禱告裏，我將時常記念你。——這段時光算是過去了！我從我的過去的

記憶裏很難帶點小小的安慰給我的新的生活；我越發愛育我對於你的回憶。你在我的心中便越發寶貴。你是我的一位朋友；你是唯一愛我的人。我看見了這一切，我知道你是怎樣愛我！我臉上的一陣笑容，我筆下的幾個小字，都使你愉快，而今你一定要過慣沒有我的生活了！你將怎麼辦呢，孤單單的剩下在這里？我將你拋下給誰呢，我的仁慈的，寶貴的，唯一的朋友！我留給你書，刺繡架子，沒有寫完的信；你看那開始幾個字的時候，你可以在你的想像中讀你願聽或願讀的一切，我所要寫給你的一切；以及我現在所不能夠寫的！想念你的可憐的瓦蘭加，她十分誠心地愛你。你的一切信件都在費都拉房中大櫃第一層抽屜裏。你來信說你有病，然而貝珂夫先生今天那里也不讓我去。我將寫信給你，我的朋友；我允許你；但是，只有上帝知道，又會發生什麼事。那麼，現在我們要別了，我的朋友，我的好人，我的親人，永別了！哦，倘若我現在能夠擁抱你再會，親愛的，再會，再會。幸福地過活罷，祝你健康。我將永遠為你祈禱。哦！我是何等傷心呵，我的心靈是等等沈痛呵。貝珂夫先生在我哩。

永遠愛你的

瓦·朵·

再者——我的靈魂現在十分充滿了，十分充滿了眼淚……眼淚在壅塞我的氣息在裂碎我的心。再會。哦，上帝！我是何等傷心呵！

記念我，記念你的可憐的瓦蘭加。

瓦蘭加，我的可愛的人，我的寶貴的：

你現在正要被帶走了，你正要去了！他們就是從我的胸中裂碎我的心，也比把你從我這里帶去好些！你怎麼能够做這件事！你哭着去了！我剛接到你的一封信，完全被眼淚模糊了。足見你是不想去了；足見你是被強迫帶走的了；足見你是爲我惋惜了；足見你是愛我了！而今你將和誰在一塊呢？你的小小的心兒將憂傷，苦悶而且冷。牠將因苦惱而軟弱，因悲傷而裂碎。你將死在那里，他們將把你放在潮溼的土裏；在那里將沒有一個人爲你哭泣！貝珂夫先生將時常獵兔子。哦，我的可愛的人，我的可愛的人！你這是怎麼決定的？你怎麼能決心走這一步？你怎麼弄的，你怎麼弄的，你對於你自己怎麼弄的？他們將引你到墳墓裏去；他們將致你的死命，我的天使。你知道，你軟弱的好像一根小羽毛一樣，我的親人！我這個老獸子哪里去了，我的眼睛哪里去了！我看見孩子不知道她自己在做什麼，孩子簡直是在發熱病！我應當簡直——但是並不，獸子，獸子，我什麼都沒有想，什麼都沒有看見，好像那是不錯的事情似的，好像與我沒有關係似的，而且我還忙跑着去買欄邊哩……瓦蘭加，我將起來；明天或者我要好些，那時候我便起來……我將自己撲在輪下，我的寶貴的，我將不要你走了！哦，這在實際上怎麼能行呢？有什麼權柄來做這事呢？我將和你一陣去；若是不帶我，我便跟你的馬車跑，我將盡我所有的力量，直到最後的一息斷絕的時候。你知道你往那去的地方是什麼樣麼，我的可愛的人？或者你不知道——若是這樣，那麼問我罷！那里是荒原，我的親人，那里是荒

原精光的荒原簡直精光得和我的手一樣：那里有無情的農婦，沒受過教育的農夫和昏醉的酒徒。現在那里樹葉正在落着，那里寒冷而且多雨——你卻往那里去！貝珂夫先生在那里有事做；他將獵他的兔子；但是你做什麼呢？你想作個女地主麼，瓦蘭加？但是，我的小天使！你只消看一看你自己，你像個女地主麼……這樣的一樁事情如何會有，瓦蘭加！我將寫信給誰呢？可愛的人是的！你一定要將這層想想，可愛的人——你一定要問一問你自己，他將寫信給誰呢？我將叫誰我的可愛的人；我將用這個親愛的名字叫誰；我以後到哪里找你，我的天使？我要死了，瓦蘭加，我一定要死了；我的心絕忍受不了這樣的一種苦惱！我愛你如同上帝的陽光，我愛你如同我自己的女兒，你一切都使我愛，可愛的人！我活着只是爲你！我工作，抄寫，散步，走動，將我的思想放在紙上，放在友誼的書信裏，都是因爲你，我的寶貴的，住在這里，和我相對着，緊靠着；或者你並不知道罷，但是就是這麼一回事，聽着，瓦蘭加；你只消想一想，我的甜蜜的可愛的人，你離開我們去了，這件事如何能够？你不能走，我的親人，這是不可能的；這簡直是完全不可能的！天在下雨，你又嬌弱，你將着涼了。你的馬車將要溼透；那一定要溼透的。不過剛出城關，牠便要毀壞了，牠將故意地毀壞了。在彼得堡他們做的這些馬車非常不好；這一些做馬車的人我都知道；他們配作個把小模型，件把小玩意兒，什麼堅固的東西都作不好。我起誓他們不會把牠造得堅固的。我將跪在貝珂夫先生的面前；我將向他說明，我說明一切，我的寶貴的，要向他說明，使他理解！告訴他你一定要逗留下而且不能够去……呵，爲什麼他不在莫斯科娶一個商人的女兒！不如讓他去娶她罷！商人女兒於他合適的多了，她於他合適的多了。我知道是

什麼緣故！我本想要你留在這里。你看他怎樣，可愛的人，你看貝珂夫怎樣？他怎麼忽然變得使你這般愛戀？或者因為他時常買襪邊給你。但是襪邊算什麼？襪邊有什麼用處呢？那簡直是廢物！瓦蘭加這里說的是人；襪邊不過是些破布罷了，可愛的人！我自己將爲你買襪邊，只要一領到薪水，我將爲你買，可愛的人，我認識的有一個小店鋪。不過你就是要我領到薪水，我的天使，瓦蘭加。哦，主呵！主呵！這樣你真正和貝珂夫先生一陣往荒原去了，去了，永遠不回來！呵，可愛的人……你一定要再寫信給我，你一定要再寫一封信給我敘述一切事情，你去了的時候，你一定要從那裏寫信給我，不然，我的神聖的天使，這便算是最後的一封信了，你知道，無論如何不能這樣，這是不能算最後的一封信的，怎麼能這般迅速地真正成了最後的呢。哦，不能，我要寫，你也要寫……並且我現在正得着了一種文章的風格……哦，我的親人，什麼風格！現在我不知道我寫些什麼。我一點都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重讀，我也不修改文詞。

寫只是寫，只是多多地寫給你……我的人，我的可愛的人，瓦蘭加……

